

苏 轼 文 集

(清)王文诰 注

苏轼文集卷一

赋

滄瀨堆賦 并叙

世以瞿塘峡口滄瀨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而峡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无以齟齬于其间，则江之远来，奔腾迅快，尽锐于瞿塘之口，则其险悍可畏，当不啻于今耳。因为之赋，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掀腾勃怒，万夫不敢前兮，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余泊舟乎瞿塘之口，而观乎滄瀨之崔

嵬 然后知其所以开峡而不去者 ,固有以也。蜀江远来兮 ,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齟齬兮 ,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忽峡口之逼窄兮 ,纳万顷于一杯。方其未知有峡也 ,而战乎滟滪之下 ,喧逐震掉 ,尽力以与石斗 ,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 ,钩援临冲 ,毕至于其下兮 ,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 ,迤邐循城而东去。于是滔滔汨汨 ,相与入峡 ,安行而不敢怒。嗟夫 ,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 ,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 ,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庙赋

浮扁舟以适楚兮 ,过屈原之遗宫。览江上之重山兮 ,曰惟子之故乡。伊昔放逐兮 ,渡江涛而南迁。去家千里兮 ,生无所归 ,而死无以为坟。悲夫 ! 人固有一死兮 ,处死之为难。徘徊江上 ,欲去而未决兮 ,俯千仞之惊湍。赋《怀沙》以自伤兮 ,嗟子独何以为心。忽终章之惨烈兮 ,逝将去此而沉吟。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 ,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 ? 独嗷嗷其怨慕兮 ,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 ,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 ,吾亦独何爱于久生。托江神以告冤兮 ,冯夷教之以上诉。历九关而见帝兮 ,帝亦悲伤而不能救。怀瑾佩兰而无所归兮 ,独茕茕乎中浦。峡山高兮崔嵬 ,故居废兮行人哀。子孙散兮安在 ,况复见兮高台。自子之逝

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斲方以为圆。龟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惟高节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呜乎!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昆阳城赋

淡平野之霭霭,忽孤城之如块。风吹沙以苍莽,怅楼櫓之安在。横门豁以四达,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伛偻而畦菜。嗟夫,昆阳之战,屠百万于斯须,旷千古而一快。想寻邑之来阵,兀若驱云而拥海。猛士扶轮以蒙茸,虎豹杂沓而横溃。罄天下于一战,谓此举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获,固已变色而惊悔。忽千骑之独出,犯初锋于未艾。始凭轼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纷纷籍籍死于沟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窃,盖已旋踵而将败。岂豪杰之能得,尽市井之无赖。贡符献瑞一朝而成群兮,纷就死之何怪。独悲伤于严生,怀长才而自逸。岂不知其必丧,独徘徊其安待。过故城而一吊,增志士之永慨。

后杞菊赋 并叙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扞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缪。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并丹推去而不歟。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服胡麻赋 并叙

始余尝服茯苓，久之良有益也。梦道士谓余：

“伏苓燥，当杂胡麻食之。”梦中问道士：“何者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读《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虱，一名方茎，黑者为巨胜。其油正可作食。则胡麻之为脂麻，信矣。又云：“性与伏苓相宜。”于是始异斯梦，方将以其说食之。而子由赋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赋》以答之。世间人闻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则妄指山苗野草之实以当之。此古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者欤？其词曰：

我梦羽人，颀而长兮。惠而告我，药之良兮。乔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龟蛇藏兮。得而食之，寿莫量兮。于此有草，众所尝兮。状如狗虱，其茎方兮。夜炊昼曝，久乃藏兮。伏苓为君，此其相兮。我兴发书，若合符兮。乃瀹乃蒸，甘且腴兮。补填骨髓，流发肤兮。是身如云，我何居兮。长生不死，道之余兮。神药如蓬，生尔庐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异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阳赫赫，发自坤兮。至阴肃肃，跻于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渊兮。沃之不灭，又不燔兮。长虹流电，光烛天兮。嗟此区区，何与于其间兮。譬之膏油，火之所传而已耶？

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

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

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 ,洗盏更酌。肴核既尽 ,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 ,不知东方之既白。

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 ,步自雪堂 ,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 ,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 ,木叶尽脱。人影在地 ,仰见明月。顾而乐之 ,行歌相答。已而叹曰 :“有客无酒 ,有酒无肴 ,月白风清 ,如此良夜何 ?”客曰 :“今者薄暮 ,举网得鱼 ,巨口细鳞 ,状似松江之鲈 ,顾安所得酒乎 ?”归而谋诸妇。妇曰 :“我有斗酒 ,藏之久矣 ,以待子不时之须。”于是携酒与鱼 ,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 ,断岸千尺。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 ,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 ,履巉岩 ,披蒙茸。踞虎豹 ,登虬龙。攀栖鹠之危巢 ,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 ,草木震动。山鸣谷应 ,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 ,肃然而恐 ,凜乎其不可久留也。反而登舟 ,放乎中流 ,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 ,四顾寂寥 ,适有孤鹤 ,横江东来 ,翅如车轮 ,玄裳缟衣 ,戛然长鸣 ,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 ,予亦就睡 ,梦一道士 ,羽衣翩跹 ,过临皋之下 ,揖予而言曰 :“赤壁之游乐乎 ?”问其姓名 ,俯而不答。呜呼噫嘻 ,我知之矣。畴昔之夜 ,飞鸣而过我者 ,非子也耶 ?

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黠鼠赋

苏子夜坐，有鼠方啮。拊床而止之，既止复作。使童子烛之，有囊中空。嚅嚅铮铮，声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见闭而不得去者也。”发而视之，寂无所有。举烛而索，中有死鼠。童子惊曰：“是方啮也，而遽死耶？向为何声，岂其鬼耶？”覆而出之，堕地乃走。虽有敏者，莫措其手。苏子叹曰：“异哉！是鼠之黠也。闭于囊中，囊坚而不可穴也。故不啮而啮，以声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脱也。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乌在其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出于汝，而忘之耶？”余俯而笑，仰而觉。使童子执笔，记余之作。

秋阳赋

越王之孙，有贤公子，宅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

诗。以告东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阳之明；吾气肃然，如秋阳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阳之坚百谷；吾恶恶而欲刑之，如秋阳之陨群木。夫是以乐而赋之。子以为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阳哉？生于华屋之下，而长游于朝廷之上，出拥大盖，入侍帟幄，暑至于温，寒至于凉而已矣。何自知秋阳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云蒸雨泄，雷电发越，江湖为一，后土冒没，舟行城郭，鱼龙入室。菌衣生于用器，蛙蚓行于几席。夜违湿而五迁，昼燎衣而三易。是犹未足病也。耕于三吴，有田一廛。禾已实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沟塍交通，墙壁颓穿，面垢落壁之涂，目泣湿薪之烟。釜甑其空，四邻悄然。鹤鹤鸣于户庭，妇宵兴而永叹。计有食其几何，矧无衣于穷年。忽釜星之杂出，又灯花之双悬。清风西来，鼓钟其镗。奴婢喜而告余，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则长庚淡淡其不芒矣。浴于暘谷，升于扶桑。曾未转盼，而倒景飞于屋梁矣。方是时也，如醉而醒，如暗而鸣。如痿而起行，如还故乡初见父兄。公子亦有此乐乎？”公子曰：“善哉！吾虽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于天，南北异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为盾而以冬为衰乎？吾侪小人，轻愠易喜。彼冬夏之畏爱，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无惑。居不瑾户，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无忘秋阳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赋 并引

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作赋曰：

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馥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举枣叶之有余，纳芥子其何艰。宜贤王之达观，寄逸想于人寰。袅袅兮秋风，泛天宇兮清闲。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携佳人而往游，勒雾鬃与风鬟。命黄头之千奴，卷震泽而与俱还。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云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潜。翠勺银罍，紫络青纶。随属车之鸱夷，款木门之铜环。分帝觞之余沥，幸公子之破悭。我洗盏而起尝，散腰足之痺顽。尽三江于一吸，吞鱼龙之神奸。醉梦纷纭，始如髦蛮。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琼关。卧松风之瑟缩，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于渺茫，吊夫差之莞鰈。属此觞于西子，洗亡国之愁颜。惊罗袜之尘飞，失舞袖之弓弯。觉而赋之，以授公子曰：“呜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为我删之。”

中山松醪赋

始予宵济于衡漳，车徒涉而夜号。燧松明而识浅，

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烂文章之纠缠,惊节解而流膏。嗟构厦其已远,尚药石而可曹。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尔灰烬之中,免尔萤爝之劳。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沸春声之嘈嘈。味甘馥而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葡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蒸羔。酌以瘦藤之纹樽,荐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罢儿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豪。或骑麟而翳凤,争榼挈而瓢操。颠倒白纶巾,淋漓宫锦袍。追东坡而不可及,归哺歎其醅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

沉香山子赋 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为香,以兰为芬。以郁鬯为裸,以脂萧为焚。以椒为涂,以蕙为薰。杜衡带屈,菖蒲荐文。麝多忌而本臆,苏合若芎而实葷。嗟吾知之几何,为六入之所分。方根尘之起灭,常颠倒其天君。每求似于仿佛,或鼻劳而妄闻。独沉水为近正,可以配薝蔔而并云。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

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顾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华之倚天，象小孤之插云。往寿子之生朝，以写我之老勤。子方面壁以终日，岂亦归田而自耘。幸置此于几席，养幽芳于悦忻。无一往之发烈，有无穷之氤氲。盖非独以饮东坡之寿，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赋 并引

南方酿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谓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则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许珏，乃以是饷予。宁其醅之漓，以斡予一醉。此意岂可忘哉，乃为赋之。

米为母，曲其父。蒸羔豚，出髓乳。怜二子，自节口。饷滑甘，辅衰朽。先生醉，二子舞。归澹其糟，饮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观稚酒之初，泫兮若婴儿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时女之方笄。割玉脾于蜂室兮，鼯雏鹅之毡毳。味盎盎其春融兮，气凜冽而秋凄。自我皤腹之瓜罌兮，入我凹中之荷杯。瞰朝霞于霜谷兮，濛夜稻于露畦。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其均齐。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实际而形开。顾无以酢二子之勤兮，出妙语为琼瑰。归怀璧且握珠兮，挟所有以傲厥妻。遂讽诵以忘食兮，殷空肠之转雷。

天庆观乳泉赋

阴阳之相化 ,天一为水。六者其壮 ,而一者其稚也。夫物老死于坤 ,而萌芽于复。故水者 ,物之终始也。意水之在人也 ,如山川之蓄云 ,草木之含滋 ,漠然无形而为往来之气也。为气者水之生 ,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咸而生者甘 ,甘者能往能来 ,而咸者一出而不复返 ,此阴阳之理也。吾何以知之 ? 盖尝求之于身而得其说。凡水之在人者 ,为汗、为涕、为涕、为血、为溲、为泪、为矢、为涎、为沫 ,此数者 ,皆水之去人而外骛 ,然后肇形于有物 ,皆咸而不能返。故咸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 ? 唯华池之真液 ,下涌于舌底 ,而上流于牙颊 ,甘而不坏 ,白而不浊 ,宜古之仙者以是为金丹之祖 ,长生不死之药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间者 ,下则为江湖井泉 ,上则为雨露霜雪 ,皆同一味之甘 ,是以变化往来 ,有逝而无竭。故海洲之泉必甘 ,而海云之雨不咸者 ,如泾渭之不相乱 ,河济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 ,与凡出盐之泉 ,皆天地之死气也。故能杀而不能生 ,能槁而不能浹也 ,岂不然哉 ? 吾谪居儋耳 ,卜筑城南 ,邻于司命之宫 ,百井皆咸 ,而醪醴湮乳 ,独发于宫中 ,给吾饮食酒茗之用 ,盖沛然而无穷。吾尝中夜而起 ,挈瓶而东。有落月之相随 ,无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动 ,夜气方归。锵琼佩之落谷 ,滌玉池之生肥。吾三咽而遄返 ,惧守神之诃讥。却五味以谢六

尘,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飞仙之有药,中无主而何依。
渺松乔之安在,犹想像于庶几。

老饕赋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洁,火恶陈而薪恶劳。九蒸曝而日燥,百上下而汤麇。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天美,以养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颜如李桃。弹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云璈。命仙人之萼绿华,舞古曲之郁轮袍。引南海之玻黎,酌凉州之葡萄。愿先生之耆寿,分余沥于两髦。候红潮于玉颊,惊暖响于檀槽。忽累珠之妙唱,抽独茧之长缲。闵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当膏。倒一缸之雪乳,列乃拖之琼艘。各眼滟于秋水,咸骨醉于春醪。美人告去已而云散,先生方兀然而禅逃。响松风于蟹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菜羹赋 并叙

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苣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盖易具而可常

享。乃为之赋，辞曰：

嗟余生之褊迫，如脱兔其何因。殷诗肠之转雷，聊御饿而食陈。无刍豢以适口，荷邻蔬之见分。汲幽泉以揉濯，搏露叶与琼根。爨铜铤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适汤濛如松风，投粳豆而谐匀。覆陶瓿之穹崇，罢搅触之烦勤。屏醯酱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初耗而釜治，火增壮而力均。滷嘈杂而廉清，信净美而甘分。登盘盂而荐之，具匕箸而晨飧。助生肥于玉池，与吾鼎其齐珍。鄙易牙之效技，超传说而策勋。沮彭尸之爽惑，调灶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隘，陋乐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计余食之几何，固无患于长贫。忘口腹之为累，以不杀而成仁。窃比予于谁欤？葛天氏之遗民。

飓风赋 并叙

《南越志》：熙、安间多飓风。飓者，具四方之风也，尝以五六月发。未至时，鸡犬为之不鸣。又《岭表录》云：秋夏间有晕如虹者，谓之飓母，必有飓风。

仲秋之夕，客有叩门指云物而告予曰：“海气甚恶，非褻非祥。断霓饮海而北指，赤云夹日而南翔。此飓之渐也，子盍备之？”语未卒，庭户肃然，槁叶蔌蔌。惊鸟疾

呼，怖兽辟易。忽野马之决骤，矫退飞之六鹜。袭土囊而暴怒，掠众窍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敛衽变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驱尔。”少焉，排户破牖，殒瓦擗屋。礲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振坤轴。疑屏翳之赫怒，执阳侯而将戮。鼓千尺之涛澜，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溃千车而争逐。虎豹駭，鲸鲵奔蹙。类钜鹿之战，殷声呼之动地，似昆阳之役，举百万于一覆。予亦为之股栗毛耸，索气侧足。夜拊榻而九徙，昼命龟而三卜。盖三日而后息也。父老来唁，酒浆罗列，劳来童仆，惧定而说。理草木之既偃，辑轩榭之已折。补茅屋之罅漏，塞墙垣之隙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湛天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忽悟且叹，莫知所营。呜呼！小大出于相形，忧喜因于相遇。昔之飘然者，若为巨耶？吹万不同，果足怖耶？蚁之缘也吹则坠，蚋之集也呵则举。夫嘘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虫则甚惧。鹏水击而三千，抟扶摇而九万。彼视吾之惴栗，亦尔汝之相莞。均大块之噫气，奚巨细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广，为外物之所变。且夫万象起灭，众怪耀眩。求仿佛于过耳，视空中之飞电。则向之所谓可惧者，实耶虚耶？惜吾知之晚也。

酒隐赋 并叙

凤山之阳，有逸人焉，以酒自晦。久之，士大夫

知其名,谓之酒隐君,且其居曰酒隐堂,从而歌咏者不可胜纪。隐者患其名之著也,于是投迹仕途,即以混世,官于合肥郡之舒城。尝与游,因与作赋,归书其堂云。

世事悠悠,浮云聚沓。昔日浚壑,今为崇丘。眇万事于一瞬,孰能兼忘而独游?爰有达人,泛观天地。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且曰封侯万里,赐璧一双。从使秦帝,横令楚王。飞鸟已尽,弯弓不藏。至于血刃膏鼎,家夷族亡。与夫洗耳颍尾,食薇首阳。抱信秋溺,徇名立殪。臧谷之异,尚同归于亡羊。于是笑躐糟丘,揖精立粕。酣羲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乐。烹混沌以调羹,竭沧溟而反爵。邀同归而无徒,每踌躇而自酌。若乃池边倒载,瓮下高眠。背后持锄,杖头挂钱。遇故人而腐胁,逢麴车而流涎。暂托物以排意,岂胸中而洞然。使其推虚破梦,则扰扰万绪起矣,乌足以名世而称贤耶?

浊醪有妙理赋

神圣功用无捷于酒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

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曲蘖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嗽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酷爱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犹嫌白老，不颂德而言功。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铺。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燠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间州闾；五斗解醒，不问妻妾。结袜廷中，观廷尉之度量；脱靴殿上，夸谪仙之敏捷。阳醉邀地，常陋王式之褊；乌歌仰天，每讥杨惲之狭。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劝而我不闻，其谁敢接。殊不知人之齐圣，匪昏之如。古者晤语，必旅之於。独醒者，汨罗之道也；屡舞者，高阳之徒欤？恶蒋济而射木人，又何狷浅；杀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疏。故我内全其天，外寓於酒。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于渺莽之野，而汲于清冷之渊，以酿此醪，然后举洼樽而属予口。

延和殿奏新乐赋
成德之老来奏新乐

皇帝践祚之三载也，治道旁达，王功告成。御延和

之高拱,奏元祐之新声。翕然便坐之前,初观击拊,允也德音之作,皆协和平。自昔钟律不调,工师失职,郑卫之声既盛,雅颂之音殆息。时有作者,仅存遗则。于魏则大乐令夔,在汉则河间王德。俾后世之有考,赖斯人之用力。时移事改,嗟制作之各殊,昔是今非,知高下之孰得?爰有耆德,适丁盛时。以谓乐之作也,臣尝学之。顾近世之所用,校古人而失宜。岷下朴律,犹有太高之弊,瑗改照尺,不知同失于斯。是用稽《周官》之旧法而均其分寸,验太府之见尺而审其毫厘。铸器而成,庶几改数以正度;具书以献,孰谓体知而无师。时维帝俞,眷兹无老。虽退身而安逸,未忘心于讨论。铿然钟磬之调适,灿然□业之华好。聊即便安之所,奏黄钟而歌大成;行咏文明之章,荐英祖而享神考。尔乃停法部之役,而众工莫与;肄太常之业,而迩臣必陪。天德聪明而下就,时风和协以徐回。歌曲既登,将叹贯珠之美,韶音可合,庶观仪凤之来。斯盖世格文明,俗跻仁寿。天地之和既应,金石之乐可奏。延英旁瞩,念故老之不来;讲武前临,消群慝之交搆。然则律制既立,治功日新。号令皆发而中节,磬筦无闻于夺伦。上以导和气于宫掖,下以胥悦豫于臣邻。以清浊任意而相讥,何忧工玉;谓宫商各谐而自遂,无愧音臣。呜呼,赵铎固中于宫商,周尺仍分于清浊。道欲详解,事资学博。倘非夔、旷之徒,孰能正一代之乐?

明君可与为忠言赋
明则知远 ,能受忠告

臣不难谏 ,君先自明。智既审乎情伪 ,言可竭其忠诚。虚己以求 ,览群心于止水 ;昌言而告 ,恃至信于平衡。君子道大而不回 ,言出而为则。事父能孝 ,故可以事君 ;谋身必忠 ,而况于谋国。然而言之虽易 ,听之实难 ,论者虽切 ,闻者多惑。苟非开怀用善 ,若转丸之易从 ,测投人以言 ,有按剑之莫测。国有大议 ,人方异词。佞者莫能自直 ,昧者有所不知。虽有智者 ,孰令听之 ?皎如日月之照临 ,罔有遁形之蔽 ;虽复药石之暝眩 ,曾何苦口之疑。盖疑言不听 ,故确论必行 ;大功可成 ,故众患自远。上之人闻危言而不忌 ,下之士推赤心而无损。岂微忠之能致 ,有至明而为本。是以伊尹丑有夏而归亳 ,大贤固择所从 ;百里愚于虞而智秦 ,一身非故相反。噫 ,言悦于目前者 ,不见跬步之外 ,论难于耳顺者 ,有以百年而兴。苟其聪明蔽于嗜好 ,智虑溺于爱憎 ,因其所喜而为善 ,虽有愿忠而孰能 ?心苟无邪 ,既坐瞻于百里 ;人思其效 ,将或锡之十朋。彼非谓之贤而欲违 ,知其忠而莫受。目有昧则视白为黑 ,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 ,智士知微而出走。仲尼不谏 ,惧将困于妇言 ;叔孙诡辞 ,畏不免于虎口。故明主审逊志之非道 ,知拂心之谓忠。不求耳目之便 ,每要社稷之功。有汉宣之

贤,充国得尽破羌之计;有魏明之察,许允获伸选吏之公。大哉事君之难,非忠何报!虽曰伸于知己,而无自辱于善道。《诗》不云乎,哲人顺德之行,可以受话言之告。

通其变使民不倦赋

通物之变民用无倦

物不可久,势将自穷。欲民生而无倦,在世变以能通。器当极弊之时,因而改作;众得日新之用,乐以移风。昔者世朴未分,民愚多屈,有大人卓尔以运智,使天下群然而胜物。凡可养生之具,莫不便安;然亦有时而穷,使之弗郁。下迄尧舜,上从轩羲。作纲罟以绝禽兽之害,服牛马以纾手足之疲。田焉而尽百谷之利,市焉而交四方之宜。神农既没,而舟楫以济也;后圣有作,而弧矢以威之。至贵也,而衣裳之有法;至贱也,而臼杵之不遗。居穴告劳,易以屋庐之美;结绳既厌,改从书契之为。如地也,草木之有盛衰;如天也,日星之有晦见。皆利也,孰识其所以为利;皆变也,孰诘其所以制变?五材天生而并用,或革或因;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歌以抃。岂不以俗徇其事,化难以神。疾从古之多弊,俾由吾而一新。观《易》之卦,则圣人之时可以见;观卦之象,则君子之动可以循。备物致功,盖适推移之用;乐生兴事,故无

怠惰之民。及夫古帝既遥，后王继踵。虽或不繇于圣作，而皆有适于民用。以瓦屋则无茅茨之敝漏，以骑战则无车徒之错综。更皮弁以圜法，周世所宜；易古篆以隶书，秦民咸共。乃知制器者皆出于先圣，泥古者盖生于俗儒。昔之然今或以否，昔之有今或以无。将何以鼓舞民志，周流化区？王莽之复井田，世滋以惑；房琯之用车战，众病其拘。是知作法何常，视民所便。苟新令之可复，虽旧章而必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何懈倦！

三法求民情赋

王用三法断民得中

民之枉直难其辩，王有刑罚从其公。用三法而下究，求舆情而上通。司刺所专，精测浅深之量；人心易晓，断依狱讼之中。民也性失而习奸邪，讼兴而干狱狂。残而肌肤，不足使之畏；酷而宪令，不足制其乱。故先王致忠义以核其实，悉聪明以神其断。盖一成不可变，所以尽心于刑；此三法以求民情，孰有不平之叹？若夫老幼之类，蠢愚之人。或过失而冒罪，或遗忘而无伦。或顽而不识，或冤而未伸。一蹈禁网，利口不能肆其辩；一定刑辟，士师不得私其仁。孰究枉弊？孰明伪真？刑宥舍以尽公，与原其实；轻重中而制法，何滥于民。虽入钩金，未可谓之坚；虽入束矢，孰可然其直？召伯之明，犹恐不能以意察；皋陶之贤，犹恐不能以情得。必也有秋

官之联,赞司寇之职。臣民以讯,谳国宪以何疑;宽恕其愆,断人中而无惑。然则圜土之内,听有狱正之良。棘木之下,议有九卿之详。五辞以原其诚伪,五声以观其否臧。尚由哀矜而不喜,悼痛以如伤。三宽然后制邦辟,三舍然后施刑章。盖念罚一非辜,则民情郁而多怨;法一滥举,则治道汨而不纲。故折狱致刑,本丰亨而御世;赦过宥罪,取解象以为王。得非君示天下公,法与天下共?当赦则赦,奸不吾惠;可杀则杀,恶非汝纵。议狱缓死,以《中孚》之意;明罚敕法,以《噬嗑》之用。彼吕侯作训,赦者止五刑之疑;而《王制》有言,本此听庶人之讼。噫,刑德济而阴阳合,生杀当而天地参。后世不此务,百姓无以堪。有苗之暴,以虐民者五;叔世之乱,以酷民者三。因嗟秦氏之峻刑,丧邦甚速;尚踵周家之故事,永世何惭。大哉!唐之兴三覆其王刑,汉之起三章而法。皆除三代之酷暴,率定一时之检押。然其犹夷族之令而断趾之刑,故不及前王之浹洽。

六事廉为本赋

先圣之贵廉也如此

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官继条分,虽等差而立制;吏功旌别,皆清慎以居先。器尔众才,由吾先圣。人各有能,我官其任。人各有德,我目其行。是故分为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启庶

官，俾厉节而为政。善者善立事，能者能制宜。或靖恭而不懈，或正直而不随。法则不失，辨别不疑。第其课兮，事区别矣；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蔽吏治之否臧，必旌美效；为民极之介洁，斯作丕基。所谓事者，各一人之攸能；所谓贤者，通众贤之咸暨。拟之纲罟，先纲而后目；况之布帛，先经而后纬。于冢宰处八法之末，厥执既分；在西京同大孝之科，于斯为贵。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苟务渎货，都忘属厌。若是则善与能者为汗而为滥，恭且正者为诳而为俭。法焉不能守节，辨焉不能明贤。故圣人恶彼败官，虽百能而莫赎；上兹洁行，在六计以相兼。此盖周公差次之，小宰分掌者。考课则以是黜陟，大比则以为用舍。彼六条四曰洁，晋法有所亏焉；四善二为清，唐制未之得也。曷曰独摽兹道，分贯其馀？始于善而迄辨，皆以廉而为初。念厥德之至贵，故他功之莫如。譬夫五事冠于周家，闻之诗雅；九畴统之皇极，载自箕书。噫，绩效皆烦，清名至美。故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必简而明，其术由此。

复改科赋

新天子兮，继体承乾。老相国兮，更张孰先？悯科场之积弊，复诗赋以求贤。探经义之渊源，是非纷若；考辞章之声律，去取昭然。原夫诗之作也，始于虞舜之朝；赋之兴也，本自两京之世。迤邐陈、齐之代，绵邈隋、唐

之裔。故道人徇路,为察治之本;历代用之,为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风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号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胜其弊。谓专门足以造圣域,谓变古足以为大儒。事吟哦者为童子,为雕篆者非壮夫。殊不知采摭英华也,簇之如锦绣,较量轻量也,等之如锱铢。韵韵合璧,联联贯珠。稽诸古其来尚矣,考诸旧不亦宜乎?特令可畏之后生,心潜六义,伫见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咏五字之章,铺陈八韵之旨。字应周天之日兮,运而无积;苟合一岁之月兮,终而复始。过之者成疣赘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毁。曲尽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欢者诸子百家;抖擻历图,快活者九经三史。嗟夫赋曷可已,义何足非。彼文辞泛滥也,无所统纪;此声律切当也,有所指归。巧拙由一字之可见,美恶混千人而莫违。正方圆者必藉于绳墨,定彘括者必在于枢机。所以不用孔门,惜扬雄之未达;其逢汉帝,嘉司马之知微。噫,昔元丰之《新经》未颁,临川之《字说》不作。止戈为武兮,曾试于京国。通天为王兮,必舒于禁籥。孰不能成始成终,谁不道或详或略。秋闱较艺,终期李广之双雕;紫殿唱名,果中祢衡之一鹗。大凡法既久而必弊,士貽患而益深。谓罢于开封,则远方之隘者,空自韞玉;取诸太学,则不肖之富者,私于怀金。虽负凌云之志,未酬题柱之心。三舍既兴,贿赂公行于庠序;一年为限,孤寒半老于山林。自是愤愧者莫不顰眉,公正者为之切齿。思罢者而未免,欲改之而未止。

羽翼成商山之父，讴歌归吾君之子。谏必行言必听焉，此道飘飘而复起。

快哉此风赋 并引

时与吴彦律、舒尧文、郑彦能各赋两韵，子瞻作第一第五。

贤者之乐，快哉此风。虽庶民之不共，着佳客以攸同。穆如其来，既偃小人之德；飒然而至，岂独大王之雄。若夫鹜退宋都之上，云飞泗水之湄。寥寥南郭，怒号于万窍；飒飒东海，鼓舞于四维。固以陋晋人一映之小，笑玉川两腋之卑。野马相吹，抟羽毛于汗漫；应龙作处，作鳞甲以参差。

思子台赋 并引

予先君宫师之友史君，讳经臣，字彦辅，眉山人。与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学能文，慕李文饶之为，而举其议论。彦辅举贤良，不中第。子凝以进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无子，有文数百篇，皆亡之。予少时常见彦辅所作《思子台赋》上援秦皇，下逮晋惠，反复哀切，有补于世。盖记其意而亡其辞，乃命过作补亡之篇，庶几后之君子，犹得见斯人胸怀之仿佛也。

客有自蜀游梁，傜关而东。览河华之形胜兮，访秦汉之遗宫。得岿然之颓基兮，并湖城之西墉。吊汉武之暴怒兮，悼戾园之悯凶。闻父老之哀叹兮，犹有归来望思之遗恫。吁大台之谗颊兮，实咀毒而衔锋。败赵国于俯仰兮，又将覆刘氏之宗。间汉武之多忌兮，谓左右之皆戎。杀阳石而未厌兮，又瘞祸于宫中。忸君王之好杀兮，视人命犹昆虫。死者几何人兮，岂问骨肉与王公。惑狂傅之浅谋兮，不忍忿忿而杀充。上曾不鉴予之无聊兮，实有豕心。负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

苟道死于泉鸠兮，冀稍久而自理。遭大患于仓猝兮，怀孤愤于永已。念君老而孰图兮，嗟肉食其多鄙。独三老与千秋兮，怀爱君之眷眷。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积祸于一言。既沉冤之无告兮，戮谗人其已晚。幸曾孙之无恙兮，或慰夫九原。虽筑台其何救兮，固知已矣之不谏。魂茕茕乎其归来兮，盖庶几于复见也。

昔秦之亡也，祸始于扶苏。眇斯、高之羸豕兮，视其君犹乳虎。曾纆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陷其雏。在晋四世，有君不惠。孽妇晨雉，彊王定制。惟愍、怀之遭离兮，实追踪于汉戾。顾孱后之何知兮，亦号呼于既逝。写馀哀于江陵兮，发故臣之幽契。仍筑台以望思兮，盖援武以自例。

呜呼噫嘻！可吊而不可晒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杰兮，系九戎而鞭百蛮。笑尧禹而陋汤武兮，盖

将与黄帝俱仙。及其失道于几微兮，狐鬼生于左臂。如婴儿之未孩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与式乾其何异。既上配于秦皇兮，又不比于晋惠。君子是以知狂圣之本同，而聪明之不可恃也。

览观古初，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后之视予。方汉武之盛也，肯自比于骊山之朽骨，而况于金墉之独夫乎？自今观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谗而杀子，昵奸而败国。吾筑台以寄哀，信同名而齐实。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将以为明王之龟策。自建元以来，张汤、主父偃之流，与两丞相、三长史之徒，皆以无罪而夷灭，一言以就诛。曾无兴衰于既往，一洗其无辜。独于据也悲歌慷慨，泣涕踌躇。呜呼哀哉！莫有以楚灵王之言告者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予乎？’天道好还，以德为符。惟孟德之鸩忍兮，亦嗜杀以为娱。彼杨公之爱修兮，岂减吾之苍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后知鼠辈之果无。同舐犊于晚岁兮，又何怨于老臞。吾将以嗜杀为戒也，故于末而并书。

苏轼文集卷二

论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

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御试重巽以申命论

昔圣人之始画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于风者，以其发而有所动也。配于木者，以其仁且顺也。夫发而有所动者，不仁则不可以久，不顺则不可以行，故发而仁，动而顺，而巽之道备矣。圣人以为不重，则不可

以变 ,故因而重之 ,使之动而能变 ,变而不穷 ,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号令如此而后可也。

天地之化育 ,有可以指而言者 ,有不可以求而得者。今夫日 ,皆知其所以为暖 ,雨 ,皆知其所以为润 ,雷霆 ,皆知其所以为震 ,雪霜 ,皆知其所以为杀。至于风 ,悠然布于天地之间 ,来不知其所自 ,去不知其所入 ,嘘而炎 ,吹而冷 ,大而鼓乎大山乔岳之上 ,细而入乎穹空鄙屋之下 ,发达万物 ,而天下不以为德 ,摧拔草木 ,而天下不以为怒 ,故曰天地之化育 ,有不可求而得者。此圣人之所法 ,以令天下之术也。

圣人在上 ,天下之民 ,各得其职。士者皆曰“吾学而仕” ,农者皆曰“吾耕而食” ,工者皆曰“吾作而用” ,贾者皆曰“吾负而贩” ,不知圣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变其道 ,而使之安乎此也。圣人之在上也 ,天下可由而不可知 ,可言而不可议 ,盖得乎巽之道也。易者 ,圣人之动 ,而卦者 ,动之时也。《蛊》之彖曰：“先甲三日 ,后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 ,后庚三日。”而说者谓甲庚皆所以申命 ,而先后者 ,慎之至也。圣人悯斯民之愚 ,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 ,故先三日而令之 ,后三日而申之 ,不从而后诛 ,盖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 ,使天下不测其端 ,以至详之法晓天下 ,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测其端 ,而明知其所避 ,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议也。上令而下不议 ,下从而上不诛 ,顺之至也。故曰重巽之道 ,上下顺也。

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

君子之欲有为于天下，莫重乎其始进也。始进以正，犹且以不正继之，况以不正进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以强其国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术有浅深，而其成功有巨细。虽其终身之所为，不可逆知，而其大节必见于始进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进以强国而能霸者也，未有进以霸而能王者也。

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为尧舜之君，而吾民为尧舜之民也。以伊尹为以滋味说汤者，此战国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见桓公于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为霸者之佐，是故上无侈说，下无卑论，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

商鞅之见孝公也，三说而后合。甚矣，鞅之怀诈挟术以欺其君也。彼岂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顾其刑名惨刻之学，恐孝公之不能从，是故设为高论以炫之。君既不能是矣，则举其国惟吾之所欲为。不然，岂其负帝王之略，而每见辄变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终于秦也，是其进之不正也。

圣人则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难。圣人视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

欲得君以行道 ,可谓急矣。然未尝以难合之故而少贬焉者 ,知其始于少贬 ,而其渐必至陵迟而大坏也。故曰 :“先进于礼乐 ,野人也 ;后进于礼乐 ,君子也。如用之 ,则吾从先进。”

孔子之世 ,其诸侯卿大夫视先王之礼乐 ,犹方圆冰炭之不相入也。进而先之以礼乐 ,其不合必矣。是人也 ,以道言之 ,则圣人也。以世言之 ,则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于有功者则不然 ,其未合故也 ,先之以世俗之所好 ,而其既合也 ,则继以先王之礼乐。其心则然 ,然其进不正 ,未有能继以正者也。故孔子不从。而孟子亦曰 :“枉尺直寻者 ,以利言也。如以利 ,则枉寻直尺而利 ,亦可为欤 ?”君子之得其君也 ,既度其君 ,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 ,不敢进也 ;我能之而君不能 ,不可为也。不敢进而进 ,是易其君 ;不可为而为 ,是轻其身。是二人者 ,皆有罪焉。

故君子之始进也 ,曰 :“君苟用我矣 ,我且为是。君曰能之 ,则安受而不辞 ;君曰不能 ,天下其独无人乎 !”至于人君亦然。将用是人也 ,则告之以己所欲为 ,要其能否而责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试观之者” ,皆过也。后之君子 ,其进也无所不至 ,惟恐其不合也 ,曰 :“我将权以济道。”既而道卒不行焉 ,则曰 :“吾君不足以尽我也。”始不正其身 ,终以谤其君。是人也 ,自以为君子 ,而孟子之所谓贼其君者也。

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

为《谷梁》者曰：“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请因其说而极言之。夫《春秋》者，礼之见于事业者也。孔子论三代之盛，必归于礼之大成；而其衰，必本于礼之渐废。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礼而定其位。至以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尝一日不学礼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乱臣强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纪纲条目，以遗后世之君子。则又以为不得亲见于行事，有其具而无其施設措置之方，于是因鲁史记为《春秋》，一断于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贬者，礼之所否也。《记》曰：礼者，所以别嫌、明疑、定犹豫也。而《春秋》一取断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夫礼义之失，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为君子者

皆如颜渊,凡为小人者皆如桀跖,虽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间也。其情则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为正,而不知其义以陷于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宁反覆于其间也。

宋襄公,疑于仁者也。晋荀息,疑于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而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故其书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春秋》之书战,未有若此其详也。君子以为其败固宜,而无有隐讳不忍之辞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违,没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为忠,则凡忠于盗贼、死于私昵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书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则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儒者可与守成论

以下二首俱程试

圣人之于天下也,无意于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凤,鸟兽萃焉。虽欲辞之,岂可得哉?禹治洪水,排万世之患,使沟壑之地,疏为桑麻,鱼鳖之民,化为衣冠。契为司徒,而五教行,弃为后稷,而烝民粒,世济

其德。至于汤武拯涂炭之民，而置之于仁寿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圣人者，盖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于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传数十世，而民不叛。岂有二道哉！

周室既衰，诸侯并起力征争夺者，天下皆是也。德既无以相过，则智胜而已矣；智既无以相倾，则力夺而已矣。至秦之乱，则天下荡然，无复知有仁义矣。汉高帝以三尺剑，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虽稍辅以仁义，然所用之人，常先于智勇；所行之策，常主于权谋。是以战必胜，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于无事，以为子孙无穷之计，而武夫谋臣，举非其人，莫与为者。故陆贾讥之曰：“陛下以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叔孙通亦曰：“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于是酌古今之宜，兴礼乐之中，取其简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为朝覲会同冠昏丧祭一代之法。虽足以传数百年，上下相安，然终不若三代圣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长也。

夫武夫谋臣，譬之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儒者譬之五谷，可以养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争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败于泓，身夷而国蹙。此以五谷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诗书，杀豪杰，东城临洮，北筑辽水，民不得休息，传之二世，宗庙芜灭。此以药石养生者也。善夫贾生之论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为二道。故具论三代以来所

以取守之术 ,使知禹、汤、文、武之威德亦儒者之极功 ,而陆贾、叔孙通之流 ,盖儒术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论

昔者圣人之将欲有为也 ,其始必先有所甚难 ,而其终也至于久远而不废。其成之也难 ,故其败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 ,故其失之也不轻。其合之也迟 ,故其散之也不速。夫圣人之所以为详于其始者 ,非为其始之不足以成 ,而忧其终之易败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得 ,而忧其终之易失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合 ,而忧其终之易散也。天下之事 ,如是足以成矣 ,如是足以得矣 ,如是足以合矣 ,而必曰未也 ,又从而节文之 ,绸缪委曲而为之表饰 ,是以至于今不废。及其后世 ,求速成之功 ,而倦于迟久 ,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 ,欲得也止于其足以得 ,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 ,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详 ,其终将不胜弊。呜呼 ,此天下治乱、享国长短之所从出欤 ? 圣人之始制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也 ,坐而治政 ,奔走而执事 ,此足以为君臣矣。圣人惧其相易而至于相陵也 ,于是为之车服采章以别之 ,朝覲位著以严之。名非不相闻也 ,而见必以赞。心非不相信也 ,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易也。杖屨以为安 ,饮食以为养 ,此足以为父子矣。圣人惧其相袭而至于相怨也 ,于是制为朝夕问省之礼 ,左右佩服之饰。族居之为欢 ,而异宫

以为别。合食之为乐 ,而异膳以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袭也。生以居于室 ,死以葬于野 ,此足以为夫妇矣。圣人惧其相狎而至于相离也 ,于是先之以币帛 ,重之以媒妁。不告于庙 ,而终身以为妾。昼居于内 ,而君子问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为党 ,急难以相救 ,此足以为朋友矣。圣人惧其相渎而至于相侮也 ,于是戒其群居嬉游之乐 ,而严其射享饮食之节。足非不能行也 ,而待宾相之诏礼。口非不能言也 ,而待介绍之传命。此所以久而不相渎也。

天下之祸 ,莫大于苟可以为而止。夫苟可以为而止 ,则君臣之相陵 ,父子之相怨 ,夫妇之相离 ,朋友之相侮久矣。圣人忧焉 ,是故多为之饰。《易》曰 :“ 藉用白茅 ,无咎。”苟错诸地而可矣 ,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此古之圣人所以长有天下 ,而后世之所谓迂阔也。又曰 :“ 嗑者 ,合也。物不可以苟合 ,故受之以贲。”尽矣。

王者不治夷狄论

以下六首俱秘阁试

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 ,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 ,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 ,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 ,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书“ 公会戎于潜 ”。何休曰 :“ 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 ,去者不追也。”

夫天下之至严 ,而用法之至详者 ,莫过于《春秋》。

凡《春秋》之书公、书侯、书字、书名 ,其君得为诸侯 ,其臣得为大夫者 ,举皆齐、晋也。不然 ,则齐、晋之与国也。其书州、书国、书氏、书人 ,其君不得为诸侯 ,其臣不得为大夫者 ,举皆秦、楚也。不然 ,则秦、楚之与国也。夫齐、晋之君之所以治其国家 ,拥卫天子而爱养百姓者 ,岂能尽如古法哉 ,盖亦出于诈力 ,而参之以仁义 ,是亦未能纯为中国也。秦、楚者 ,亦非独贪冒无耻肆行而不顾也 ,盖亦有秉道行义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于纯为夷狄也。秦、晋之君不能纯为中国 ,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向焉。有善则汲汲而书之 ,惟恐其不得闻于后世 ;有过则多方而开赦之 ,惟恐其不得为君子。秦、楚之君 ,未至于纯为夷狄 ,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则累而后进 ,有恶则略而不录 ,以为不足录也。是非独私于齐、晋 ,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见中国之不可以一日背 ,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纯者足以寄其褒贬 ,则其纯者可知矣。故曰 :天下之至严 ,而用法之至详者 ,莫如《春秋》。

夫戎者 ,岂特如秦、楚之流入于戎狄而已哉 !然而《春秋》书之曰“公会戎于潜” ,公无所贬而戎为可会 ,是独何欤 ?夫戎之不能以会礼会公亦明矣 ,此学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说也。故曰 :“王者不治夷狄 ,录戎来者不拒 ,去者不追也。”

夫以戎狄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 ,彼其不悍然执兵 ,

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则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谓会者，而欲行之，是岂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将深责其礼，彼将有所不堪而发其愤怒，则其祸大矣。仲尼深忧之，故因其来而书之以“会”，曰，若是足矣。是将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观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纯戎狄者，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

刘恺丁鸿孰贤论

君子之为善，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于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与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为己虑之，又为人谋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是亦去小人无几耳。

东汉刘恺让其弟封而诏听之。丁鸿亦以阳狂让其弟，而其友人鲍骏责之以义，鸿乃就封。其始自以为义而行之，其终也知其不义而复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诈也，此范氏之所以贤鸿而下恺也。其论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及后世徇其名而昧其致，于是诡激之行兴矣。若刘恺之徒让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过乎？丁鸿之心，主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范氏之所贤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尽者，请得毕其说。

夫先王之制，立长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乱，非有意私其长而沮其少也。天子与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国，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专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与人，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国与人，天下之通义也。夫刘恺、丁鸿之国，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将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传之于所不当立之人，虽其弟之亲，与涂人均耳。夫吴太伯、伯夷，非所以为法也，太伯将以成周之王业，而伯夷将以训天下之让，而为是诡时特异之行，皆非所以为法也。今刘恺举国而让其弟，非独使弟受非服之为过也，将以坏先王防乱之法，轻其先祖之国，而独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礼，绳之以法，而恺之罪大矣。

然汉世士大夫多以此为名者，安、顺、桓、灵之世，士皆反道矫情，以盗一时之名。盖其弊始于西汉之世。韦玄成以侯让其兄而为世主所贤，天下高之，故渐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为无能而摈之。则丁鸿之复于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屡叹也。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则身愈逸而责愈重，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农夫，各有其分，不可乱也。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重。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

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

后世学衰而道散，诸子之智，不足以见其大，而窃见其小者之一偏，以为有国者，皆当恶衣粝食，与农夫并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为百工。盖孔子之时则有是说矣。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是以区区焉欲学稼于孔子。孔子知是说之将蔓延于天下也，故极言其大而深折其词。以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

夫樊迟之所为汲汲于学稼者，何也？是非以谷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荣，而使民劳苦独贤为忧乎？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姓为忧乎？是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为尊，卑者安为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忧也。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国者，不自以为多，抱关击柝者，不自以为寡，则夫民之劳苦独贤者，又非所忧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于中者，必形于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实，则夫空言不足以劝课者，又非所忧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形势不如德论

《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而吴起亦云：‘在德不在险。’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儒者之言兵，夫尝不以藉其口矣。请拾其遗说而备论之。

凡形势之说有二，有以人为形势者，三代之封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系于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欢然而合，合而不去，则为君臣，其善可得而赏，其恶可得而罚，其谷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当此之时，君臣之势甚固。及其一旦溃然而去，去而不返，则为寇仇。强者起而见攻，智者起而见谋，彷徨四顾，而不知其所恃。当是时，君臣之势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诸侯，错置亲贤，以示天下形势。刘颂所谓‘善为国者，任势而不任人。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此以人为形势者也。然周之衰也，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无几也，是则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

有以地为形势者，秦、汉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犹不服，又以诈囚其君，虏其将，然后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贡，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孙也。则吾安得泰然而长有之！汉之取天下，虽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于仁义

也。当此之时，不大封诸侯，则无以答功臣之望，诸侯大而京师不安，则其势不得不以关中之固而临之，此虽尧、舜、汤、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于天下，荀卿所谓合其参者。此以地为形势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专命，危自内起，而关中之形势，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自救也。

夫三代、秦、汉之君，虑其后世而为之备患者，不可谓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于其所不虑。此岂形势不如德之明效欤？《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无障塞而固矣。

礼以养人为本论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数千岁，豪杰有意之主，博学多识之臣，不可以胜数矣，然而礼废乐坠，则相与咨嗟发愤而卒于无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学之不至，过于论之太详，畏之太甚也？夫礼之初，始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涂之人皆可以为礼。

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论明堂者，惑于《考工》、《吕令》之

说议郊庙者，泥于郑氏、王肃之学。纷纷交错者，累岁而不决。或因而遂罢，未尝有一人果断而决行之。此皆论之太详，而畏之太甚之过也。

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今不幸去圣人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今使礼废而不修，则君臣不严，父子不笃，孝弟不形，义不显，反不足重乎？

昔者西汉之书，始于仲舒而至于刘向，悼礼乐之不兴，故其言曰：“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杀伤。今吏议法，笔则笔，削则削，而至礼乐则不敢。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而范曄以为“乐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谢皋、苏而制令亟易。而至于礼，独何难欤？”

夫法者，未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则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气养生，宣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然皆难之而不为。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呜呼，王者得斯说而通之，礼乐之兴，庶乎有日矣。

《既醉》备五福论

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强能行之

也。以其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而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富贵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独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为当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贵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贫贱劳苦者，天下之所同恶也，而小人独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为当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贫贱劳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独享天下之大利而不忧，使天下为己劳苦而不怍，耳听天下之备声，目视天下之备色，而民犹以为未也。相与祷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长有吾国也。”又相与咏歌而称颂之，被于金石，溢于竹帛，使其万世而不忘也。

呜呼，彼君子者，独何修而得此于民哉？岂非始之以至诚，中之以不欲速，而终之以不懈欤？视民如视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贤者，是谓至诚。至诚无近效，要在于自信而不惑，是谓不欲速。不欲速则能久，久则功成，功成则易懈，君子济之以恭，是谓不懈。此行三者，所以得之于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于此矣。

《既醉》者，成王之诗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说者以为是诗也，实具五福。其诗曰“君子万年”，寿也；“介尔景福”，富也；“室家之壶”，康宁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明令终”，考终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乐，而天下安之以为当然也。

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

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见其无愧也。“淄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将有以致之。不然，民将盼盼焉疾视而不能平，又安能独乐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独言民之闻其作乐，见其田猎而欣欣者，此可谓知本矣。

《易》论

《易》者，卜筮之书也。挟策布卦，以分阴阳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圣人之道也。圣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辞，而不在其数。数非圣人之所以尽心也。然《易》始于八卦，至于六十四，此其为书，未离乎用数也。而世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数，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纷纭迂阔而不可解，此高论之士所以不言欤？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开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使其为数纷乱而不可考，则圣人岂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无用之数哉！

今夫《易》所谓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也。九为老阳而七为少阳，六为老阴而八为少阴。此四数者，天下莫知其所为如此者也。或者以为阳之数极于九，而其次极于七，故七为少而九为老。至于老阴，苟以为以极者而言也，则老阴当十，而少阴当八。今少阴八而老阴反

当其下之六，则又为之说曰：阴不可以有加于阳，故抑而处之于下。使阴果不可以有加于阳也，而曷不曰老阴八而少阴六？且夫阴阳之数，此天地之所为也，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阴阳之有老少，此未尝见于他书也，而见于《易》。易之所以或为老或为少者，为夫揲蓍之故也。

故夫说者宜于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挂一归奇，三揲之余而以四数之，得九而以为老阳，得八而以为少阴，得七而以为少阳，得六而以为老阴。然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为识焉耳。

老者，阴阳之纯也；少者，阴阳之杂而不纯者也。阳数皆奇而阴数皆偶，故乾以一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为主。故乾之子皆二阴，而坤之女皆二阳。老阳老阴者，乾坤是也。少阴少阳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蓍，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阴阳之老少，于卦见之于爻，而于爻见之于揲。使其果有取于七八九六，则夫此三揲者，区区焉分其多少而各为处，果何以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无以异于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无以异于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无以异于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无以异于巽离兑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为识，而非其义

之所在 ,不可以强为之说也。

《书》论

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易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杀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盖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虑始而可乐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子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

然及观三代之书,至其将有以矫拂世俗之际,则其所以告谕天下者常丁宁激切,亹亹而不倦,务使天下尽知其君之心,而又从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为如此而后从事。其言回曲宛转,譬如平人自相议论而诘其是非。愚始读而疑之,以为近于濡滞迂远而无决,然其使天下乐从而无龟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故常以为当尧舜之时,其君臣相得之心,欢然乐而无间,相与吁俞嗟叹唯诺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亲。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辨以求曲直之际,当亦无足怪者。

及至汤武征伐之际,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晓天下,此又其势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势阔远而不同,天下有所欲为,而其匹夫匹妇私有异论于天下,以龃龉其上之画策,令之而不肯听。当此之时,刑驱

而势胁之,天下夫谁敢不听?从而上之人,优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后从。此非王者之心,谁能处而待之而不倦欤?

盖盘庚之迁天下,皆咨嗟而不悦,盘庚为之称其先王盛德明圣,而犹五迁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下之断弃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从也,则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将降尔罪,暨乃祖,先父亦将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孙。”盖其所以开其不悟之心,而谕之以其所以当然者,如此其详也。

若夫商君则不然,以为要使汝获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为。故无所求于众人之论,而亦无以告谕天下。故其事亦终于有成。是以后世之论,以为三代之治柔懦不决。然此乃王霸之所以为异也。

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议及于百姓,以观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听也,则又反覆而谕之,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呜呼,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

《诗》论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

曲而莫通也。

夫圣人之为经，惟其《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春秋》之严矣。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羈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第、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

今之《诗传》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雉鸣，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嘒嘒草虫，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彊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已劳矣。

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

雷，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雷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比、兴。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

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而无彊为之说，以求合其当时之事，则夫《诗》之意，庶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礼》论

昔者商、周之际，何其为礼之易也？其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荐，交于堂上，而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让献酬百拜，乐作于下，礼行于上，雍容和穆，终日而不乱。夫古之人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劳也？当此之时，天下之人，惟其习惯而无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间，耳目聪明，而手足无所忤，其身安于礼之曲折，而其心不乱，以能深思礼乐之意，故其廉耻退让之节，粹然见于面而盎然发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观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气。

至于后世风俗变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异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详其节目，而习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

伛偻拳曲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区区而莫得其纪，交错纷乱而不中节，此无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习也，而强使焉。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

昔者上古之世，盖尝有巢居穴处，污樽抔饮，燔黍捭豚，蒸桴土鼓而以为是，足以养生送死而无以加之者矣。及其后世，圣人以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宫室，新之以笾豆鼎俎之器，以济天下之所不足，而尽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荐其血毛，豚解而腥之，体解而爇之，以为是不忘本，而非以为后世之礼不足用也。是以退而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鬯羹，以极今世之美，未闻其牵于上古之说，选慊而不决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为，而天下之人，亦且见而笑之，是何所复望于其有以感发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庙之祭，圣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灵，庶几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饮食之际，而设其器用，荐其酒食，皆从其生，以冀其来而安之。而后世宗庙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则是先祖终莫得而安也。盖三代之时，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礼，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虽正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变将以为便安。

故夫三代之视上古，犹今之视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复用矣，而其制礼之意，尚可依倣以为法也。宗庙之祭，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有以存古之遗风矣。而

其馀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从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释奠释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则皆从其器,盖周人之祭蜡与田祖也。吹苇籥,击土鼓,此亦各从其所安耳。

嗟夫!天下之礼宏阔而难言,自非圣人而何以处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讲之而不详,则愚实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几天下之安而从之,是则有取焉耳。

《春秋》论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覆,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

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

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馀年矣。愚尝怪《大雅》之诗,当幽、厉

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其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

若夫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求其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怨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

至于《公羊》、《穀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吴仲孙”,甚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

《中庸》论上

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之也。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

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为性命之说。嗟夫，子思者，岂亦斯人之徒欤？盖尝试论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从以为圣人，而其虚词蔓延，是儒者之所以为文也。是故去其虚词，而取其三。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盖以为圣人之道，略见于此矣。

《记》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谓也。知之则达，故曰明。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馀，则是乐之者为主也。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馀，则是知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与乐之者，是贤人、圣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贤人之所由以求诚者也。君子之为学，慎乎其始。何则？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乐焉，则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

孔子盖长而好学，适周观礼，问于老聃、师襄之徒，而后明于礼乐。五十而后读《易》，盖亦有晚而后知者。然其所先得于圣人者，是乐之而已。孔子厄于陈、蔡之间，问于子路、子贡，二子不悦，而子贡又欲少贬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乐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于卫，而不能不愠于陈、蔡，是岂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为从孔子游者，非专以求闻其所未闻，盖将以求乐其所有也。明而不诚，虽挟其所有，侘傺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则是可与居安，而未可与居忧患也。夫惟忧患之至，而后诚明之辨乃可以见。由此观之，君子安可以不诚哉！

《中庸》论中

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故“莫若以明”。使吾心晓然，知其当

然 ,而求其乐。

今夫五常之教 ,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 ? 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 ,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 ,而罄折百拜以为礼 ; 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 ,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 ,而揖让退抑以为礼 ; 用器之为便 ,而祭器之为贵 ; 褻衣之为便 ,而衾冕之为贵 ; 哀欲其速已 ,而伸之三年 ; 乐欲其不已 ,而不得终日 : 此礼之所以强人而观之于其未者之过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 ? 今吾以为罄折不如立之安也 ,而将惟安之求 ,则立不如坐 ,坐不如箕踞 ,箕踞不如偃仆 ,偃仆而不已 ,则将裸袒而不顾。苟为裸袒而不顾 ,则吾无乃亦将病之 ! 夫岂独吾病之 ,天下之匹夫匹妇 ,莫不病之也 ,苟为病之 ,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罄折而百拜。由此言也 ,则是罄折而百拜者 ,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夫岂惟罄折百拜 ,将天子之所谓强人者 ,其皆必有所从生也。辨其所从生 ,而推之至于其所终极 ,是之谓明。

故《记》曰 : “君子之道 ,费而隐。夫妇之愚 ,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 ,虽圣人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虽圣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 ,推其所从生而言之 ,则其言约 ,约则明。推其逆而观之 ,故其言费 ,费则隐。君子欲其不隐 ,是故起于夫妇之有馀 ,而推之至于圣人之所不及 ,举天下之至易 ,而通之于至难 ,使天下之安其至难者 ,与其至易 ,无以异也。

孟子曰 : “箪食豆羹 ,得之则生 ,不得则死。呼尔而

与之 ,行道之人弗受 ,蹴尔而与之 ,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 ,万钟于我何加焉。”向为身死而不受 ,今为朋友妻妾之奉而为之 ,此之谓失其本心。”且万钟之不受 ,是王公大人之所难 ,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 ,而较其轻重 ,是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之所能行 ,通而至于圣人之所不及 ?故凡为此说者 ,皆以求安其至难 ,而务欲诚之者也。天下之人 ,莫不欲诚 ,而不得其说 ,故凡此者 ,诚之说也。

《中庸》论下

夫君子虽能乐之 ,而不知中庸 ,则其道必穷。《记》曰 :“君子遵道而行 ,半途而废 ,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笃也 ,非其力行之不至也 ,得其偏而忘其中 ,不得终日安行乎通塗 ,夫虽欲不废 ,其可得耶 ?《记》曰 :“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 ,贤者过之 ,不肖者不及也。”以为过者之难欤 ,复之中者之难欤 ?宜若过者之难也。然天下者有能过而未有能中 ,则是复之中者之难也。

《记》曰 :“天下国家可均也 ,爵禄可辞也 ,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过 ,又不可不及 ,如斯而已乎 ?曰 :未也。孟子曰 :“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 ,犹执一也。”《书》曰 :“不协于极 ,不罹于咎 ,皇则受之。”又曰 :“会其有极 ,归其有极。”而《记》曰 :“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皇极者 ,有所不极 ,而会于极。时中者 ,有所不

中 ,而归于中。吾见中庸之至于此而尤难也 ,是故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 ,而归于中 ,是道也 ,君子之所以为时中 ,而小人之所以为无忌惮。《记》曰 : “ 小人之中庸也 , 小人而无忌惮也。 ”

嗟夫 ! 道之难言也。有小人焉 , 因其近似而窃其名 , 圣人忧思恐惧 , 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厌。何则 ? 是道也 , 固小人之所窃以自便者也。君子见危则能死 , 勉而不死 , 以求合于中庸。见利则能辞 , 勉而不辞 , 以求合于中庸。小人贪利而苟免 , 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为恶乡原也。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 , 同乎流俗 , 合乎污世 , 曰 : “ 古之人 , 行何为踽踽凉凉 ? 生斯世也 , 善斯可矣。 ” 以古之人为迂 , 而以今世之所善为足以已矣 , 则是不亦近似于中庸耶 ? 故曰 : “ 恶紫 , 恐其乱朱也 , 恶莠 , 恐其乱苗也。 ” 何则 ? 恶其似也。

信矣中庸之难言也。君子之欲从事乎此 , 无循其迹而求其味 , 则几矣。《记》曰 : “ 人莫不饮食也 , 鲜能知味也。 ”

苏轼文集卷三

论

论好德锡之福

昔圣人既陈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万世而常行也，故为之大中之教曰：“贤者无所过，愚者无所不及。”是之谓皇极。极之于人也，犹方之有矩也，犹圆之有规也，皆有绳乎物者也。圣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贤者俯而就之，愚者眴而及之。圣人以为俯与眴者，皆非其自然，而犹有以强之者。故于皇极之中，又为之言曰：“苟有过与不及，而要其终，可以归皇极之道者，是皇极而已矣。”故《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又悲天下有为善之心而不得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圣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广也，其诱天下之人，

不忍使之至于罪戾，如此其勤且备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实，而自言曰“予攸好德”，圣人以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禄之。天下之为善而未协于中也，则受而教诲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从也，故逊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从，然后知其终不可以教诲矣。故又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于皇极之道，而上之人不诱而教诲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其终也，恐天下之以虚言而取其爵禄也。故曰“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盖圣人之用心，忧其始之不幸，而惧其终之至于侥幸也。故其言如此之详备。

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极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协于极，而犹受之。至于待君子之道，何其责之深也？曰：“无偏无党，无反无侧，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而后可以合于皇极。”然则先王御天下之术，盖用此欤？

论郑伯克段于鄆 隐元年

《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而父子恩绝；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而夫妇之道丧；郑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义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

夫子伤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为深且远也。

且夫蒯聩之得罪于灵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乱之道也。使辄上之不得从王父之言，下之不得从父子之令者，灵公也。故书曰：“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蒯聩之不去世子者，是灵公不得乎逐之道。灵公何以不得乎逐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鲁桓公千乘之君，而陷于一妇人之手，夫子以为文姜之不足讥，而伤乎桓公制之不以渐也，故书曰“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言其祸自公作也。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使之源源而来，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爱其弟之深，而郑庄公贼之也。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廩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书曰“郑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夫妇、父子、兄弟之亲，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残之祸至如此，夫岂一日之故哉！

《穀梁》曰：“克能也，能杀也。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不称弟，不称公子，贱段而甚郑伯也。于鄆遂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呜呼！以兄弟之亲，至交兵而战，固亲亲之道绝已久矣。虽缓追逸贼，而其存者几何？故曰于斯时也，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然而圣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传》曰：“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而又区区于当国内外之言，是何思

之不远也！《左氏》以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论郑伯以璧假许田 桓元年

郑伯以璧假许田，先儒之论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严，而不知其甚宽且恕也；皆知其讥不义，而不知其讥不义所由起也。

郑伯以璧假许田者，讥隐而不讥桓也。始其谋以周公之许田而易泰山之柝者，谁也？受泰山之柝而入之者，谁也？隐既已与人谋而易之，又受泰山之柝而入之，然则为桓公者，不亦难乎！夫子知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故讥隐而不讥桓。何以言之？《隐·八年》书曰“郑伯使宛来归柝”；又曰“庚寅，我入柝”。入柝云者，见鲁之果入泰山之柝也。则是隐公之罪既成而不可变矣。故《桓·元年》书曰“郑伯以璧假许田”而已。夫许田之入郑，犹柝之入鲁也。书鲁之入柝，而不书郑之入许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说也。“郑伯使宛来归柝”、“庚寅，我入柝”，见郑之来归，而鲁之入之也。“郑伯以璧假许田”者，见郑之来请，不见鲁之与之也。见郑之来请而不见鲁之与之者，见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呜呼，作而不义，使后世无以辞焉，则夫子之罪隐深矣。

夫善观《春秋》者，观其意之所向而得之，故虽夫子之复生，而无以易之也。《公羊》曰：曷为系之许？近许

也，讳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春秋》之所为讳者三，为尊者讳敌，为亲者讳败，为贤者讳过。鲁亲者也，非败之为讳，而取易之为讳，是夫子之私鲁也。”

论取郕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举三代全盛之法，以治侥幸苟且之风，而归之于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时，天子秉至公之义，而制诸侯之予夺，故勇者无所加乎怯，弱者无所畏乎强，匹夫怀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兴也。周衰，诸侯相并，而强有力者制其予夺，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领之不暇，而齐、晋、秦、楚有吞诸侯之心。孔子慨然叹曰：“久矣，诸侯之恣行也，后世将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后世王者之作而举行之也。钟鼎龟玉，天子之所以分诸侯，使诸侯相传而世守也。

《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且夫鼎也，不幸使宋挈而有之，是宋鼎也，是百传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为而在鲁之太庙？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书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义取之，而又以与鲁也。后世有王者作，举《春秋》之法而行之，鲁将归之宋，宋将归之郕，而后已也。昔者子路问孔子所以为政之先？子

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谨于正名，至于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圣人之用意盖深如此。

夫以区区之鲁无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争也。楚王求鼎于周，王曰：“周不爱鼎，恐天下以器仇楚也。”鼎入宋而为宋，入鲁而为鲁，安知夫秦、晋、齐、楚之不动其心哉！故书曰郟鼎，明鲁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争也。《穀梁传》曰：“纳者，内弗受也。”以为周公不受也。又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而《左氏》记臧哀伯之谏。愚于《公羊》有取焉，曰：“器从名，地从主人。宋始以不义取之，故谓之郟鼎。至于地之与人则不然，俄而可以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论齐侯卫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诗》非屡盟，其心一也。”敢试论之。

谨按《桓·三年》书：“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说《春秋》者均曰近正。所谓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约言而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国之君，诚信协同，约言而会，可谓近古之正者已。

何以言之？《春秋》之时，诸侯兢鹜，争夺日寻，拂违王命，糜烂生聚，前日之和好，后日之战攻，曾何正之尚也！观二国之君胥命于蒲，自时厥后，不相侵伐，岂与夫前日之和好，后日之战攻者班也！故圣人于《春秋》止一

书胥命而已。荀卿谓之善者，取诸此也。

然则齐也，卫也，圣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讥尔。曷讥尔？讥其非正也。《周礼》大宗伯掌六礼以诸侯见王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时会、众同之法，言诸侯非此六礼，罔得逾境而出矣。不识齐、卫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抑以时会相命而出耶？众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时会、众同而出，则私相为会耳。私相为会，匹夫之举也。以匹夫之举，而谓之正，其可得乎？宜乎圣人大一王之法而诛之也。然而圣人之意，岂独诛齐、卫之君而已哉，所以正万世也。荀卿不原圣人书经之法，而徒信传者之说，以谓“《春秋》善胥命”，失之远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之贤者，固亦鲜矣，奚待于齐、卫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则奸人得以劝也，未尝闻圣人作《春秋》而劝奸人也。

论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僖八年

甚哉，去圣之久远，三《传》纷纷之不同，而莫或之折也。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则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讥以妾为妻也。盖聘于楚而胁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风

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词，非正也。”

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则以宗庙临之而后贬焉，一则以外之弗夫人而见正焉。三家之说《左氏》疏矣。夫人与公，一体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谥配公，夫人以谥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盖有既葬称谥，而不称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匱来归惠公仲子之贖，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而未有不称谥而称夫人也。《公羊》之说，又非人情，无以信于后世。以齐楚之强，齐能胁鲁使以其媵女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风之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为非正而不可以废焉，故与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称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没也，不可以不称谥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于成风也。况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则其罪固已不容于贬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礼也。”

论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为文异者，君子观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论闰月不告朔”者，牵乎“犹朝于庙”之说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书“犹”者二：曰如此而犹如此者，甚之之词也。“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是也。曰不如此而犹如此者，幸之之词

也。“不郊犹三望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是也。

夫子伤周道之残缺 ,而礼乐文章之坏也 ,故区区焉掇拾其遗亡 ,以为其全不可得而见矣 ,得见一二斯可矣。故书曰“ 犹朝于庙 ”者 ,伤其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也。夫子之时 ,告朔之礼亡矣 ,而有饩羊者存焉。夫子犹不忍去 ,以志周公之典 ,则其朝于庙者 ,乃不如饩羊之足存欤 !《公羊传》曰 :“ 曷为不言告朔 ? 天无是月也。《穀梁传》曰 :“ 闰月者 ,附月之余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丧事不数也。 ”而皆曰“ 犹者 ,可以已也 ”。是以其幸之之词而为甚之之词 ,宜其为此异端之说也。且夫天子诸侯之所为告朔听政者 ,以为天欤为民欤 ? 天无是月而民无是月欤 ? 彼其孝子之心 ,不欲因闰月以废丧纪 ,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废政事欤 ?

夫周礼乐之衰 ,岂一日之故 ? 有人焉开其端而莫之禁 ,故其渐遂至于扫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 :“ 夏六月 ,公四不视朔。 ”《公羊传》曰 :“ 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视朔 ? 自是公无疾不视朔也。 ”故夫有疾而不视朔者 ,无疾而不视朔之原也。闰月而不告朔者 ,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圣人忧焉 ,故谨而书之 ,所以记礼之所由废也。

《左氏传》曰 :“ 闰以正时 ,时以作事 ,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闰朔 ,弃时政也 ,何以为民 ? ”而杜预以为虽朝于庙 ,则如勿朝 ,以释经之所书“ 犹 ”之意 ,是亦曲而不通矣。

论用郊 成十七年

先儒之论 ,或曰鲁郊僭也 《春秋》讥焉 ,非也。鲁郊僭也 ,而《春秋》之所讥者 ,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 ,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 ,伯禽也。《春秋》之讥鲁郊也 ,上则讥成王 ,次则讥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 ,而夫子无所致其讥也。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 ,《春秋》之所以求信于天下也。夫以鲁而僭天子之郊 ,其罪恶如此之著也。夫子以为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 ,则其讥之者 ,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

郊之书于《春秋》者 ,其类有三。书卜郊不从乃免牲者 ,讥卜常祀而不讥郊也。麋鼠食郊牛角 ,郊牛之口伤 ,改卜牛者 ,讥养牲之不慎而不讥郊也。书四月、五月、九月郊者 ,讥郊之不时而不讥郊也。非卜常祀、非养牲之不慎、非郊之不时则不书 ,不书则不讥也。禘于太庙者 ,为致夫人而书也。有事于太庙者 ,为仲遂卒而书也。《春秋》之书郊者 ,犹此而已。故曰不讥郊也。

郊祀者 ,先王之大典 ,而夫子不得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有天子之礼乐 ,而记郊之变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 ,用郊。”《公羊传》曰：“用者 ,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传》曰：“夏之始 ,犹可以承春。以秋之末 ,承春之始 ,盖不可矣 ,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 ,著其不时之甚也。”杜预以为用郊从史

文 或说用然后郊者 ,皆无取焉。

论会于澶渊宋灾故 襄三十年

春秋之时 ,忠信之道缺 ,大国无厌而小国屡叛 ,朝战而夕盟 ,朝盟而夕会 ,夫子盖厌之矣。观周之盛时 ,大宗伯所制朝覲、会同之礼 ,各有远近之差 ,远不至于疏而相忘 ,近不至于数而相渎。春秋之际 ,何其乱也 ! 故曰春秋之盟 ,无信盟也 ,春秋之会 ,无义会也。虽然 ,纷纷者 ,天下皆是也。夫子将讥之 ,而以为不可以胜讥之也 ,故择其甚者而讥焉。《桓·二年》：“会于稷 ,以成宋乱。”《襄·三十年》：“会于澶渊 ,宋灾故。”皆以深讥而切责之也。

《春秋》之书会多矣 ,书其所会而不书其所以会。书其所以会 ,桓之稷、襄之澶渊而已矣。宋督之乱 ,诸侯将讨之 ,桓公平之 ,不义孰甚焉 ? 宋之灾 ,诸侯之大夫会 ,以谋归其财 ,既而无归 ,不信孰甚焉 ? 非不义不信之甚 ,《春秋》之讥不至于此也。《左氏》之论 ,得其正矣。

皆诸侯之大夫 ,而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 ,宋灾故 ,尤之也。不书鲁大夫 ,讳之也。且夫见邻国之灾 ,匍匐而救之者 ,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 ,既约而背之 ,委巷小人之事也。故书其始之为君子仁人之心 ,而后可以见后之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 ,盖明白如此。而《公羊传》曰：“会未有言其所为者 ,此言其所为何 ? 录伯姬也。”且《春秋》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 ,区区焉为人

之死录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广也！《穀梁》曰：“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为善；澶渊之会，中国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说，宋之盟可谓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呜呼！《左氏》得其正矣。

论黑肱以滥来奔 昭三十一年

诸侯之义，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过也。故夫以力而相夺，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谓暴君也。侵之虽不以兵，夺之虽不以力，而得之不义者，《春秋》之所谓污君也。郑伯以璧假许田，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此诸侯之以不义而取鲁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莒牟夷以防兹来奔，黑肱以滥来奔，此鲁之以不义而取诸侯之田者也。诸侯以不义而取鲁田，鲁以不义而取诸侯之田，皆不容于《春秋》者也。

夫子之于庶其、牟夷、黑肱也，责之薄，而于鲁也罪之深。彼其窃邑叛君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讥哉？夫鲁，周公之后，守天子之东藩，招聚小国叛亡之臣，与之为盗窃之事，孔子悲伤而悼痛之，故于三叛之人，具文直书而无隐讳之词，盖其罪鲁之深也。先儒之说，区区于叛人之过恶，其论固已狭矣。且夫《春秋》岂为穿窬窃盗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诸侯，

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盗窃之事，将不禁而自绝，此《春秋》之所以用意于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说，最为疏谬，以为叔术之后而通滥于天下，故不系黑肱于邾。呜呼，谁谓孔子而贤叔术耶？

盖尝论之。黑肱之不系邾也，意其若栾盈之不系于晋欤？栾盈既奔齐，而还入曲沃以叛，故书曰“栾盈入于晋”。黑肱或者既绝于邾，而归窃其邑以叛欤？当时之简牒既亡，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以类而求之，或亦然欤？《穀梁》曰：“不言邾，别乎邾也；不言滥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阔而不可用矣。

论春秋变周之文 何休解

三家之传，迂诞奇怪之说，《公羊》为多，而何休又从而附成之。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讖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谓《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者，皆出于何氏，愚未尝观焉。滕侯、薛侯来朝，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何休曰：“质家亲亲。”故先滕侯而加录齐侯之母弟。且夫亲亲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后异姓者，周制也。郑忽出奔卫。《公羊传》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词无所贬。”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变周五等之爵而从焉。《记》曰：“诸侯失地

名。而文十二年邾伯来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词也。”忽之出奔，其为失国，岂不甚明？而《春秋》独无贬焉。虽然，《公羊》何为而为此说也？《春秋》未逾年之君皆称子，而忽独不然，此《公羊》之所以为此说也。且《春秋》之书，夫岂一概。卫宣未葬，而嗣子称侯以出会，书曰“及宋公卫侯燕人战”。郑忽外之无援，内之无党，一夫作难，奔走无告，郑人贱之，故赴以名，书曰“郑忽出奔卫”。卫侯未逾年之君也，郑忽亦未逾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变常而示讥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观之，夫子皆有取于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采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变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宋襄公论

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苏子曰：“《春秋》书战，未有若此之严而尽也。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絜焉，有丧拜焉，非列国诸侯之所敢敌也。而曰“及楚人战于泓。”楚，夷狄之国，人微者之称。以天子之上公，而当夷狄之微者，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而《公羊传》以为文王之战不过此，学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辩。

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 盗仁者之名尔。齐宣有牵牛而过堂下者 ,曰：“牛何之？”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觳觫 ,若无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 ,于德未有所损益者 ,而孟子与之以王。所谓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 ,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 ,君子杀一牛犹不忍 ,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 ,此而忍为之 ,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 ,身败国盼 ,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人能乱其兄之臂以取食 ,而能忍饥于壶餐者 ,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于鄫子 ,而不忍于重伤二毛 ,此岂可谓其情也哉？桓文之师 ,存亡继绝 ,犹不齿于仲尼之门 ,况用人于夷鬼以求霸 ,而谓王者之师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讨之 ,虽声于诸侯而戮于社 ,天下不以为过。若以喜怒兴师 ,则秦穆公获晋侯 ,且犹释之 ,而况敢用诸淫昏之鬼乎？以愚观之 ,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 ,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 ,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 ,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 ,不能盖王莽之篡。使莽无成 ,则宋襄公之得志 ,亦一莽也。

古人有言：“图王不成 ,其弊犹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师 ,犹足以当桓公之师 ,一战之余 ,救死扶伤不暇。此独妄庸耳。齐桓、晋文得管仲、子犯而兴 ,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 ,岂可同日而语哉。自古失道之君 ,如是者多矣 ,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

秦始皇帝论

昔者生民之初 ,不知所以养生之具 ,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 ,惴惴焉朝不谋夕 ,忧死之不给 ,是故巧诈不生 ,而民无知。然圣人恶其无别 ,而忧其无以生也 ,是以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 ,莫不备至 ,使民乐生便利 ,役御万物而适其情 ,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 ,求得欲从而心志广 ,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 ,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 ,所以反本复始也。

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 ,不揖而食便于人情 ,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 ,宽衣博带 ,佩玉履舄 ,所以回翔容与 ,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 ,而下至于民 ,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 ,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 ,其食以笱豆簠簋 ,其耕以井田 ,其进取选举以学校 ,其治民以诸侯 ,嫁娶死丧莫不有法 ,严之以鬼神 ,而重之以四时 ,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 :礼之近于人情者 ,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 ,丁宁反覆而不敢失坠者 ,世俗之所谓迂阔 ,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 ,至秦有天下 ,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 ,自以为智术之有余 ,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 ,凡所以治天下者 ,一切

出于便利 ,而不耻于无礼 ,决坏圣人之藩墙 ,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 ,天下惟知所以救生避死之具 ,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 ? 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 ,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 ! 此秦之祸 ,所以至今而未息欤 !

昔者始有书契 ,以科斗为文 ,而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 ,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 ,其后日以变革 ,贵于速成 ,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 ,繁多委压 ,而吏不能究 ,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 ,则虽欲繁多 ,其势无由。由此观之 ,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 ,是开诈伪之端也。嗟乎 ! 秦既不可及矣。苟后之君子欲治天下 ,而惟便利之求 ,则是引民而日趋于诈也 ,悲夫 !

汉高帝论

有进说于君者 ,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 ,则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 ,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 ,不义可以劫而退。若汉高帝起于草莽之中 ,徒手奋呼而得天下 ,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 ,安知所谓仁义者哉 ! 观其天资 ,固亦有合于仁义者 ,而不喜仁义之说 ,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 ,而至以不义说之 ,则亦怫然而怒。故当时之善说者 ,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 ,亦惟曰如此而为利 ,如此而为害 ,如此而可 ,如此而不可 ,然后高帝择

其利与可者而从之，盖亦未尝迟疑。

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以为高帝最易晓者，苟有以当其心，彼无所不从，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为君，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岁后，谁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谓爱之者，只以祸之。嗟夫！无有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高帝言者欤？叔孙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独有废嫡立庶之说，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轻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为天子，惠帝为臣，絳灌之徒，圜视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如意之为王，而不免于死，则亦高帝之过矣。不少抑远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气，而又厚封焉，其为计不已疏乎？

或曰：吕后强悍，高帝恐其为变，故欲立赵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谋，此出于无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

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而欲以势夺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计，高帝顾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势不得不从，是以犹欲区区为赵王计，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犹未悟，以为一强项之周昌，足以抗吕氏而捍赵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无

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论

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为智犹有所穷。唯见天下之利而为之，唯其害而不为，则是有时而穷焉，亦不能尽天下之利。古之所谓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计，而权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权之，轻敌者败，重敌者无成功。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胜人，而人不知其所以胜我者，天下莫能敌之。

昔者晋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宫之奇，齐鲍叔知鲁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长，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诈力相并，其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而能者得之。当汉氏之衰，豪杰并起而图天下，二袁、董、吕，争为强暴，而孙权、刘备，又已区区于一隅，其用兵制胜，固不足以敌曹氏，然天下终于分裂，迄魏之世，而不能一。

盖尝试论之，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新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于不敢加

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且夫刘备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缓图。方其危疑之间，卷甲而趋之，虽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孙权者，可以计取，而不可以势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胜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难，特欲侥幸于权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此不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之过欤？

嗟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知之而不能权之以人，则亦纷纷焉或胜或负，争为雄强，而未见其能一也。

伊尹论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

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周公论

论周公者多异说，何也？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宜乎说者之异也。凡周公之所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则周公安得而为之？成王幼不能为政，周公执其权，以王命赏罚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

今儒者曰：周公践天子之位，称王而朝诸侯。则是岂不可以已耶？《书》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则是周公未尝践天子之位而称王也。周公称王，则成王宜何称？将亦称王耶？将不称耶？不称，则是废也。称王，则是二王也。而周公将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于名实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为称王者，是以圣人为后世之僭君急于为王者也。天下虽乱，有王者在，而已自王，虽圣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辞以不德。惟陈胜、吴广，乃嚣嚣乎急于自王。而谓文王亦为之耶？武王伐商，师渡孟津，会于牧野，其所以称先君之命命于诸侯者，盖犹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后其称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观之，则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于文王

之自王乎？《诗》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称而已矣。《史记》曰：‘姬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故凡以文王、周公为称王者，皆过也。是资后世之篡君而为藉之也。

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从孟子之说，则是周公未免于有过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诛，非疾之也，其势不得不诛也。故管、蔡非所谓大恶也。兄弟之亲，而非有大恶，则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无周公、成王之事，则管、蔡何从而叛？周公何从而诛之？故曰：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也。

管仲论

尝读《周官》、《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后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盖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至于桓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周之制，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万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数奇而不齐，唯其奇而不齐，是以知其所以为繁且曲

也。

今夫天度三百六十 均之十二辰 辰得三十者 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 此其奇也。使天度而无奇 则千载之日 虽妇人孺子 皆可以坐而计。唯其奇而不齐 是故巧历有所不能尽也。圣人知其然 故为之章、会、统、元以尽其数 以极其变。《司马法》曰：“五人为伍 五伍为两 万二千五百人而为队 二百五十 十取三焉而为奇 其余七以为正 四奇四正 而八阵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阵之中 宜其有奇而不齐者 是以多为之曲折 以尽其数 以极其变。钩联蟠踞 各有条理。故三代之兴 治其兵农军赋 皆数十百年而后得志于天下。自周之亡 秦、汉阵法不复三代。其后诸葛孔明 独识其遗制 以为可用以取天下 然相持数岁 魏人不敢决战 而孔明亦卒无尺寸之功。岂八阵者 先王所以为不可败 而非以逐利争胜者耶！

若夫管仲之制其兵 可谓截然而易晓矣。三分其国 以为三军。五人为轨 轨有长。十轨为里 里有司。四里为连 连有长。十连为乡 乡有乡长人。五乡一帅 万人而为一军。公将其一 高子、国子将其二。三军三万人 如贯绳 如画棋局 舒畅洞达 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简一 而民有余力以致其死。

昔者尝读《左氏春秋》 以为丘明最好兵法。盖三代之制 至于列国犹有存者 以区区之郑 而鱼丽鹅鹳之阵 见于其书。及至管仲相桓公 南伐楚 北伐孤竹 九

合诸侯 ,威震天下 ,而其军垒阵法 ,不少概见者 ,何哉 ? 盖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 ,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 ,是以莫得而见其法也。其后吴、晋争长于黄池 ,王孙雎教夫差以三万人压晋垒而阵 ,百人为行 ,百行为阵 ,阵皆彻行 ,无有隐蔽 ,援桴而鼓之 ,勇怯尽应 ,三军皆哗 ,晋师大骇 ,卒以得志。

由此观之 ,不简而直 ,不可以决胜。深惟后世不达繁简之宜 ,以取败亡。而三代什伍之数 ,与管子所以治齐之兵者 ,虽不可尽用 ,而其近于繁而曲者 ,以之固守 ,近于简而直者 ,以之决战 ,则庶乎其不可败 ,而有所必胜矣。

士燮论

料敌势强弱 ,而知师之胜负 ,此将帅之能也。不求一时之功 ,爱君以德 ,而全其宗嗣 ,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 ,楚晨压晋师而陈。诸将请从之 ,范文子独不欲战 ,晋卒败楚 ,楚子伤目 ,子反殒命。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 ,三郤诛 ,厉公弑 ,胥童死 ,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 ,晋国大乱。鄢陵之功 ,实使之然也。

有非常之人 ,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 ,圣人所甚惧也。夜光之珠 ,明月之璧 ,无因而至前 ,匹夫犹或按剑 ,而况非常之功乎 ! 故圣人必自反曰 : 此天之所以厚于我乎 ,抑天之祸余也 ? 故虽有大功 ,而不忘戒惧。中

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天欲全之，则必折其萌芽，挫其锋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诱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骄士，玩于寇仇，而侮其民人，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天绝之也。呜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者，终日勤劳，不过数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狭。无故而得千金，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汉高皇帝之得天下，亲冒矢石与秦、楚争，转战五年，未尝得志。既定天下，复有平城之围。故终其身不事远略，民亦不劳。继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举晋阳之师，破窦建德，虜王世充，所过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终其身师旅不解，几至于乱者，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胜负，不足以为国之强弱，而足以为治乱之兆。盖有战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会稽之栖，而勾践以霸。黄池之会，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晋果灭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谏而不纳，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则厉公逞志，必先图于范氏，赵盾之事可见矣。赵盾虽免于死，而不免于恶名，则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也远矣。

孙武论上

古之善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

之相生 战守攻围之法 盖以百数 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 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有智 此岂非其所大阙欤？

夫兵无常形 而逆为之形 胜无常处 而多为之地。是以其说屡变而不同 纵横委曲 期于避害而就利 杂然举之 而听用者之自择也。是故不难于用 而难于择。择之为难者 何也？锐于西而忘于东 见其利而不见其所穷 得其一说 而不知其又有一说也。此岂非用智之难欤？

夫智本非所以教人 以智而教人者 是君子之急于有功也。变诈汨其外 而无守于其中 则是五尺童子皆欲为之 使人勇而不自知 贪而不顾 以陷于难 则有之矣。深山大泽 有天地之宝 无意于宝者得之。操舟于河 舟之逆顺 与水之曲折 忘于水者见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为能贪 惟天下之至静为能勇 惟天下之至信为能诈。何者？不役于利也。夫不役于利 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 则其发之也果。

古之善用兵者 见其害而后见其利 见其败而后见其成。其心闲而无事 是以若此明也。不然 兵未交而先志于得 则将临事而惑 虽有大利 尚安得而见之！若夫圣人则不然。居天下于贪 而自居于廉 故天下之贪者 皆可得而用。居天下于勇 而自居于静 故天下之勇者 皆可得而役。居天下于诈 而自居于信 故天下之诈者 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于此 而即以此自居，

则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 ,则明者毕见 ;居阴以御阳 ,则阳者毕赴。夫然后孙子之智 ,可得而用也。

《易》曰：“介于石 ,不终日。贞吉。”君子方其未发也 ,介然如石之坚 ,若将终身焉者 ;及其发也 ,不终日而作。故曰 :不役于利 ,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 ,则其发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论则不然 ,曰：“兵者 ,诡道也。非贪无以取 ,非勇无以得 ,非诈无以成。廉静而信者 ,无用于兵者也。”嗟夫 ,世俗之说行 ,则天下纷纷乎如鸟兽之相搏 ,婴儿之相击 ,强者伤 ,弱者废 ,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

孙武论下

夫武 ,战国之将也 ,知为吴虑而已矣。是故以将用之则可 ,以君用之则不可。今其书十三篇 ,小至部曲营垒刍粮器械之间 ,而大不过于攻城拔国用间之际 ,盖亦尽于此矣。天子之兵 ,天下之势 ,武未及也。

其书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为君而言者 ,有此而已。窃以为天子之兵 ,莫大于御将。天下之势 ,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夫天下之患 ,不在于寇贼 ,亦不在于敌国 ,患在于将帅之不力 ,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 ,而敌国愈强 ,兵加 ,而寇贼愈坚。敌国愈强 ,而寇贼愈坚 ,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 ,

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举百倍之势，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于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

昔唐之乱，始于明皇。自肃宗复两京，而不能乘胜并力尽取河北之盗。德宗收潞博，几定魏地，而不能斩田悦于孤穷之中。至于宪宗，天下略平矣，而其余孽之存者，终不能尽去。夫唐之所以屡兴而终莫之振者，何者？将帅之臣，养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御将之术，开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医之用药，鸟喙蝮蝎，皆得自效于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宪宗将讨刘辟，以为非高崇文则莫可用，而刘濬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辟之不克，将濬实汝代。”是以崇文决战，不旋踵擒刘辟，此天子御将之法也。

夫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者，何也？天下不乐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危；好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为战，战胜而利归于民，所得于敌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养生送死者，非杀敌无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战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虽已坠名城，杀豪杰，销锋镝，而民之好战之心，嚣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与休息而至于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于使之知爱其上而仇其敌，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驱之于战者，凡皆以为我也。是以乐其战而甘其死。至于其战也，务胜敌而不务

得财。其赏也，发公室而行之于庙，使其利不在于杀人。是故其民不志于好战。夫然后可以作之于安居之中，而休之于争夺之际。可与安，可与危，而不可与乱。此天下之势也。

子思论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是以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余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

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

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

为论不求其精 ,而务以为异于人 ,则纷纷之说 ,未可以知其所止。

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 ,盖亦尝言之矣 ,而未有必然之论也。孟子之所谓性善者 ,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子思之书 ,皆圣人之微言笃论 ,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 ,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举天下之大 ,而必之以性善之论 ,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 ,使天下之过者 ,莫不欲援弓射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 ,皆孟子之过也。

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 ,曰 :“夫妇之愚 ,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 ,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之道 ,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 ,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 ,是以天下无不可学。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 ,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夫如是 ,则恻隐足以为仁 ,而仁不止于恻隐。羞恶足以为义 ,而义不止于羞恶。此不亦孟子之所以为性善之论欤 ! 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 ,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 ,此无以异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 ,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 ,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 ,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

孟子论

昔者仲尼自卫反鲁 ,网罗三代之旧闻 ,盖经礼三百 ,

曲礼三千 终年不能究其说。夫子谓子贡曰：“赐，尔以吾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天下苦其难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贯之也。是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度礼乐刑政，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百氏之书，百工之技艺，九州之内，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事，荒忽诞谩而不可考者，杂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乱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学而不乱，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盖尝求之于六经，至于《诗》与《春秋》之际，而后知圣人之道，始终本末，各有条理。夫王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贼，而足以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夺，而足以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备，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勤苦而难行者也。故《诗》之为教也，使人歌舞佚乐，无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虽然，圣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礼之所由废也。一失言者，义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残，天下大乱，未尝不始于此道。是故《春秋》力争于毫厘之间，而深明乎疑似之际，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不观于《诗》，无以见王道之易。不观于《春秋》，无以知王政之难。

自孔子没，诸子各以所闻著书，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无有统要，若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可乐者，此其

中必有所守 ,而后世或未之见也。

且孟子尝有言矣 : 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 ,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 ,而义不可胜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诘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诘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唯其不为穿窬也 ,而义至于不可胜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 ,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 :其道始于至粗 ,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 ,放乎四海 ,而毫厘有所必计。呜呼 ,此其所以为孟子欤 ! 后之观孟子者 ,无观之他 ,亦观诸此而已矣。

苏轼文集卷四

论

乐毅论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论曰：“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呜呼！使齐桓、晋文而行汤、武之事，将求亡之不暇，虽欲霸，可得乎？

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则王，小用则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尝行仁义矣，然终以亡其身、丧其国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无取天下之心，乃可与言王矣。范蠡、留侯，虽非汤、武之佐，然亦可谓刚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为者也。观吴王困于姑苏之上，而求哀请命于勾践，勾践欲赦之，彼范蠡者独以为不可，援桴进兵，卒刎其颈。项籍之解而东，高帝亦欲罢兵归国，留侯谏曰：

“此天亡也，急击勿失。”此二人者，以为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嗟夫！乐毅战国之雄，未知大道，而窃尝闻之，则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论者以为燕惠王不肖，用反间，以骑劫代将，卒走乐生。此其所以无成者，出于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当时使昭王尚在，反间不得行，乐毅终亦必败。何者？燕之并齐，非秦、楚、三晋之利。今以百万之师，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师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虚者矣。诸侯乘之于内，齐击之于外。当此时，虽太公、穰苴不能无败。然乐毅以百倍之众，数岁而不能下两城者，非其智力不足，盖欲以仁义服齐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夫以齐人苦湣王之暴，乐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宽其赋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齐人无复斗志，则田单者独谁与战哉！奈何以百万之师，相持而不决，此固所以使齐人得徐而为之谋也。

当战国时，兵强相吞者，岂独在我？以燕、齐之众压其城，而急攻之，可灭此而后食，其谁曰不可？呜呼！欲王则王，不王则审所处，无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

荀卿论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

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

侯 ,破坏周公之井田 ,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 ,以自是其愚 ,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 ,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

其父杀人报仇 ,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 ,述礼乐 ,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论 ,未尝异也 ,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 ,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

韩非论

圣人之为恶夫异端 ,尽力而排之者 ,非异端之能乱天下 ,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 ,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 ,更为虚无淡泊之言 ,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 ,纷纭颠倒 ,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 ,荡然莫得其当 ,是以忘乎富贵之乐 ,而齐乎死生之分 ,此不得志于天下 ,高世远举之人 ,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 ,而其用意 ,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 ,有商鞅、韩非著书 ,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 ,及秦用之 ,终于胜、广之乱 ,教化不足 ,而法有余 ,秦以不祀 ,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 ,知申、韩之罪 ,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

何者 ? 仁义之道 ,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 ; 而礼法刑政之原 ,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 ,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 ,而后圣

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唯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敢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势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

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以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绦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

以决刘、吕之雄雌。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绦、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赳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天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扭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

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以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已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不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

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霍光论

古之人,惟汉武帝号知人。盖其平生所用文武将帅、郡国边鄙之臣,左右侍从、阴阳律历博学之士,以至钱谷小吏、治刑狱、使绝域者,莫不获尽其才,而各当其处。然此犹有所试,其功效著见,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无尺寸之功,而才气术数,又非有以大过于群臣。而武帝擢之于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后世之事。而霍光又有忘身一心,以辅幼主。处于废立之际,其举措甚闲而不乱。此其故何也?

夫欲有所立于天下,击搏进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则必有卓然可见之才,而后可以有望于其成。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难者不在乎才,而在乎节,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天下固有能办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则有侥幸之心,以一时之功,而易万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节”。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马仲达是也。天下亦有忠义之士,可托以死生之间,而不忍负者矣。然狷介廉洁,不为不义,则轻死而无谋,能杀其身,而不能全其国,故曰“不在乎节,而在乎气。”古之人有失之者,晋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节气有余,此武帝之所为取也。

《书》曰：如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谓欤！使霍光而有他技，则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乐天下之彦圣，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

才者，争之端也。夫惟圣人在上，驱天下之人各走其职，而争用其所长。苟以人臣之势，而居于廊庙之上，以捍卫幼冲之君，而以其区区之才，与天下争能，则奸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夺其权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杀之柄，威盖人主，而贵震于天下。其所以历事三主而终其身，天下莫与争者，以其无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欤？

扬雄论

昔之为性论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扬子以为善恶混。而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遗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说为多焉。

嗟夫，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圣人之处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

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楹，小者为桷。桷之不可以为楹，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

孔子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才也。而至于言性，则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韩愈之说，则又有甚者，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是故其论终莫能通。彼以为性者，果泊然而无为耶？则不当复有善恶之说。苟性而有善恶也，则夫所谓情者，乃吾所谓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圣人无是，无由以为圣，而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圣人以其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恶。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虽然，扬雄之论，则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其所以为异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之皆出乎性也而已。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者，则名以为恶。天下之人，固将即其所乐而行之，孰知夫圣人唯其一人之独

乐不能胜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恶之辨。而诸子之意将以善恶为圣人之私说，不已疏乎！而韩愈又欲以书传之所闻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论，区区乎以后稷之岐疑，文王之不勤，瞽、鲧、管、蔡之迹而明之！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理，与众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杂乎佛、老。”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诸葛亮论

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当此时，曹公威震四海，东据许、兖，南牧荆、豫，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强臣之，闻孔明之风，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且夫杀一不义而得天下，有所不为，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

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迁刘璋，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东向长驱，而欲天下响应，盖亦难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当此之时，可以计破也。何者？操之临终，召丕而属之植，未尝不以谭、尚为戒也。而丕与植，终于相残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间之势，不过捐数十万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然后举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

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汤、武行之为大义，非汤、武而行之为失机。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吕温以为孔明承桓、灵之后，不可强民以思汉，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诛之。”不知蜀之与魏，果有以大过之乎！苟无以大过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呜呼！此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

韩愈论

圣人之道，有趋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实而乐之者。

珠玑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争斗夺取,其好之不可谓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实。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内之于口,而知其所以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

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昔者宰我、子贡、有若更称其师,以为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之盛,虽尧舜之贤,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学,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为贵,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之污而已矣。若夫颜渊岂亦云尔哉!”盖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诱人”。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不在于张而大之也。韩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乐其实者也。

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为主之道矣。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夫圣人之为异乎墨者,以其有别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视而同仁”,则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兽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礼而致其情,不责其去而厚其来,是待夷狄之仁也。杀之以时,而用之有节,是待禽兽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间,相去不能以发。宜乎愈之以为一也。孔子曰:“泛爱

众而亲仁。”仁者之为亲，则是孔子不兼爱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为如其存焉，则是孔子不明鬼也。

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

儒者或曰老、《易》，夫《易》，岂老子之徒欤？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说《易》，则是离性以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为学，知其人之所长而不知其蔽，岂可谓善学耶？

思治论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

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

所有石 ,用材役夫若干 ,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 ,既成而不失当 ,则规摹之先定也。

今治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 ,不知上之所欲为也 ,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 ,好权者欲霸 ,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 ,则治刑狱 ,而聚敛之臣 ,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 ,则曰姑试行之而已 ,其济与否 ,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 ,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 ,听其始之议论 ,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 ,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 ?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 ,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 ,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 ;百世之患 ,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所用之人无常责 ,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 ;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 ,而百药皆试 ,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 ,不可得也。

昔者太公治齐 ,周公治鲁 ,至于数十世之后 ,子孙之强弱 ,风俗之好恶 ,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 ?其所施专一 ,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 ,自始为政而至于霸 ,其所施設 ,皆有方法。及其成功 ,皆知其所以然 ,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 ,范蠡之在越 ,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 ,而二臣皆以为未可 ,及其以为可用也 ,则破楚灭吴 ,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 ,见之明而策之熟也。

夫今之世 ,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 :如是而财可丰 ,如是而兵可强 ,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

者而规摹之 ,发之以勇 ,守之以专 ,达之以强 ,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 ,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 ,其政一 ,然而不成者 ,未之有也。财之不丰 ,兵之不强 ,吏之不择 ,此三者 ,存亡之所从出 ,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 ,而有一人焉 ,独擅而兼言之 ,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 ,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 ,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

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 ,非难听而难行 ,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 :“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 ,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 ,聚天下之良金 ,铸之三年而成 ,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 ,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 ? 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 ,虽其甚小 ,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 ,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 ,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 ,又何暇及于收哉 !

古之人 ,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 ,彼独何术也 ? 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 ,撻万人之怒 ,排举国之说 ,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 ,合天下之异以为同 ,联六姓之疏以为亲 ,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 ,求三万人 ,愿以北举燕赵 ,东击齐 ,南绝楚之粮道 ,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 ,欲先定渔阳 ,取涿郡 ,还收富平而东下齐 ,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 ,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 ,成于其手 ,以为既已许吾君 ,则亲挈而还之。

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先不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

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

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

不知夫古之人 ,其所从者 ,非从其口 ,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 ? 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 ,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 ,五六年矣 ,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 ? 彼其口之所不乐 ,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 ,若犹有言者 ,则可以勿恤矣。

故为之说曰 : “发之以勇 ,守之以专 ,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 ,非独为吾国而已 ,虽北取契丹可也。”

正统论三首 至和二年作

总论一

正统者 ,何耶 ? 名耶 ? 实耶 ? 正统之说曰 : “正者 ,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 ;统者 ,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实 ,而无其位 ,有天子之名 ,而无其德 ,是二人者立于天下 ,天下何正何一 ,而正统之论决矣。正统之为言 ,犹曰有天下云尔。人之得此名 ,而又有此实也 ,夫何议。

天下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 ,圣人于此不得已焉 ,而不以实伤名。而名卒不能伤实 ,故名轻而实重。不以实伤名 ,故天下不争。名轻而实重 ,故天下趋于实。

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贤者矣 ,未有贱而曰吾贵者也。天下之争 ,自贤不肖始 ,圣人忧焉 ,不敢以乱贵贱 ,故天下知贤之不能夺贵。天下之贵者 ,圣人莫不贵之 ,恃有

贤不肖存焉。轻以与人贵，而重以与人贤，天下然后知贵之不如贤，知贤之不能夺贵，故不争。知贵之不如贤，故趋于实，使天下不争而趋于实，是亦足矣。正统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乎始轻。

正统听其自得者十，曰：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后唐、晋、汉、周。使夫尧舜三代之所以为贤于后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统。故后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无以为尧舜三代之比。于是乎实重。

辩论二

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而霸统之说，起于章子。二子之论，吾与欧阳子，故不得不与章子辨，以全欧阳子之说。欧阳子之说全，而吾之说又因以明。章子之说曰：“进秦梁，得而未善也。进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实之所在也。夫所谓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名耳。正统者，果名也，又焉实之知！视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为，魏不能一天下，不当与之统。夫魏虽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吴虽存，非两立之势，奈何不与之统。章子之不绝五代也，亦徒以为天下无有与之敌者而已。今也绝魏，魏安得无辞哉！正统者，恶夫天下之无君而作也。故天下虽不合于一，而未至于两立者，则君子不忍绝之于无君。且夫德同而

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于一，德既无以相过，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于是焉而不与之统，亦见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

章子曰：“乡人且耻与盗者偶，圣人岂得与篡君同名哉？”吾将曰：是乡人与是为盗者，民则皆民也，士则皆士也，大夫则皆大夫也，则亦与之皆坐乎？苟其势不得不与之皆坐，则乡人何耻耶？圣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顾其势不得不与之同名，圣人何耻耶？吾将以圣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圣人哉！

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远也。”且章子之所谓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为正耶？以天下有君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无取乎私正也。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汤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

章子曰：“祖与孙虽百岁，而子五十，则子不得为寿。汉与晋虽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则魏不得为有统。”吾将曰：其兄四十而死，则其弟五十为寿。弟为寿乎其兄，魏为有统乎当时而已。章子比之妇谓舅嬖妾为姑。吾将曰：舅则以为妻，而妇独奈何不以为姑乎？以妾为妻者，舅之过也。妇谓之姑，盖非妇罪也。举天下而授之魏、晋，是亦汉、魏之过而已矣。与之统者，独何罪乎。

虽然，欧阳子之论，犹有异乎吾说者。欧阳子之所与者，吾之所与也。欧阳子之所以与之者非吾之所以与

之也。欧阳子重与之，而吾轻与之。且其言曰：“秦、汉而下，正统屡绝，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为名甚尊而重也。”呜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欧阳子其敢有所不与耶？且其重之，则其施于篡君也，诚若过然，故章子有以启其说。夫以文王而终身不得，以魏、晋、梁而得之，果其为重也，则文王将有愧于魏、晋、梁焉。必也使夫正统者，不得为圣人之盛节，则得之为无益。得之为无益，故虽举而加之篡君，而不为过。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晋、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轻者也，然后魏、晋、梁无以愧文王，而文王亦无所愧于魏、晋、梁焉。

辩论三

始终得其正，天下合于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乎举而归之名。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又曰霸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

章子之意，以霸统重其实，而不知实之轻自霸统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过乎实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过乎实也，则吾以章子为过乎圣人。圣人不得已则不能以实伤名，而章子则能之。且吾岂不知居得其正之为正（如魏受之于汉，晋受之于魏。）不如至公大义之为正也哉？盖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说，吾将求其备。

尧、舜以德，三代以德与功，汉、唐以功，秦、隋、后唐、晋、汉、周以力，晋、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说而与之辨）。以实言之，则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尧、舜而下得统者，凡更四不如，而后至于晋、梁焉。而章子以为天下之实，尽于其正统霸统之间矣。

欧阳子纯乎名，故不知实之所止。章子杂乎实，故虽晋、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恶，而其实反不过乎霸。彼其初得正统之虚名，而不测其实罪之所至也。章子则告之曰：“尔，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为霸，则章子之说，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岂曰弑君者其实止乎霸也哉，盖已举其实而著之名，虽欲复加之罪，而不可得也。

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于天下，吾以为在汉、唐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后唐、晋、汉、周得之，吾犹有憾焉，奈何其举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呜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实也。霸之于王也，犹兄之于父也。闻天下之父尝有曰尧者，而曰必尧而后父，少不若尧而降为兄，则瞽、鲧惧至仆妾焉。天下将有降父而至于仆妾者，无怪也。从章子之说者，其弊固至乎此也。

故曰：莫若纯乎名。纯乎名，故晋、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统，而其弑君之实，惟天下后世之所加，而吾不为之齐量焉，于是乎晋、梁之恶不胜诛于天下，实于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尧、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轻重其君有是也。”以为其霸统之说。夫执圣

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说而不可？吾亦将曰：孔子删书，而虞、夏、商、周皆曰书，汤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为吾皆曰正统之说，其谁曰不可？圣人之于实也，不伤其名而后从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伤？若章子之所谓霸统者，伤乎名而丧乎实者也。

大臣论上

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当此之时，天下之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夫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而自固于天下，是故法不可击。击之而不胜身死，其祸止于一身。击之而胜，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诛其侧之恶人，谓之叛。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瘕。人之瘕，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贱丈夫者，不胜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汉之亡，唐之灭，由此之故也。自桓、灵之后，至于献帝，天下

之权 ,归于内竖 ,贤人君子 ,进不容于朝 ,退不容于野 ,天下之怒 ,可谓极矣。当此之时 ,议者以为天下之患独在宦官 ,宦官去则天下无事 ,然窦武、何进之徒击之不胜 ,止于身死 ,袁绍击之而胜 ,汉遂以亡。唐之衰也 ,其迹亦大类此。自辅国、元振之后 ,天子之废立 ,听于宦官。当此之时 ,士大夫之论 ,亦惟宦官之为去也。然而李训、郑注、元载之徒 ,击之不胜 ,止于身死 ,至于崔昌遐击之而胜 ,唐亦以亡。

方其未去也 ,是累然者瘿而已矣。及其既去 ,则溃裂四出 ,而继之以死。何者 ? 此侵君之权 ,而不可居之功也。且为人臣而不顾其君 ,捐其身于一决 ,以快天下之望 ,亦已危矣。故其成则为袁、为崔 ,败则为何、窦 ,为训、注。然则忠臣义士 ,亦奚取于此哉 ? 夫窦武、何进之亡 ,天下悲之 ,以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 ,使其成也 ,二子者将何以居之 ? 故曰 :以义正君 ,而无害于国 ,可谓大臣矣。

大臣论下

天下之权 ,在于小人 ,君子之欲击之也 ,不亡其身 ,则亡其君。然则是小人者 ,终不可去乎 ? 闻之曰 :迫人者 ,其智浅 ,迫于人者 ,其智深。非才有不同 ,所居之势然也。古之为兵者 ,围师勿遏 ,穷寇勿迫 ,诚恐其知死而致力 ,则虽有众无所用之。故曰 :“同舟而遇风 ,则吴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负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则将日夜为计，以备一旦卒然不可测之患，今君子又从而疾恶之，是以其谋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谋深，则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

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为客，小人为主。主未发而客先焉，则小人之词直，而君子之势近于不顺。直则可以欺众，而不顺则难以令其下。故昔之举事者，常以中道而众散，以至于败，则其理岂不甚明哉？

若夫智者则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势，外以阳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间。宽之使不吾疾，扭之使不吾虑，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顺适其意，以杀其怒。然后待其发而乘其隙，推其坠而挽其绝。故其用力也约，而无后患。莫为之先，故君不怒而势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今夫小人急之则合，宽之则散，是从古以然也。见利不能不争，见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诈，无礼不能不相渎，是故其交易间，其党易破也。而君子不务宽之以待其变，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过矣。君子小人，杂居而未决，为君子之计者，莫若深交而无为。苟不能深交而无为，则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汉高之亡，以天下属平、勃。及高后临朝，擅王诸吕，废黜刘氏。平日纵酒无一言，及用陆贾计，以千金交欢绛侯，卒以此诛诸吕，定刘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则是将相相攻之不

暇 ,而何暇及于刘、吕之存亡哉 !

故其说曰 :将相和调 ,则士豫附。士豫附 ,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呜呼 ,知此 ,其足以为大臣矣夫 !

续欧阳子朋党论

欧阳子曰 :“ 小人欲空人之国 ,必进朋党之说。” 呜呼 ,国之将亡 ,此其征欤 ? 祸莫大于权之移人 ,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 ,争则小人者必胜 ,而权之所归也 ,君子安得不危哉 ! 何以言之 ? 君子以道事君 ,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 ,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 ,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 ,不得志则奉身而退 ,乐道不仕。小人者 ,不得志则徼幸复用 ,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

盖尝论之 ,君子如嘉禾也 ,封殖之甚难 ,而去之甚易 ;小人如恶草也 ,不种而生 ,去之复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 ,然去之为最难。斥其一则援之者众 ,尽其类则众之致怨也深。小者复用而肆威 ,大者得志而窃国。善人为之扫地 ,世主为之屏息。譬断蛇不死 ,刺虎不毙 ,其伤人则愈多矣。齐田氏、鲁季孙是已。齐、鲁之执事 ,莫非田、季之党也 ,历数君不忘其诛 ,而卒之简公弑 ,昭、哀失国。小人之党 ,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汉党锢之狱 ,唐白马之祸 ,忠义之士 ,斥死无余。君子之党 ,其易尽也如此。使世主知易尽者之可戒 ,而不可除者之可

惧，则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无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无若是之众也。凡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从夫子则为门人之选，从季氏则为聚敛之臣。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昔栾怀子得罪于晋，其党皆出奔，乐王鲋谓范宣子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栾氏之勇也，余何获焉！”王鲋曰：“子为彼栾氏，乃亦子之勇也。”呜呼，宣子蚤从王鲋之言，岂独获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变哉！

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恶而贷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复其业。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以力取威胜者，盖未尝不反为所噬也。

曹参之治齐曰：“慎无扰狱市。”狱市，奸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几于善治矣。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牛、李之党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奸臣复炽，忠义益衰。以力取威胜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续欧阳子之说，而为君

子小人之戒。

屈到嗜芰论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违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且《礼》有‘斋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为道？”

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贤者也。夫岂不知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于将死丁宁之言，弃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夺其情也。夫死生之际，圣人严之。薨于路寝，不死于妇人之手，至于结冠纓、启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于死生之变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义。至于死生至严之际，岂容以私害公乎？

曾子有疾，称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学礼于仲尼。管仲病，劝桓公去三竖。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国，若敖氏之贤，闻于诸侯，身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忧，其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国人诵之，太史书之，天下后世不知夫子之贤，而唯陋是闻，子木其忍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夺其情也。

然《礼》之所谓‘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母没而不能执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岂待父母之命耶？今荐芟之事，若出于子则可，自其父命，则为陋耳。岂可以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曾子寝疾，曾元难于易箠。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为然，是曾元为孝子，而曾子顾礼之末易箠于病革之中，为不仁之甚也。

中行偃死，视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瞑。呜呼，范宣子知事吴为忠于主，而不知报齐以成夫子忧国之美，其为忠则大矣。

古人以爱恶比之美疢药石，曰：‘石犹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观之，柳子之爱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违父命，药石也哉。

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 代吕申公

道 德

人君以至诚为道 ,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 ,终身不易 ,尧舜之主也。至诚之外 ,更行他道 ,皆为非道。至仁之外 ,更作他德 ,皆为非德。

何谓至诚？上自大臣 ,下至小民 ,内自亲戚 ,外至四夷 ,皆推赤心以待之 ,不可以丝毫伪也。如此 ,则四海之内 ,亲之如父子 ,信之如心腹 ,未有父子相图、心腹相欺者 ,如此而天下之不治 ,未之有也。丝毫之伪 ,一萌于心 ,如人有病 ,先见于脉 ,如人饮酒 ,先见于色。声色动于几微之间 ,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 ,强者为敌 ,弱者为怨 ,四海之内 ,如盗贼之憎主人 ,鸟兽之畏弋猎 ,则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谓至仁？视臣如手足 ,视民如赤子 ,戢兵 ,省刑 ,时使 ,薄敛 ,行此六事而已矣。祸莫逆于好用兵 ,怨莫大于好起狱 ,灾莫深于兴土功 ,毒莫深于夺民利。此四者 ,陷民之坑阱 ,而伐国之斧钺也。去此四者 ,行彼六者 ,而仁不可胜用矣。《传》曰：“至诚如神。”又曰：“至仁无敌。”审能行之 ,当获四种福。以人事言之 ,则主逸而国安 ;以天道言之 ,则享年永而卜世长。此必然之理 ,古今已试之效也。

去圣益远，邪说滋炽，厌常道而求异术，文奸言以济暴行。为申、商之学者，则曰“人主不可以不学术数”；人主，天下之父也，为人父而用术于其子，可乎？为庄、老之学者，则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欲穷兵黩武，则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国”；欲烦刑多杀，则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敛，则曰“吾以强兵革而诛暴乱，虽若不仁而卒归于仁”。此皆亡国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尝用之矣，皆以经术附会其说。

《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违众而用己。己之耳目，终不能遍天下，要必资之于人，爱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润肤受之说行矣。然后从而赏罚之，虽名为人主之威福，而其实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窃吾威福，而卖之于外，则权与人主侔矣。

《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谓也。爱者，怀私之谓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胜于怀私，则事无不成。”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君当使威刑胜于惠爱。”如是则予不如夺，生不如杀，尧不如桀，而幽、厉、桓、灵之君长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历魏至晋，条目滋章，断罪所用，至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而奸益不胜，民无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国初加以注疏，情文备矣。今《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

臣愚谓当熟议而少宽之。人主前旒蔽明，黠纆塞聪，耳目所及，尚不敢尽，而况察人于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专务钩考簿书，撻发细微，自三公九卿，赦过不暇。夫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故近岁以来，水旱盗贼，四民流亡，边鄙不宁，皆不以责宰相，而尚书诸曹，文牍繁重，穷日之力，书纸尾不暇，此皆苛察之过也。不可以不变。

《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先王之理财也，必继之以正辞，其辞正则其取之也义。三代之君食租衣税而已，是以辞正而民服。自汉以来，盐铁酒茗之禁，称贷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辞曲而民为盗。今欲严刑妄赏以去盗，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盗贼自止。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

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近岁宫室城池之役，南蛮、西夏之师，车服器械之资，略计其费，不下五千万缗，求其所补，卒亦安在？若以此积粮，则沿边皆有九年之蓄，西夷北边，望而不敢近矣。赵充国有言：“湟中谷斛八钱。吾谓余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不待烦刑贼民，而边鄙以安。然为人臣之计，则无功可赏。故凡人臣欲兴利而不欲省费者，皆为身谋，非为社稷计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忧，而徇人臣之私计，岂不过甚矣哉。

苏轼文集卷五

论 十三篇载志林

论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崩，禄父与管、蔡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

苏子曰：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舜禹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

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将于是乎在，其孰敢不严！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

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代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武王亲以黄钺斩纣，使武庚受封而

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武庚，盖亦不得已焉耳。

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俗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论养士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俊。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絷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

恶衣食以养于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而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叹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皇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靡天下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

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论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韩。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赵，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齐。初并天下。

苏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谓巧于取齐，而拙于取楚，其不败于楚者幸也。呜呼，秦之巧，亦创于智伯而已。魏、韩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创智伯，而诸侯终不知师魏、韩。秦并天下，不亦宜乎！

齐湣主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犹伐齐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赵，齐、楚救之，赵乏食，请粟于齐，而齐不予，秦遂围邯郸，几亡赵，赵虽未亡，而齐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齐者四十余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谨，故不被兵。”

夫秦欲并天下耳，岂以谨故置齐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齐”者，所以大慰齐之心，而解三晋之交也。

齐、秦不两立，秦未尝须臾忘齐也，而四十余年不加兵者，岂其情乎！齐人不悟而与秦合，故秦得以其间取三晋。三晋亡，齐盖岌岌矣。方是时，犹有楚与燕也。三国合，犹能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齐不救，故二国亡，而齐亦虜不阅岁，如晋取虞、虢也，可不谓巧

乎？二国既灭，齐乃发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呜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万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万攻之，盖空国而战也。使齐有中主具臣，知亡之无日，而扫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齐，而入厌兵空虚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

然则奈何？曰：古之取国者必有数。如取韶齿也，必以渐，故齿脱而儿不知。今秦易楚，以为是韶齿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儿必伤，吾指必啮。故秦之不亡，幸也，非数也。吴为三军，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晋之平吴，隋之平陈，皆以是物也。惟苻坚不然，使坚知出此，以百倍之众，为迭出之计，虽韩、白不能支，而况谢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胜而坚不幸耳。

论鲁隐公

鲁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欧阳子曰：“隐公非摄也，使隐而果摄也，则《春秋》不书为公。《春秋》书为公，则隐非摄无疑也。”

苏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隐摄而桓弑，著于史也详矣。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以鲁公薨，故称公。史有谥，国有庙，《春秋》独得不称公乎？

然则隐公之摄也，礼欤？曰：礼也。何自闻之？曰：

闻之孔子。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何谓摄主？曰：“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世子未生，而死，则其弟若兄弟之子次当立者为摄主。子生而女也，则摄主立；男也，则摄主退。此之谓摄主。古之人有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请退。康子之谓摄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

自秦、汉以来，不修是礼，而以母后摄。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使与闻外事且不可，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摄位而临天下乎？女子为政而国安，惟齐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盖亦千一矣。自东汉马、邓，不能无讥。而汉吕后、魏胡武灵、唐武氏之流，盖不胜其乱。王莽、杨坚遂因以易姓。由是观之，岂若摄主之庶几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则摄主何为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则摄主取之，犹吾先君之子孙也，不犹愈于异姓之取哉！

或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安用摄主？曰：非此之谓也。嗣天子长矣。宅忧而未出令，则以礼从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而未能君也，则三代之礼，孔子之学，决不以天下付异姓，其付之摄主也，夫岂非

礼，而周公行之欤？故隐公亦摄主也。

郑玄，儒之陋者也。其传摄主也，曰：“上卿代君听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则上卿岂继世者乎？苏子曰：摄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习见母后之摄也，而以为当然。故吾不可不论，以待后世之君子。

论鲁隐公里克李斯郑小 同王允之

公子翬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翬惧，反谮公于桓公而杀之。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途之人皆捕击之矣。途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途之人，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翬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施优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戮，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

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成。”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

论管仲

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公将许之，管仲不可。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公辞子华，郑伯乃受盟。

苏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辞子华之请，而不

违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齐可以王矣。恨其不学道，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使家有三归之病，而国有六嬖之祸，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盖过矣。吾读《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

太公之治齐也，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诵之，齐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齐也，齐懿氏卜之，皆知其当有齐国。篡弑之疑，盖萃于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废之，乃欲以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谓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苻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皆盛德之事也。

而世之论者，则以谓此七人者，皆失于不杀以启乱，吾以谓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非不杀之过也。齐景公不繁刑重赋，虽有田氏，齐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虽有晋文公，兵不败；汉景帝不害吴太子，不用晁错，虽有吴王濞，无自发；晋武帝不立孝惠，虽有刘元海，不能乱；苻坚不贪江左，虽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杨国忠，虽有安禄山，亦何能为？秦之由余，汉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而独杀元海、禄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则元海、禄

山死有余罪，自当时言之，则不免为杀无罪。岂有天子杀无罪，而不得罪于天下者？上失其道，途之人皆敌国也。天下豪杰，其可胜既乎！

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杀李君羨，武后亦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八人者，当时之虑，岂非忧国备乱，与忧元海、禄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

故凡嗜杀人者，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以邓之微，无故杀大国之君，使楚人举国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在已病之后。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忧热疾而先服甘遂，则病未作而药已杀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药者也。

论孔子

鲁定公十二年，孔子言于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弗狃、叔孙辄率费人袭公，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以成叛。公围

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为政也，亦危而难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曹操疑其论建渐广，遂杀融。融特言之耳，安能为哉。操以为天子有千里之畿，将不利己，故杀之不旋踵。季氏亲逐昭公，公死于外，从公者皆不敢入，虽子家羁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虽地势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盖不减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时堕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以为孔子用事于鲁，得政与民，而三桓畏之欤？则季桓子之受女乐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本桓之隙也哉？

苏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盖田氏、六卿不服，则齐、晋无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则鲁无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无急于此者矣。彼晏婴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齐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婴能知之，而莫能为之。婴非不贤也，其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间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羁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举治世之礼，以律亡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圣，见于行事，至此为无疑也。婴之用于齐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祸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难也。孔子以哀

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请讨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国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

或曰：孔子知哀公与三子之必不从，而以礼告也欤？曰：否。孔子实欲伐齐。孔子既告公。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岂礼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尝欲以越伐鲁而去之。夫以蛮夷伐国，民不与也，皋如、出公之事，断可见矣。岂若从孔子而伐齐乎？若从孔子而伐齐，则凡所以胜齐之道，孔子任之有余矣。既克田氏，则鲁之公室自张，三桓不治而自服矣。此孔子之志也。

论周东迁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

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髡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

今夫富民之家 ,所以遗其子孙者 ,田宅而已 ,不幸而有败 ,至于乞假以生可也 ,然终不改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 ,而大弃之 ,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 ,皆五六百年 ,其先王之德 ,无以过周 ,而后王之败 ,亦不减周幽、厉 ,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 ,天下宗之 ,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 ? 则不鬻田宅之效也。

盘庚之迁也 ,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 ,方是时 ,周人如狄人也 ,逐水草而居 ,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渡河 ,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 ,晋迁于绛、于新田 ,皆其盛时 ,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 ,未有不亡 ;虽不即亡 ,未有能复振者也。

春秋之时 ,楚大饥 ,群蛮叛之 ,申息之北门不启 ,楚人谋徙于阪高。芟贾曰 : “不可 ,我能往 ,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 ,而楚始大。苏峻之乱 ,晋几亡矣 ,宗庙宫室 ,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 ,三吴之豪欲迁会稽 ,将从之矣 ,独王导不可 ,曰 : “金陵 ,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 ,何适而不可 ? 不然 ,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强 ,一旦示弱 ,窜于蛮越 ,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 ,而晋复安。贤哉导也 ,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 ! 平王之初 ,周虽不如楚之强 ,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 ,定不迁之计 ,收丰镐之遗民 ,而修文、武、成、康之政 ,以形势临东诸侯 ,齐、晋虽强 ,未敢贰也 ,而秦何自霸哉 !

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郢；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论范蠡

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同安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齐，以书遗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苏子曰：范蠡独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实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净无为以老于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鸟喙者也。

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其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仲连，则去圣人不远矣。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足于此，

吾是以累叹而深悲焉。

论伍子胥

楚平王既杀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吴，事吴王阖闾。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后，子胥与孙武兴兵及唐、蔡伐楚，夹汉水而阵，楚大败。于是吴王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吴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以报父兄之仇。

苏子曰：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藉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勾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士，岂不陋哉！

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之，如宫之奇、洩冶乃可耳。至于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家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鲁，未尝一谏，又安用三。父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至于藉馆，阖闾与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践困于会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儿童之见，无足论者。不忍三子之见诬，故为一言。

论商鞅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司马迁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之言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糞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夫尧、舜、禹、汤，世主之父师也。谏臣弼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者，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

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之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服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论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苏子曰：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以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三代之兴，诸侯无罪，不可夺削，因而君之，虽欲罢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谓不能为时者也。周衰，诸侯相并，齐、晋、秦、楚皆千余里，其势足以建侯树屏。至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

而学士大夫多非之。汉高又欲立六国后，张子房以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论，与子房何异？世特以成败为是非耳。高帝闻子房之言，吐哺骂郦生，知诸侯之不可复明矣。然卒王韩、彭、英、庐。岂独高帝？子房亦与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说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卿士大夫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

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

论始皇汉宣李斯

秦始皇时，赵高有罪，蒙毅按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监蒙恬兵于上郡。

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及还，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震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强、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良善，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徼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薰腐之余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人主如始皇、汉宣者。

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

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复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至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真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

者哉 ,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 ,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 ,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 ,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 !

论项羽范增

汉用陈平计 ,间疏楚君臣 ,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 ,稍夺其权。增大怒曰 :“天下事大定矣 ,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 ,疽发背死。

苏子曰 :增之去善矣 ,不去 ,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 ?增劝羽杀沛公 ,羽不听 ,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 ?曰 :否。增之欲杀沛公 ,人臣之分也 ,羽之不杀 ,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 !《易》曰 :“知几其神乎 ?”《诗》曰 :“相彼雨雪 ,先集维霰。”增之去 ,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 ,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 ,以立楚怀王孙心 ,而诸侯叛之也 ,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 ,增为谋主矣 ,义帝之存亡 ,岂独为楚之盛衰 ,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 ,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 ,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 !物必先腐也 ,而后虫生之 ;人必先疑也 ,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 ,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 :义帝 ,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 ,而不遣项羽 ,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 ,而擢以为上将 ,不贤而

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苏轼文集卷六

《书》义

乃言底可绩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无失。然圣贤之在下也，其道不效于民，其才不见于行事，非言无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圣人之所以不能免也。纳之以言，试之以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尧将禅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底之为言极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谓极矣。君子之于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终，知其一不知其二，见其偏不见其全，则利害相夺，华实相乱，乌能得事之真、见物之情也哉！故言可听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皋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呜呼！极之为至德也久矣。箕子谓之皇极，子思谓之中庸。极则非中也，中则非极也，此昧者之

论也。故世俗之学，以中庸为处可否之间，无过与不及之病而已，是近于乡原也。若夫达者之论则不然。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非舜、禹、皋陶之成功，其孰能与于此哉！故愚以谓穷理尽性，然后得事之真，见物之情。以之事天则天成，以之事地则地平，以之治人则人安。此舜、禹、皋陶之言，可以底绩者也。

暨逸说殄行

《书》云：“朕暨逸说殄行。”传曰：君子之所为，为可传、为可继也。凡行之不可传、继者，皆殄行也。尧舜之所暨也。世衰道丧，士贵苟难而贱中庸，故邪慝者进焉。齐桓公欲竖刁、易牙、开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亲杀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难近。”桓公不听，卒以乱齐。齐桓，贤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贤主而不用信臣之言，岂非三子者似忠而难知也欤？甚矣，似之乱其真也。故曰“恶紫”：谓其夺朱也；“恶莠”：谓其乱苗也；“恶乡原”：谓其乱德也。孟子忧之，故曰：“君子反经而已矣。”君子之所贵，必其可传、可继者也。是以谓之经。经者，常也。君子苟常之为贵，则彼苟难殄行，无为为之矣。苟难者无所获，殄行者无所利，则庶民并兴，巧者不能独进，拙者可以自效。吾虚心而察之，贤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视远惟明听德惟聪

甚矣 ,耳目之为天下祸福也。《洪范》五事 ,为皇极之用 ,治乱之所由出 ,狂圣之所由分 ,风雨之所由作 ,五福六极之所由致。故颜渊问仁 ,孔子曰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夫视听期于聪明而已 ,何与于礼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是礼也 ,何与于仁 ?曰 :视听不以礼 ,则聪明之害物也甚于聋瞽。何以言之 ?明之过也 ,则无所不视 ,掩人之私 ,求人之所不及 ;聪之过也 ,则无所不听 ,浸润之谮 ,肤受之诉或行焉。此其害 ,岂特聋瞽而已哉 !故圣人一之于礼 ,君臣上下 ,各视其所当视 ,各听其所当听 ,而仁不可胜用也。太甲之复辟也 ,伊尹戒之曰 :“视远惟明 ,听德惟聪。”何谓远 ?何为德 ?孔子曰 :“文武之道 ,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 ,不贤者识其小者。”夫惟小之为知 ,又乌能及远哉 !探夜光于东海者 ,不为鲛桓而回网罗 ;求合抱于邓林者 ,不以径寸而枉斧斤。苟志于远 ,必略近矣。故子张问明 ,孔子既告之以明 ,又告之以远。由此观之 ,视不及远者 ,不足为明也。梁惠王问利于孟子 ,孟子告以仁义。曰 :“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 ,其言也未必不中也 ,然君子不听 ,曰“言利者 ,必小人也”。听其言必行其事 ,行其事必近其人 ,小人日近 ,君子日疏 ,求国无危 ,不可得也。凡言苟出于利 ,虽中 ,小人也 ,况不中乎。苟出于

德 ,虽失 犹君子也 ,况不失乎。由此观之 ,听不主于德者 ,非聪也。

终始惟一时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者也。”夫动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托焉。惟一者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万物资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资明焉。天一于覆，地一于载，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昼夜之代谢，寒暑之往来，风雨之作止，未尝一日不变也。变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杀而不害其生，岂非所谓一者常存而不变故耶！圣人亦然。以一为内，以变为外。或曰：圣人固多变也欤？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变。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新与一，二者疑若相反然，请言其辨。物之无心者必一，水与鉴是也。水、鉴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物之有心者必二，目与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托于度量权衡。己且不自信，又安能应物无方日新其德也哉？齐人为夹谷之会，曰：孔丘儒者也，可劫以兵。不知其戮齐优如杀犬豕。此岂有二道哉？一于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者。”愚故曰圣人一于仁。

王省惟岁

论尧、舜之德者，必曰无为。考之于经，质之于史，尧、舜之所为，卓然有见于世者，盖不可胜计也，其曰无为，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无岁。”又曰：“日一日劳，考载曰功。”若尧、舜者，可谓功矣。岁者，月之积也。月者，日之积也。举岁则兼月，举月则兼日矣。日别而数之，则月不见；月别而数之，则岁不见。此岂日月之外，复有岁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劳也。岁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书》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烦简之宜也。禹之平水土，稷为之殖百谷，契为之敷五教，伯夷为之典三礼，皋陶为之平五刑，羲和为之历日月，尧舜果何为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时，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气，裂之以七十二候，昼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则气果安在哉。惟其无在而不可名，寄之于人而已。不有此，所以为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则月不建，月不建则岁不成，师尹不官，则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则王功废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日月之所舍，所因以为寒暑风雨者也。民者，上之所托，所因以为号令赏罚者也。日月不自为风雨寒暑，因星而为节，君不自为号令赏罚，因民而为节。上执其要，下治其详，所谓岁月日时无易也。文王不兼庶狱，陈平不治钱谷，郿吉不问斗伤，此所为不者

也。秦皇衡石程书，光武以吏事责三公，此易岁月而乱日时者也。治乱之效，亦可以概见矣。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周之将兴，必有继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辅，以定天命而宅民心，为子孙之师。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礼乐，修法令，以定国是而正风俗，为卿大夫之宗，然后可以世世垂拱仰成，虽有中主弱辅，而不至于乱。故曰：“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商猷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才，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国之所恃者，法与人也。《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谓惇典而用贤，可以定国，后之言恭者必稽焉。传说有言：“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今不师古，后不师今。故周公以谓我当兴卿大夫士笃前人成烈，以答众心，则后之言信者必师焉。夫以成王之贤，周公之圣，其所以为后先者，不过于恭与信而已。《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闵马父曰：“古之称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严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盖尧之允恭，孔子之温恭，非独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为后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之为德也，重于兵而急于食，周公以是为后世先

也 ,不亦宜乎 !

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毫末之木 ,有合抱之资 ;滥觞之水 ,有稽天之势 ,不可谓无是理也。理固有是 ,而物未必然。此众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 :“君子之道 ,始于夫妇之所能 ,其至也 ,虽圣人有不能。”故孟子曰 :“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之能为尧舜 ,历千载而无有 ,故孟子之言 ,世未必信也。众人以迹求之 ,故未必信 ,君子以理推之 ,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而《书》曰 :“惟圣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圣。”此二言者 ,古今所不能一 ,而学者之所深疑也 ,请试论之。滥觞可以稽天 ,东海可以桑田 ,理有或然者 ,此狂圣念否之说也。江湖不可以徒涉 ,尺水不可以舟行 ,事有必然者 ,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当也 ,达者不以失一害一 ,此之谓也。太甲既立 ,不明 ,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乱者 ,伊尹不废也。至于废 ,则其狂也审矣。然卒于为商宗。周公曰 :“兹四人迪哲。”盖太甲与文王均焉。明皇开元之治 ,至于刑措 ,与夫三代何远 ? 林甫之专 ,禄山之乱 ,民在涂炭 ,岂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观之 ,圣狂之相去 ,殆不容发矣。

庶言同则绎

《书》曰 :“出入自尔师虞 ,庶言同则绎。”虞之为言度

也。出纳之际，庶言之所在也，必得我师焉。夫言有同异，则听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为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复论辨廷议。而众决之：长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真者必遂，伪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绎，古者谓细绎，细丝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终。《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君陈》之所谓绎者，《太甲》之所谓求也。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圣，犹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王导辅政，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责之曰：“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绎，其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

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详；天下之官，古寡而今众。圣人非有意于其间，势则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为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属至百二十瓮。栋宇之始，茅茨采椽，以为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节藻梲。圣人随世而为之节文，岂得已哉。《周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圣人不以官之众寡论治乱者，以为治乱在德，而不在官之众寡也。《礼》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与周官异，学者盖不取焉。夫唐虞

建官百，简之至也。夏后氏安能减半而办，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国曰：“禹、汤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荣古而陋今，学者之病也。自夏、商观之，则以官百为清要。自唐虞而上云鸟官之世而观之，则官百为陋矣。夫岂然哉。愚闻之叔向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故子产铸《刑书》，而叔向非之。夫子产之《刑书》，末世之先务也，然且得罪于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简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劳于择人而佚于任使，故法可以简。法可以简，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禄父不诛矣，而列为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禄父叛，殷之顽民，相率为乱，不诛也，而迁之洛邑。武王、周公，其谓至德也已矣。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商之工臣，乃湏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余年矣。世变风移，士君子出焉。故命毕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

罔攸劝。”始则迁其顽者而教之，终则择其善则用之。周之于商人也，可谓无负矣。夫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则养之以宽，俗顽则齐之以猛。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故齐太公因俗设教，则三月而治。鲁伯禽易俗变礼，则五月而定。三月之与五月，未足为迟速也，而后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贤，用周公之训，而犹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变易之患可胜言哉！

《论语》义

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自

孔安国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礼》曰：“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闻之于师曰：此《论语》之义疏也，请得以论其详。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扬雄有言：“有人则作之，无人则辍之。”夫苟见其作，而不见其辍，虽盗跖为伯夷可也。然古有知人者，其效如影响，其信如蓍龟，此何道也？故彼其观人也，亦多术矣。委之以利，以观其节；乘之以猝，以观其量；伺之以独，以观其守；惧之以敌，以观其气。故晋文公以壶飧得赵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岂一道也哉。夫与仁同功而谓之仁，则公孙之布被与子路之缁袍何异？陈仲子之螬李与颜渊之箪瓢何辨？何则？功者人所趋也，过者人所避也。审其趋避而真伪见矣。古人有言曰：“锄麴违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国。”斯其为观过知仁也欤！

君使臣以礼

君以利使臣，则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过健于才而薄于德者也。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犹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

则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则临难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谨于礼。礼以软为主，宜若近于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礼也；礼以文为饰，宜若近于伪，然而得情者，莫若礼也。哀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禄刑罚也乎，何为其专以礼使臣也！以爵禄而至者，贪利之人也，利尽则逝矣；以刑罚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则解矣。故莫若以礼。礼者，君臣之大义也，无时而已也。汉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谓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项，可谓无礼矣。故陈平论其臣，皆嗜利无耻者，以是进取可也，至于守成，则殆矣。高帝晚节不用叔孙通、陆贾，其祸岂可胜言哉。吕后之世，平、勃背约，而王诸吕，几危刘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厕而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青虽富贵，不改奴仆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礼之而不能用于，可以太息矣。

《孟子》义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杀民

使民为农 ,民曰 : “ 是食我之道也。 ” 使民为兵 ,民曰 : “ 是卫我之道也。 ” 使民为城郭沟池 ,民曰 : “ 是域我之道也。 ” 虽劳而不怨也。 曰 : “ 盘庚之民 ,何以怨 ? ” 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 ,盖终于不怨也。 《诗》曰 : “ 昼尔于茅 ,宵尔索旼 ,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谷。 ” 可谓劳矣。 然民岂不思之 ,曰 : “ 上之人果谁为也哉 ! ” 若夫田猎之娱 ,宴好之奉 ,上之人所自为为之者 ,君子盖不以劳民也。 古者水衡少府 ,天子之私藏。 大司农钱 ,不以给共养劳费 ,共养劳费一出少府 ,为是也。 孟子曰 : “ 以佚道使民 ,劳而不怨 ,以生道杀民 ,虽死不怨杀者。 ” 以佚道使民 ,可也 ;以生道杀民 ,君子盖难言之。 《易》曰 : “ 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 ” 季康子曰 : “ 如杀无道 ,以就有道 ,何如 ? ” 孔子曰 : “ 子为政 ,焉用杀 ? ” 夫杀无道就有道 ,先王之所不免也 ,孔子讳之 ,然则杀者 ,君子之所难言。

《庄子》解

广成子解

黄帝立为天子 ,十九年 ,令行天下 ,闻广成子在于崆峒之山 ,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 ,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 ,以佐五谷 ,以养民人 ,吾又欲官阴阳 ,以遂群生 ,为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 ,然自是为之 ,则道不成。

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 ,物之质也 ,而所欲官者 ,物之残也。”

得道者不问 ,问道者未得也。得道者无物无我 ,未得者固将先我而后物。夫苟得道 ,则我有余而物自足 ,岂固先之耶。今乃舍己而问物 ,恶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问者 ,物之质也 ,而所欲官者 ,物之残也。”言其情 ,在于欲己长生 ,而外托于养民人、遂群生也。夫长生不死 ,岂非物之实？而所谓养民人、遂群生 ,岂非道之余乎？

“自而治天下也 ,云气不待族而雨 ,草木不待黄而落 ,日月之光 ,益以荒矣。”

天作时雨 ,山川出云。云行雨施 ,而山川不以为劳者 ,以

其不得已而后雨,非雨之也。春夏发生,秋冬黄落,而草木不以为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后落,非落之也。今云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虽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见于日月,以一身占之,则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

真人之与佞人,犹谷之与稗也。所种者谷,虽瘠土墮农,不生稗也。所种者稗,虽美田疾耕,不生谷也。今始学道,而问已不情。佞伪之种,道何从生!

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可以长久?”

弃世独居,则先物后己之心,无所复施,故其问也情。

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汝至道。”广成子至此,始以道语黄帝乎?曰:否。人如黄帝而不足以语道,则天下无足语者矣。吾观广成子之拒黄帝也,其语至道已悉矣。是以闲居三月而复往见,蹶然为之变,其受道岂始于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状如登高望远,察千里之毫末,如临深俯幽,玩万仞之藏宝也;昏昏默默者,其状如枯木死灰,无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于此乎?曰:此窈冥昏默之状,乃致道之方也。如指以为道,则窈冥昏默者,可得谓

之道乎？人能弃世独居，体窈冥昏默之状，以入于精极之渊，本有不得于道者也。学道者患其散且伪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自此以上，皆真实语，广成子提耳画一以教人者。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则无为也。心无所知，则无思也。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则无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长生矣。内不慎，外不闭，二者不去，而形神离矣。或曰：广成子之于道，若是数数欤？曰：谷之不为稗，在种者一粒耳，何数不数之有？然力耕疾耘，不可废也。

“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

窈冥昏默，长生之本。长生之本既立，亦必有坚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炼变化，坚气而凝物者也，盖必有方矣。然皆必至其极，不极不化也。

“天地有官，阴阳有藏。”

广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长生之本，以无思无为无欲去长生之害，又以至阴至阳坚凝之，吾事足于此矣。天地有官，自为我治之，阴阳有藏，自为我蓄之。为之者在我，成之者在彼。

“慎守汝身，物将自壮。”

言长生可必也，物岂有稚而不壮者哉。

“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广成子曰：“来，余语汝。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极。”

物本无终极，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物未尝有死，故长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独能。我能守一而处和，故不见其分成与毁尔。

“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见土。”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将去汝，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

盖将有以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欤？

“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当我缙乎，远我昏乎，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

南荣趺挟三人以见老子，老子诃之，则矍然自失，人我皆丧。夫挟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丧亦非也。故学道能尽死其人独存其我者寡矣。可见、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见、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真我也。近是则智，远是则愚，得是则得道矣。故人其尽死而我独存者，此之谓也。古今语异，吾不知缙之所谓

也。以文意求之，其犹曰明也欤？

《三传》义 南省说书十道

问供养三德为善 昭十二年

对。《易》者，圣人所以尽人情之变，而非所以求神于卜筮也。自孔子没，学者惑乎异端之说，而左丘明之论尤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尽心焉者，流而入于卜筮之事，甚可悯也。若夫季友、竖牛之事，若亲见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虽然，南蒯之说，颇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黄裳元吉”。“黄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饰也；元者，善之长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谦抑之心，而行之以体仁之德，以为文王之兆，无以过此矣。虽然，君子视其人，观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负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过一金之储。使之无故而得千金，则狂惑而丧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丧志哉。故曰：“供养三德为善。”又曰：“参成可筮。”而南蒯无以当之，所以使后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东宫，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其繇曰“元亨利贞”。而穆姜亦知其无

以当之。故左氏之论《易》,唯南蒯、穆姜之事为近正。而其余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预之论得之矣,以为《洪范》稽疑之说,通龟筮以同卿士之数。学者观夫左氏之书,而正之以杜氏之说,庶乎其可也。谨对。

问小雅周之衰 襄二十九年

对。《诗》之中,唯周最备,而周之兴废,于《诗》为详。盖其道始于闺门父子间,而施及乎君臣之际,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刘、文、武创业之艰难,而幽、厉失道之渐,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礼乐文章之备,存乎《颂》。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诸侯者,存乎《王·黍离》。盖周道之盛衰,可以备见于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陈乎其盛衰之际者也。夫幽、厉虽失道,文、武之业未坠,而宣王又从而中兴之故,虽怨刺并兴,而未列于《国风》者,以为犹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季札观周乐,歌《小雅》,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谓衰者,盖其当时亲见周道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谓盛者,言文、武之余烈,历数百年而未忘,虽其子孙之微,而天下犹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当

周之衰 ,虽君子不能无怨 ,要在不至于乱而已。《文中子》以为周之全盛 ,不已过乎。故通乎二子之说 ,而《小雅》之道备矣。谨对。

问君子能补过 昭七年

对。甚哉 ,圣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为盗跖 ,暮而为伯夷 ,圣人不弃也。孟僖子之过也 ,其悔亦晚矣 ,虽然 ,圣人不弃也 ,曰 :犹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过 ,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贱 ,天下莫知其为圣人。鲁人曰 :“此吾东家丘也。”又曰 :“此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 ,齐之晏婴 ,皆当时之所谓贤人君子也 ,其言曰 :“孔丘之道 ,迂阔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间 ,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贤哉 ! 僖子之病也 ,告其子曰 :“孔丘 ,圣人之后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华父督之乱无罪而绝于宋。其后必有圣人。今孔丘博学而好礼 ,殆其是欤 ? 尔必往师之以学礼。”呜呼 ,孔子用于鲁三月 ,而齐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贤 ,而知夫子之为圣人也 ,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 ,则鲁作东周矣 ,故曰孟僖子之过 ,可悲也已。虽然 ,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 ,自僖子始。敬叔学乎仲尼 ,请于鲁君而与之车 ,使适周而观礼焉 ,而圣人之业 ,然后大备。僖子之功 ,虽不能用之于未亡之前 ,而犹能救之于已没之后。左丘明惧后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 ,故丁宁而称之 ,以为补过之君子。昔仲虺

言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夫以圣人而不称其无过之为能，而称其改过之为善，然则补过者，圣人之徒欤？孟僖子者，圣人之徒也。谨对。

问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僖四年

对。《三传》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公羊》：“粗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驱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愚以谓有隙曰侵，有辞曰伐。齐桓公侵蔡，隙也。蔡溃，遂伐楚，辞也。司马九伐之法，负固不服则侵之，贼贤害民则伐之。然则负固不服者近乎隙，贼贤害民者近乎辞。周之衰也，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理城郭盖坏矣，故侵伐之间，夫子尤谨而书之。盖古者有分土而无分民，诸侯之侵地者，犹不容于《春秋》，而况包人民驱牛马哉！桓公侵蔡，不书所侵之地者，侵之无辞也。楚子入陈，乡取一人，谓之夏州。《春秋》略而不书，以谓驱民之非正也。呜呼，春秋之际，非独诸侯之相侵也，晋侯取天子之田，而阳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书乎此也。谨对。

问鲁犹三望 僖三十一年 宣三年 成七年

对。先儒论书“犹”之义，可以已也。愚以为不然。《春秋》之所以书“犹”者二，曰如此而犹如此者，甚之之辞也。“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禽”是也。曰不如此而犹如此者，幸之之辞也。“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不郊，犹三望”是也。夫子伤周道之衰，礼乐文章之坏，而莫或救之也。故区区焉掇拾其遗亡，以为其全不可得而见矣，得见一二斯可矣，故“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者，悯其不告月而幸其犹朝于庙也。“不郊，犹三望”者，伤其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亲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行郊祀之礼而备言之耳。《春秋》之书三望者，皆为不郊而书也。或“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或“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或“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犹三望”。《穀梁传》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犹者，可以已之辞也。”且夫鲁虽不郊而犹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遗典也。若曰可以已，则是周之遗典绝矣。或曰：鲁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鲁郊，僭也。而夫子不讥。夫子之所讥者，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春秋》而讥鲁郊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

成王、伯禽不见于经，而夫子何讥焉。故曰“犹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遗典也。范宁以三望为海、岱、淮。《公羊》以为太山、河、海。而杜预之说最备，曰：分野之星，及国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说宜可用。谨对。

问鲁作丘甲 成元年

对。先王之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为，不强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优游而乐易。周之盛时，其所以赋取于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劳，而上不阙用。及其衰也，诸侯恣行，其所以赋取于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罚随之，故其民至于穷而无告。夫民之为农，而责之以工也，是犹居山者而责之以舟楫也。鲁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讥焉。《穀梁传》曰：“古者农工各有职。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预以为古者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鲁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后为甸，鲁虽重敛，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赋，曰二吾犹不足。而夫子讥其残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变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讥也。故书作三军、舍中军、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者，皆所以讥政令之所由变也。而《穀梁》、杜氏之说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归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说是。谨对。

问雩月何以为正

经之书书雩者二十一，传之发例者有三，其略见于僖十一年、成七年，其详则见于定元年。

对。雩者，先王所以存夫爱民之心而已也。天之应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无愧乎其中，而又何祷也。虽然，当岁之旱也，圣王不忍安坐而视民之无告，故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爱人之心而已也。为传者不达乎此，而为是非纷纷之论，亦可笑矣。《穀梁传》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为正，何也？其时穷，人力尽，是月不雨，则无及矣。雩之必待其时穷，人力尽，何也？雩者，为旱请也。古人之重请，以为非让也。”呜呼，为民之父母，安视其急，而曰毛泽未尽，人力未竭，以行其区区之让哉！愚以为凡书雩者，记旱也。一月之旱，故雩书月。一时之旱，故雩书时。书雩之例，时、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为又雩者，聚众以逐季氏。然则旱雩之例，亦可见矣。《传例》曰：“凡灾异，历日者月、历月者时、历时者加日。”又：“雩，记旱也。旱，记灾也。”故愚以此为例。谨对。

问大夫无遂事 庄十九年 又僖三十年

对。《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时，而制之于千里之外，当此之时而不遂，君子以为固。上之不足以利国，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复命而后请，当此之时而遂，君子以为专。专者，固所贬也，而固者，亦所讥也。故曰：《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鄆，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传》曰：“媵不书，此何以书？以其有遂事书。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晋。《公子》亦曰：“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也。”其书遂一也，而善恶如此之相远，岂可以不察其实哉。《春秋》者，后世所以学为臣之法也。谓遂之不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流而为专。谓遂之皆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执而为固。故曰：观乎当时之实而已矣。西汉之法，有矫诏之罪，而当时之名臣，皆引以为据。若汲黯开仓以赈饥民，陈汤发兵以诛郅支，若此者，专之可也。不然，获罪于《春秋》矣。谨对。

问定何以无正月 定元年

对。始终授受之际，《春秋》之所甚谨也。无事而书

首时 事在二月而书王二月 事在三月而书王三月者 例也。至于公之始年 虽有二月、三月之书 而又特书正月。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孙于齐。”所以揭天子之正朔 而正诸侯之始也。《公羊传》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故诸侯皆逾年即位而书正月。定公元年书曰：“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先儒疑焉 而未得其当也。尝试论之。《春秋》十有二公 其得终始之正而备即位之礼者四 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摄而立 不得备即位之礼者一 隐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 而已不得备即位之礼者六 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又在外者二 庄公、定公也。在外逾年而后至者一 定公也。且夫先君虽在外不以其道终 然未尝有逾年而后至者 则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尝一日无君 而定公之元年鲁之统绝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续也。正月者 正其君也。昭公未至 定公未立 季氏当国 而天子之正朔将谁正耶？此定之所以无正月也。《公羊传》曰：“正月者 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 即位后也。定、哀多微辞。”而何休以为昭公出奔 国当绝 定公不得继体奉正 故讳为微词。呜呼！昭公绝而定公又不得立 是鲁遂无君矣。《穀梁》以为昭无正终 故定无正始。观庄公元年书正 则不言而知其妄矣。谨对。

问初税亩 宣十五年

对。古者公田曰藉，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传》曰：“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言上之必恤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恤其私，故民不劳而上足用也。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按行择其善亩而税之。《公羊传》曰：“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夫民不尽力于公田者，上之过也。宣公不责已悔过，而择其善亩而税之，宜其民之谤讟而灾异之作也。税亩之明年冬，螽生。《公羊》传曰：“螽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犹曰受之云尔。上变古易常，应是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何休以为宣公惧灾复古，故其后大有年。愚以为非也。按《春秋》书“作三军”，后又书“舍中军”。书“跻僖公”，后又书“从祀先公”。事之复正，未尝不书。宣公而果复古也，《春秋》当有不税亩之书。故何休之说，愚不信也。谨对。

解

《易》解 十八变而成

四营为一变，三变而一爻，六爻为十八变也。三变之余而四数之，得九为老阳，得六为老阴，得七为少阳，得八为少阴。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为老，七八为少，其说未之闻也。或曰：阳极于九，其次则七也。极者为老，其次为少，则阴当老于十而少于八也。曰：阴不可加于阳，故十不用，十不用，犹当老于八而少于六也。则又曰：阳顺而上，其成数极于九，阴逆而下，其成数极于六。自下而上，阴阳均也，稚于子午，而壮于己亥，始于复姤，而终于乾坤者，阴犹阳也，曷尝有进阴而退阴与逆顺之别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惟唐一行之学则不然。以为《易》固言之矣，曰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则十有八变之间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变之初，有多少。其一变也，不五则九。其二与三也，不四则八。八与九为多，五与四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变皆少，则乾之象也。乾

所以为老阳 ,而四数其余得九 ,故以九名之。三变皆多 ,则坤之象也 ,坤所以为老阴 ,而四数其余得六 ,故以六名之。三变而少者一 ,则震坎艮之象也 ,震坎艮所以为少阳 ,而四数其余得七 ,故以七名之。三变而多者一 ,则巽离兑之象也 ,巽离兑所以为少阴 ,而四数其余得八 ,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 ,因馀数以名阴阳 ,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 ,不在是而在乎三变之间 ,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学也。

苏轼文集卷七

迓英进读

汉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轼以谓汉高祖、唐高祖皆创业之贤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时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无二。惟贤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杀士。此可以为万世臣主之法。

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

轼以谓古者贤君用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杜延年名卿，不免出为边吏。治效不进，则诘责之，既进，则褒赏之。所以历试人才、考核事功盖如此。孝宣之治，优于孝文者以此也。马周谏唐太宗，亦以为言。治天下

者 ,不可不知也。

叔孙通不能致二生

轼以谓叔孙通制礼 ,虽不能如三代 ,然亦因时施宜 ,有补于世者。鲁二生非之 ,其言未必皆当 ,通以谓不知时变 ,亦宜矣。然谨按扬子《法言》 :昔齐鲁有大臣 ,史失其名 ,或曰 ,如何其大也 ? 曰 ,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 ,聘先生于齐鲁 ,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观之 ,大臣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 ,然后中以托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若与时上下 ,随人俯仰 ,虽或适用于一时 ,何足谓之大臣为社稷之卫哉 !

狄山论匈奴和亲

轼谨按 ,汉制 ,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 ,必与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议可否。盖亲儒臣 ,尊经术 ,不以小臣而废其言。故狄山得与张汤争议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难 ,而人主之所欲闻也。温颜以来之 ,虚怀以受之 ,犹恐不敢言 ,又况如武帝作色凭怒 ,致之于死乎 ? 故汤之用事 ,至使盗贼半天下 ,而汉室几乱 ,盖起于狄山之不容也。

文宗访郑公后得魏谟

轼观唐文宗览贞观事而思郑公之后，亦有意于善治矣。虽然，唐室凌迟，未易兴起，非高才伟人，无足以图之。而信训、注之狂谋，几隕宗社。良可叹已。至于奖魏谟之极谏，愿处于无过之地，亦贤君之用心也。

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

轼窃谓士大夫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非独人臣之私义，乃天下国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节一衰，忠信不闻，乱亡随之，捷如影响。西汉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云二人，章死而云废，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筭穿逾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张九龄一人。九龄既已忤旨罢相，明皇不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治乱之机，可不慎哉！

颜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禄山

轼以谓古者任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汉宣之急贤，萧望之之得君，犹更出治民，然后大用。非独以历试

人材亦所以维持四方,均内外之势也。唐开元、天宝间,重内轻外,当时公卿名臣,非以罪责不出守郡,虽藩镇师守,自以为不如寺监之僚佐,故郡县多不得人。禄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贼,独有一颜真卿,而明皇初不识也。此重内轻外之弊,不可不为鉴。

汉武帝唐太宗优劣

轼以谓古之贤君,知直臣之难得,忠言之难闻,故生尽其用,殁思其言,想见其人,形于梦寐,亦可谓乐贤好德之主矣。汉武帝雄材大略,不减太宗。汲黯之贤,过虞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厌之。故太宗之治,几至刑措,而武帝之政,盗贼半天下,由此也夫!

讲筵进记

书韩维读三朝宝训

秘书监侍讲傅尧俞始召赴资善堂,对迓英阁,尧俞致谢。上遣人宣召曰:卿以博学,参预讲筵,宜尊所闻,

以辅不逮。”尧俞讲毕，曲谢。上复遣人宣谕：“卿讲义渊博，多所发挥，良深嘉叹。”是日，上读《三朝宝训》。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当死。真宗皇帝惻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杀之则不忍，舍之则无以励众。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斩讫奏。又祀汾阴日，见一羊自掷道左，怪问之。曰：‘今日尚食杀其羔。’真宗惨然不乐。自是不杀羊羔”。资政殿学士韩维读毕，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尔。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则仁不可胜用也。真宗自澶渊之役却狄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昔孟子论齐王不忍杀觳觫之牛，以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不及于百姓，岂不能哉，盖不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某时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迓英阁，窃见资政殿学士韩维因读“三朝宝训”，至真宗皇帝好生恶杀，因论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践履虫蚁，其言深切，可以推明圣德，益增福寿。臣忝备位右史，谨书其事于册。又录一本上进，意望陛下采览，无忘此心，以广好生之德，臣不任大愿。

策问

私试策问八首

汉之变故有六

问：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请借汉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当时之所忧者，韩、彭、英、卢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终高帝之世，相继仆灭，而不复续。及至吕氏之祸，则犹异姓也。吕氏既已灭矣，而吴、楚之忧，几至于亡国。方韩、彭、吕氏之祸，惟恐同姓之不蕃炽昌大也。然至其为变，则又过于异姓远矣。文、景之世，以为诸侯分裂破弱，则汉可以百世而无忧。至于武帝，诸侯之难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炽。则又以为天下之忧，止于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诸侯王既已无足忧者，而匈奴又破灭臣事于汉。然其所以卒至于中绝而不救，则其所不虑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而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而不任以事，裁减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

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而党锢之难起，士大夫相与扼腕而游谈者，以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将，而内胁其君。宦官既诛无遗类，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汉。汉之所忧者凡六变，而其乱与亡，辄出于其所不忧，而终不可备。由此观之，治乱存亡之势，其皆有以取之欤？抑将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势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欤？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莫之为也？今将使事至而应之，患至而为之谋，则天下之患，不可以胜防，而政化不可以胜变矣。则亦将朝文而暮质，忽宽而骤猛欤？意者亦有可以长守而不变，虽有小患而不足恤者欤？愿因论汉，而极言其所以然。

职官令录郡守而用弃材

问：昔三代之际，公卿有生而为之者，士有至老而不迁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为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原，则王之子弟也。发于畎亩，起于匹夫，而至于公相，盖亦有几人而已，士之勤苦终身于学，讲肄道艺，而修其廉隅，以邀乡里之名者，不过以望乡大夫贤能之书。其选举而上，不过以为一命之士。其杰异者至于大夫，极矣。夫周之世，诸侯为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孙，则夫布衣之士，其进盖亦有所止也。当是之时，士皆安其习而乐其分，不倦于小官，而挈为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务举。及其后世不然，使天下旅进而更为之，虽布衣之

贤得以骤进于朝廷,而士始有无厌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辑,非其不能,不屑为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终老而不倦,是以能尽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为弊可胜言乎!今夫州县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盘桓于州县而不能去,久者不过以为职官令以录。仕而达者,自县宰为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为郡守而无他才能,则盘桓于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观之,是职官令录与郡守四者,为国家弃材之委,而仕不达者之所盘桓而无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职官令录之近于民,而用弃材焉,使不达者盘桓于其职,此岂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欤?嗟夫,盖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势,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无轻于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无不自聊赖之意?其悉书于篇。

关中战守古今不同与夫用 民兵储粟马之术

问:古者师出受成于学,兵固学者之所宜知也。今关中之事,又诸君之所亲履而目见者。昔者六国之世,秦尽有今关中之地,地不加广也,而东备齐,南备楚,近则备韩、魏,远则备燕、赵,有敌国之忧,而无中原之助。然而当是时也,攘却西戎,至千余里。今也天下为一,独以关中之地西备羌戎,三方无敌国之忧,而又内引百郡以为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势,而无昔人分

毫之功，此不可不论也。古之为兵者，戍其地则用其地之民，战其野则食其野之粟，守其国则乘其国之马，以是外被兵而内不知，此所以百战而不殆也。今则不然，戍边用东北之人，余粮用内郡之钱，骑战用西羌之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骚然，此又不可不论也。昔者卫为狄所灭，齐桓公以车三十乘封文公于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故其诗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騂牝三千。”以为资之四夷，则卫之所近者莫若狄。当是时也，狄与卫为仇讎，其势必不以马与卫，然则卫独以何术而能致马如此之多耶？今欲使被边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马，而不得其术，故愿闻其详。

庙欲有主祭欲有尸

问：三代之祭礼，其存者几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复。然今天下郡县通祀社稷、孔子、风伯、雨师与凡山川古圣贤之庙，此其礼尤急而不可阙者也。武王伐商，师渡盟津，有宗庙，有将舟。将舟，社主在焉。则是社稷有主也。古者师行载迁庙之主，无迁庙则以币玉，为庙不可一日虚主也。一日虚主犹不可，若无主而为庙，可乎？是凡庙皆当有主也。今郡县所祭，未尝有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奠不有尸，《诗》有灵星之尸，则祭无所不用尸也。祭而不用尸者，是始死之奠也。不然，则是祭殇也。今也举不用尸，则如勾祭而已矣。儒者治礼，至其变，尤谨严而详。今之变主为像

与祭而无尸者，果谁始也？古者坐于席，故筮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谆谆与人接也，故使尸啜主人。今也无尸，而受胙于于虚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庙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愿从诸君讲求其遗制，合于古而便于今者。

孔子赞易有申爻辞而无损益者

问《易》之为书，要以不可为必然可指之论也。其始有画而无文，后世圣人始为之辞，盖亦微见其端，而其或为仁，或为义，或小或大，则付之后世学者之分。然世益久远，则学者或入于邪说，故凡孔子之所为赞《易》者，特以防闲其邪说，使之从横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为必然可指之论也。是故其用意广而其辞约。窃尝深观之，孔子盖有因爻辞而申言之，若无所损益于其辞之义者甚众。《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孕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损》之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上有大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矣，而孔子又申言之，使无所损益于其辞之义，则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则有不胜言者。故愿与诸君论之。

赏功罚罪之疑

问：古之为爵赏，所以待有功也。以为有功而后爵，天下必有遗善，是故有无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兴贤能，是也。古之为刑罚，所以待有罪也。以为有罪而后罚，则天下必有遗恶，是故有无罪而罚者，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是也。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为赏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为罚之之状。而天下不争。今使无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无罪之人，状之以某恶而诛之。则天下不知其所从，而上亦将眊乱而丧其所守。然则古之人将何以处此欤？方今法令明具，政若画一，然犹有冒昧以侥幸，巧诋以出入者，又况无功而赏、无罪而罚欤？古之人将必有以处此也。

王弼引《论语》以解《易》其说当否

问：圣人之言，各有方也。苟为不达，执其一方，而辄以为常，则天下之惑者，不可以胜原矣。昔者孔子以为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而有子以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则有所由发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语》曰：“褻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易》曰：“观，盥而不荐。”《语》曰：“吾岂匏瓜也哉！安能系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陨自天。”是二者其言则同，而其所以言者，可

得为同欤？王弼之于《易》，可以为深矣，然因其言之适同，遂以为训，使学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诸子更相讥议

问：古之作者，苟非圣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则已流，废其长则已苛。二者皆非所谓善学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过而成名也。昔者韩子论荀、扬之疵，而韩子之疵，有甚于荀、扬。荀卿讥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于六子。班固之论子长也，以为是非谬于圣人，而范曄之论班固也，以为目见毫毛而不见睫。自今而观之，不知范氏之书，其果逃于目睫之论也欤？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愿闻数子之得失。非务以相高而求胜，盖亦乐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永兴军秋试举人策问

汉唐不变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旧

问：昔汉受天下于秦，因秦之制，而不害为汉。唐受天下于隋，因隋之制，而不害为唐。汉之与秦，唐之与隋，其治乱安危至相远也，然而卒无所改易，又况于积安

久治 ,其道固不事变也。世之君子 ,以为善人为邦百年 ,可以胜残去杀。病其说之不效 ,急于有功 ,而归咎于法制。是以频年遣使冠盖相望于道 ,以求民之所患苦。罢去茶禁 ,归之于民 ,不以刑狱委任武吏 ;至于考功取士 ,皆有所损益。行之数年 ,卒未有其成 ,而纷纭之议 ,争以为不便。嗟乎 ,此特其小者耳。事之可变 ,将复有大于此者。今欲尽易天下之骄卒 ,以为府兵 ,尽驱天下之异教 ,以为齐民 ,尽核天下之情吏 ,以为考课 ,尽率天下之游手 ,以为农桑 ,其为拂世厉俗 ,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 ,且不能办 ,则其大者又安敢议。然则是终不可变欤 ?抑将变之不得其术欤 ?将已得其术 ,而纷纭之议不足恤欤 ?无乃其道可变而不在其迹欤 ?所谓胜残去杀者 ,其卒无效欤 ?愿条其说。

国学秋试策问二首

勤而或治或乱 断而或兴或衰 信而或安或危

问 :所贵乎学士大夫者 ,以其通古今而考成败也。昔之人尝有以是成者 ,我必袭之 ,尝有以是败者 ,我必反之。如其可乎 ?昔之为人君者 ,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 ,亦或以乱。文王之日昃 ,汉宣之厉精 ,始皇之程书 ,隋文之传餐 ,其为勤一也。昔之为人君者 ,患不能

断。然而或断以兴,亦或以衰。晋武之平吴,宪宗之征蔡,苻坚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为断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于孟明,汉昭之于霍光,燕唵之于子之,德宗之于卢杞,其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难,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旷世而不获者也。然考此数君者,治乱、兴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岂可不求其故欤?夫贪慕其成功而为之,与惩其败而不为,此二者皆过也。学者将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诋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难。是以未及见其成功,则文王之勤,无以异于始皇。而方其未败也,苻坚之断,与晋武何以辨?请举此数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将详观焉。

隋文帝户口之蕃仓廩府库之盛

问: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故管仲以阴谋倾鲁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晋之人以并诸侯。当周之盛时,其民物之数登于王府者,盖拜而受之。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廩府库之盛,莫如隋。其贡赋输籍之法,必有可观者。然学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过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无传焉。孔子曰:‘不以人废言。’而况可以废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户三百六十余万,平陈所得又五十万,至大业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余万者,何也?方是时,布帛之积,至于无所容,资储之在天下者,至不可胜数。及其败亡涂地,而洛口诸

仓 犹足以致百万之众。其法岂可少哉！国家承平百年，户口之众，有过于隋。然以今法观之，特便于徭役而已，国之贫富何与焉！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并生。夫立法创制，将以远迹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岂不可论其故哉？

试馆职策问三首

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

问《传》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至其后世，有浸微之忧。太公治齐，举贤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争夺之祸。夫亲亲而尊尊，举贤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齐鲁行之，皆不免于衰乱，其故何哉？国家承平百年，六圣相授，为治不同，同归于仁。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职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偷，励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至于文学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何修何营可以及此？愿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条具所当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备采择。

两汉之政治

问：古之君子，见礼而知俗，闻乐而知政。於以论兴亡之先后。考古以证今，盖学士大夫之职，而人主与群臣之所欲闻也。请借汉而论之。西汉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虽成、哀失德，祸不及民，宜其立国之势，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穿逾之才，谈笑而取之。东汉自安、顺以降，日趋于衰乱，而桓灵之虐，甚于三季，其势宜易动，而董、吕、二袁，皆以绝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盖天下，其才百倍王莽，尽其智力，终身莫能得。夫治乱相绝，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愿考其政，察其俗，悉陈其所以然者。

冗官之弊水旱之灾河决之患

问：国家及闲暇无事时，辟三馆以储士，既命丞弼之臣各举其所知，又诏有司发策而访焉，非独以观子大夫之能，抑亦欲闻天下之要务，决当今之滞论也。官冗之弊久矣，而近岁尤甚。文武之吏，待次于都下者，几数千人。坐视而不救欤？则下有食贫失职之叹。裁损入流，减削任子以救之欤？则上有伤恩失士之忧。河朔之民，不安其居久矣，一遇水旱，则扶老携幼，转徙而南。下令而禁之欤？则民违死而趋生，令必不行。听其南而不禁欤？则河朔渐空。而流民聚于南方，有足忧者。河自近

岁屡次而西,听其西而不塞欤?则泛滥千里,农民失业。塞而归之故道欤?则水未必听,或至于啮坏都邑。此三者,皆安危之所系,利害相持而未决者也。子大夫讲之熟矣。愿闻其说。

省试策问三首

汉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问《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君子之至于斯也，亦可谓用力省而成功博矣。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无为而天助之，虽群臣有司，不足以识知盛德之所在。然窃意其万一，殆专以仁孝礼义好生纳谏治天下也。子大夫生于此，而又以德行道艺宾兴于廷，将必有意于《孟子》之言正君而国定，愿闻所谓一言而兴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尧舜尚矣，学者无所复议。自汉以来，道德纯备，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啬夫，才之过人者也，才者见而不录，不才者置而不问。则事之不废坏者有几？然则兵偃刑措，何从而致之？南越不臣，宠以使者，吴王不朝，赐以几杖，此与唐之陵夷，藩镇自立以邀旄钺者何异，不几于姑息苟简之政欤？《传》曰：三王臣主俱贤。五霸不及其

臣。文帝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既见，不如也。文帝岂霸者欤？帝自以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为过之，此又何也？抑过之为贤欤？将自谓不如为贤欤？汉文之所以为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愿与子大夫论之，以待上问而发焉。

宰相不当以选举为嫌

问《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诗》曰：“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仲尼，旅人也，而门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从者足以相国。汉之得人，盛于武、宣，皆拔之刍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世主不以为疑，士大夫不以为嫌者，风俗厚而论议正也。宋蔡廓为吏部尚书，黄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为薄己。今自宰相不得专选举，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当国，虽尽公守法，而贤愚同滞，天下讥之。及崔贻孙相，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亲旧，号称得人。故建中之政，几同贞观。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袞，则不免于贤愚同滞之讥，用人如贻孙，则必有威福下移之谤。欲望得人于微陋之中，而成功于绳墨之外，岂不难哉！子大夫学优而求用者也，当何施于今，而免于斯二者？愿极言之。

省冗官裁奉给

问：历观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厌乱而思

静,上亦虚心而无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罚清省。及其久安无变,则夸者喜名,智者贪功,生事以为乐,无病而自灸,则天下骚然,财屈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汉以来,鲜不由此。汉初,置郡不过六十,而文、景之化,几致刑措。及唐中叶,列三百州,为千四百县,而政益荒。是时宿兵八万余,民去为商贾,度为佛老,杂入科,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流弊之极。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韦贯之、许孟容、李绛一切蠲减,凡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民以少纾,而上下相安,无刻核之怨。今朝廷无事,百有馀年,虽六圣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隋民劳,盖不胜弊。今者骄兵冗官之费,宗室贵戚之奉,边鄙将吏之给,盖十倍于往日矣。安视而恤歟?则有民穷无告之忧。以义而裁之歟?则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独能之。子大夫虽未仕,其详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当讲其要,愿悉著于篇。

省试宗室策问

汉唐宗室之盛与本朝教养选举之法

问:昔周之盛时,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则其子弟也。至两汉间,平、歆、向,世不乏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与贺

者 ,不可以一二数。而以宰相进者 ,有九人焉。呜呼 !何其盛也。建隆以来 ,不以吏事责宗子 ,虽有文武异才 ,终身不试。先帝独见远览 ,恩义并用 ,增修教养之法 ,肇开选举之路 ,盖十有馀年矣。罢朝请而走郡县 ,释膏粱而治簿书者 ,固不为少。然名字暴著 ,可以追配古人者 ,盖未之见焉。意者谦畏慎默 ,而不自献欤 ? 将教养选举之法 ,有所缺而未明欤 ? 其悉著于篇 ,以俟采择。

策问六首

五路之士

昔人有言 ,邹鲁守经学 ,齐楚多辨智 ,韩魏时有奇节。自汉以来 ,豪杰之士 ,多出山东山西。国家承平百年 ,文武并用 ,所以辅成人才者 ,可谓至矣。而五路学者 ,尚未逮古。岂山川气俗有今昔之殊 ? 将教养课试之法未得其要 ? 各以所习之经 ,闻于师者著于篇。

农 政

古者有劝农之官 ,力田之科 ,与孝弟同。而自汉以来 ,率用户口登耗 ,黜陟守宰。今民去南亩而游市井者 ,官不禁 ,载耒耜而适四方者 ,关不讥也。户口盈缩无复

赏罚，此岂治世所当然耶？今欲依古义为农桑之政，计户口而为考课之法，而议者或以为无益有扰，有司惑焉，当何施而可？

礼 刑

古者礼刑相为表里，礼之所去，刑之所取。《诗》曰：“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而汉之盛时，儒者皆以《春秋》断狱。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无穷而法日新，则唐之律令，有失于本矣。而况《礼》与《春秋》儒者之论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则教化日微，泥经术而为断，则人情不安。愿闻所以折衷于斯二者。

古乐制度

问：圣人之治天下，使风淳俗美者，莫善于乐也。去圣既远，咸莖韶濩，间无遗声。所可见者周之制。而《周官》苦战国附益，传籍出暴秦之煨烬，其记载亡几，又复驳异难较，虽传称神瞽考中声以立钧出度，则律先于度；《周官》由嘉量然后见声，则量先于律。传载先王作七声，而《周官》之法，则曰“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钟为羽。”则声止于四而阙其三，律同其三而异其二。至于其间虽有制度，反复可见，而先儒说释，又加谬妄。歌奏二事而曰相通，其音果和耶？圜极两统皆有所避，其法果当耶？法之二三，乐不可正，后世虽欲淳天下

风 ,美天下俗 ,将何以哉 ?

汉封功臣

问 :汉皇尝言吾运筹得子房 ,给饷得萧相国 ,而攻取以韩信。此其所以取天下 ,则诸臣就功 ,宜无与三杰比矣。及平定次功 ,何以守关为第一 ,是亦宜矣。于功次宜在子房、韩信 ,而良位乃居六十四 ,信复不为位次 ,乃用曹参次何。功出信下 ,则高祖当言战必胜攻必取在参矣。且十八侯功次 ,以周勃、樊哙、酈商、灌婴非次参为诸公上 ,宜若未安也。如张敖、奚涓、靳歙、王吸、薛欧、虫达辈非无显功于世 ,而先诸公 ,何谓也 ? 且书丹血盟山河并久 ,宜其次功无轻重差缪 ,乃可以安天下雄杰而无怨谋 ,岂张、奚辈大功在世而难于料耶 ,不然 ,何甚也 ? 又高祖始封大侯不过万家 ,小者五六百户。及文、景世 ,诸侯号为强盛 ,乃大者至三四万户 ,小国者自倍耳。及功臣不能自终 ,七国谋衅 ,议者常咎高皇封国过制使然耳。《周礼》“公五百里” ,盖不啻三四万户矣 ,奚至卒长久安宁而汉易为闲隙耶 ?

复 古

问 :《春秋》之法 ,变古则讥之 ,复古则大之。明乎古之不可易 ,易则乱矣。观秦、汉之治 ,率然以其制易古之制 ,故卒以是至于败乱者 ,有由然矣。虽然 ,由秦、汉而

下距至今,去古愈远,幸一旦思复,则又惧牵制泥古之失,否则《春秋》之所讥,然则果复之为可耶,抑亦从时之变为可也?幸究微以要圣人之中。

私试策问

人与法并用

问: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并用,轻重相持,当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无损乎?今举于礼部者,皆用糊名易书之法,选于吏部者,皆用长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长,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奸人,皆出没其间。此岂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进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纷纭之害,将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于此?夫岂无术?不讲故也。愿闻其详。

拟殿试策问

皇帝若曰:呜呼,维天佑民,实相乃后,锡以多士,咸造在廷,顾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子大夫释畎亩之安、

轻千里之远而从朕游者，夫岂为利禄哉！闻之于师，而欲献之于君，修之于家，而欲刑之于国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愿闻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纵未及孔子之有成，犹当庶几于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风俗未厚，刑政未清，阴阳未和，厥咎安在？朕虚心忘已以来众言，而朝廷阙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实，有所未闻，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责，捐利与民，而农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获者也。其悉言之，无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杂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于秦，千有馀年，滨河之民，班白而不识濡足之患。自汉而下，至于今数千年，河之为患，绵绵而不绝。岂圣人之功烈，至汉而熄哉？方战国之用兵，国于河之堦者，三晋为多。而魏文侯时，白圭治水，最为有功，而孟子讥其以邻国为壑。自是之后，或决以攻，或沟以守，新防交兴，而故道旋失。然圣人之迹，尚可以访之于耆老。秦不亟治而遗患于汉，汉之法又不足守。夫禹

之时，四渎唯河最难治，以难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历数千年而莫能以止也。圣人哀怜生民，谋诸廊庙之上，左右辅弼之臣，又访诸布衣之间，苟有所怀，孰敢不尽？盖陆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亲被其患，知之宜详。当今莫若访之海滨之老民，而兴天下之水学。古者将有决塞之事，必使通知经术之臣，计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视地势，不得其工，不可以济也。故夫三十馀年之间，而无一人能兴水利者，其学亡也。《禹贡》之说，非其详矣。然而高下之势，先后之次，水之大小，与其蓄泄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见。大抵先其高而后低下，始于北之冀州，而东至于青、徐，南至于荆、扬，而西讫于梁、雍之间。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洺水，伊、洛、瀍、涧之属，亦从而治。浚畎洫，导九川，潴大野，陂九泽，而蓄泄之势便。兖州作十三载，而岨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窃以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废官举逸民

古者民群而归君，君择臣而教其民，其初盖甚简也。

唐虞以来，颇可见矣。历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随益，故其数三百六十，盖亦有不得已也。《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言其官虽多于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号为中兴。而重黎之后失其守，而为司马氏，陵迟至孔子之时，周公之典盖坏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贤者无以进。孔子慨然而叹，欲修废官、举逸民，以归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讥世禄之臣，盖伤时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变，汉循其旧，往往增置，历世沿袭，以至于今，遂为大备。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废官之可举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实亡者多矣。司农卿不责以金谷之虚赢，尚书令不问以百官之殿最，此岂非王体之重欤？国家自天圣中，诏天下以经术古文为事，自是博学之君子，莫不群进于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礼未尽，故洁廉难合之士，尚未尽出，今优其礼，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岩林谷之士，虽有豪杰之才，固未知有簿书吏事也，而刚毅讦直，不识讳忌，故先王置之拾遗补阙之间，此其属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没，世之君子安其富贵，而不复思念天下有废而不修之官，逸而不举之民，今明策丁宁而求之，以发孔子千载之长忧，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军之制

《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其言

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郑氏说，武王之时，周地狭小，故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国，故大封诸侯，而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时，何国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谁也？东征之役，见于《诗》《书》，岂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载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无数十。郑子产有言：“古者大国百里，今晋、楚千乘，若无侵小，何以至此？”子产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说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鲁之车千乘，僭也。《春秋》大搜、大阅，皆以讥书。言其车之多、徒之众，非鲁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鲁之无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车、千乘之见于《诗》，何也？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天子之马止于十二闲，而《诗》有“骀牡三千”，美其富不讥其僭，不害其为诗也。夫千乘之积，虽为七万五千人，而有羨卒处其半焉。故三万者，公徒而已。鲁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军，僖公之世，未至于三万。愚又疑夫诗人张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国益困

中国之有夷狄之患，犹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药

石之苦,针砭之伤,一旦流而入于骨髓,则愚恐其苦之不止于药石,而伤之不止于针砭也。中国以禽兽视二虏,故每岁啖以厚利,使就羈縻。圣人之爱中国,而不欲残民之心,古未尝有矣。然夷狄贪婪,渐不可启,日富日骄,久亦难制。故自宝元以来,赋敛日繁,虽休兵十有馀年,而民适以困者,潜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举大兵问罪匈奴,师不逾时,而丑虏就盟。西夏之役,边臣治兵振旅,不及数年,旋亦解甲。彼其时之费,与今无已之赂,不可以同日而语矣。天子恭俭,过于文、景,百官奉法,无敢逾僭,而二虏者实残吾民,此天下雄俊英伟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且夫举天下之大而诛数县之虏,故上下交足,而内外莫不欢欣;弃有限之财,而塞无厌之心,故取于民者愈多,而藏于国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达之理,惟上之人实图之。

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三代之所以养民者备矣。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其食无不义之食也,其器无不义之器也,商贾通之而不以不义资之也。夫以饮食器用之利,而皆以义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义无由也。后之世,赋取无度,货币无法,义穷而诈胜。夫三代之民,非诚好义也,使天下之利,皆出于义,而民莫不好也。后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诈无由也。是故法令日

滋 ,而弊益烦 ,刑禁甚严 ,而奸不可止。呜呼 ! 久矣 ,其如此也。治其本 ,朝令而夕从 ,救其末 ,百世不改也。私铸之弊 ,始于钱轻 ,使钱之直若金之直 ,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 ,又裂纸以为币 ,符信一加 ,化土芥以为金玉 ,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乐生而恶死者 ,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 ,然犹相继而赴于市者 ,饥寒驱其中 ,而无以自生也。曰 : “ 等死耳 ,而或免焉 ” 。漕卒之愆 ,生于穷乏而无告 ,家乎舟楫之上 ,长子孙乎江淮之间 ,布褐不完 ,藜藿不给 ,大冬积雪 ,水之至涸 ,而龟手烂足者 ,累岁不得代 ,不为盗贼 ,无所逞志。若稍优其给而代其劳 ,宜亦衰息耳。夫见利而不动者 ,伯夷、叔齐之事也 ; 穷困而不为不义者 ,颜渊之事也。以伯夷、叔齐、颜渊之事而求之无知之民 ,亦已过矣。故夫廷尉、大农之所患者 ,非民之罪也 ,非兵之罪也 ,上之人之过也。

苏轼文集卷八

策

策总叙

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盖有以一言而兴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辍者。一言而兴邦，不以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而言不辍，不以为多而损之一辞。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己而不役于人。三代之衰，学校废缺，圣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犹贤于后世者，士未知有科举之利。故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近于可用，出于其意之所谓诚然者。自汉以来，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务射策决科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辞章，不适于用。臣尝以为晁、董、公孙之流，皆有科举之累，故言有浮于其意，而意有不尽于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于极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绳之以法度，考之于有

司 臣愚不肖 ,诚恐天下之士 ,不获自尽。故尝深思极虑 ,率其意之所欲言者为二十五篇 ,曰略、曰别、曰断 ,虽无足取者 ,而臣之区区 ,以为自始而行之 ,以次至于终篇 ,既明其略而治其别 ,然后断之于终 ,庶几有益于当世。

策略一

臣闻天下治乱 ,皆有常势。是以天下虽乱 ,而圣人以为无难者 ,其应之有术也。水旱盗贼 ,人民流离 ,是安之而已也。乱臣割据 ,四分五裂 ,是伐之而已也。权臣专制 ,擅作威福 ,是诛之而已也。四夷交侵 ,边鄙不宁 ,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数者 ,其于害民蠹国 ,为不浅矣。然其所以为害者有状 ,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 ,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 ,不知其然而然者 ,是拱手而待乱也。国家无大兵革 ,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 ,而无治平之实 ,有可忧之势 ,而无可忧之形 ,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 ,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亡之祸 ,而咨嗟怨愤 ,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 ,而休养生息 ,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 ,而上下不交 ,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 ,而中国皇皇 ,常有外忧。此臣所以大惑也。

今夫医之治病 ,切脉观色 ,听其声音 ,而知病之所由起 ,曰“此寒也 ,此热也” ,或曰“此寒热之相搏也” ,及其他 ,无不可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乐 ,问其所苦 ,且不

能自言，则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测者矣。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

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赞《易》，称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观之，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以其动而不息也。惟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断于中，群臣虽有伊吕稷契，无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断而欲有所立为先，而后论所以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无事久矣，以天子之仁圣，其欲有所立以为子孙万世之计至切也。特以为发而不中节，则天下或受其

病,当宁而太息者,几年于此矣。盖自近岁,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涤虑,以听朝廷之所为,然而数年之间,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

闻之师曰:“应敌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创业之君,皆有敌国相持之忧,命将出师,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为国。故其兵可败,而其国不可动,其力可屈,而其气不可夺。今天下一家,二虏且未动也,而吾君吾相终日皇皇焉,应接之不暇,亦窃为执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议,不为长久之计,而用最下之策,是以岁出金缗数十百万,以啖二虏,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议者方将深课当时之失,而不求后日之计,亦无益矣。臣虽不肖,窃论当今之弊。

盖古之为国者,不患有所费,而患费之无名。不患费之无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岁而费千万,是千万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万之足云哉!今者二虏不折一矢,不遗一镞,走一介之使,驰数乘之传,所过骚然,居人为之不宁。大抵皆有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以观吾之所答。于是朝廷汹然,大臣会议,既而去未数月,边遽且复告至矣。由此观之,二虏之使未绝,则中国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虏之大忧未去,则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

中书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与宰相论道经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无以待天下之劳,非至静无以

制天下之动。是故古之圣人，虽有大兵役、大兴作，百官奔走，各执其职，而中书之务，不至于纷纭。今者曾不得岁月之暇，则夫礼乐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时而议也？

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贩夫竖子，皆得执券以诛其所负，苟一朝发愤，倾困倒廩以偿之，然后更为之计，则一簪之资，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尝读《吴越世家》，观勾践困于会稽之上，而行成于吴，凡金玉女子所以为赂者，不可胜计。既反国，而吴之百役无不从者，使大夫女于大夫，士女于士，春秋贡献，不绝于吴府。尝窃怪其以蛮夷之国，承败亡之后，救死扶伤之余，而赂遗费耗又不可胜计如此，然卒以灭吴，则为国之患，果不在费也。彼其内外不相忧，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种二人分国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种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吴者，种不知也。四封之内，蠡不如种，使种主之。凡四封之内所以强国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专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劳而灭吴。其所以赂遗于吴者，甚厚而有节也，是以财不匮。其所以听役于吴者，甚劳而有时也，是以本不摇。然后勾践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吴国固在其指掌中矣。

今以天下之大，而中书常有蛮夷之忧，宜其内治有不办者，故臣以为治天下不若清中书之务。中书之务清，则天下之事不足办也。今夫天下之财，举归之司农，天下之狱，举归之廷尉，天下之兵，举归之枢密，而宰相

特持其大纲,听其治要而责成焉耳。夫此三者,岂少于蛮夷哉?诚以为不足以累中书也。

今之所以待二虏者,失在于过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宾客之政。当周之盛时,诸侯四朝,蛮夷戎狄莫不来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让之节,牲币委积之数而已。至于周衰,诸侯争强,而行人之职为难且重。春秋时,秦聘于晋,叔向命召行人子员。子朱曰:“朱也当御。”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晋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其后楚伍员奔吴,为吴行人以谋楚,而卒以入郢。西刘之兴,有典属国。故贾谊曰:“陛下试以臣为属国,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所令。”今若依仿行人、属国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之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使大司农以每岁所以馈于二虏者,限其常数,而豫为之备,其余者,朝廷不与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虏,与吾所以馆其使者,皆得以自择。而其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亦得以自答。使其议不及于朝廷,而其闲暇,则收罗天下之俊才,治其战攻守御之策,兼听博采,以周知敌国之虚实,凡事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不亦甚简欤!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泛泛焉莫任其职,今举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虏,宜无不济者。然后得以安居静虑,求天下之大计,唯所欲为,将无不可者。

策略三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当其处而不相乱，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后天子得优游无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国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扰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责成，使西北不过为未诛之寇，则中国固吾之中国，而安有不可为哉。于此之时，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

请言当今之势。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当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从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从而尤其法。法之变未有已也，如此，则虽至于覆败、死亡相继而不悟，岂足怪哉。

昔者汉兴，因秦以为治，刑法峻急，礼义消亡，天下荡然，恐后世无所执守，故贾谊、董仲舒咨嗟叹息，以立法更制为事。后世见二子之论，以为圣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变改，以惑乱世主。

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国家法令凡几变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议，患天下之士，其进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为之法，曰中年而举，取旧数之半，而复明经之科。患天下之吏

无功而迁，取高位而不让也，故为之法，曰当迁者有司以闻，而自陈者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实非大有益也。而议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窃以为过矣。

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

夫有人而不用，与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尽其心，其失一也。古之兴王，二人而已。汤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与之，而后伊、吕得捐其一身以经营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无后患，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行。其所欲用，虽其亲爱可也；其所欲诛，虽其仇隙可也。使其心无所顾忌，故能尽其才而责其成功。及至后世之君，始用区区之小数以绳天下之豪俊，故虽有国士，而莫为之用。

夫贤人君子之欲有所树立，以昭著不朽于后世者，甚于人君，顾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夺，只以速天下之乱耳。晁错之事，断可见矣。夫奋不顾一时之祸，决然徒欲以身试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挟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与有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后发，苟人主不先去其不可测，而示其可信，则彼孰从而发哉！庆历中，天子急于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远虑而未有所发也，虽天子亦迟之。至其一旦发愤，条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举朝喧哗，以至于逐去，

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 ,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

居今之势 ,而欲纳天下于至治 ,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 ,不可以有成也。何者 ? 天下独患柔弱而不振 ,怠惰而不肃 ,苟且偷安而不知长久之计。臣以为宜如诸葛亮之治蜀 ,王猛之治秦 ,使天下悚然 ,人人不敢饰非 ,务尽其心。凡此者 ,皆庸人之所大恶 ,而谗人之所由兴也。是故先主拒关、张之间 ,而后孔明得以尽其才 ;苻坚斩樊世 ,逐仇腾 ,黜席宝 ,而后王猛得以毕其功。夫天下未尝无二子之才也 ,而人主思治又如此勤 ,相须甚急 ,而相合甚难者 ,独患君不信其臣 ,而臣不测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铿然明告执政之臣所以欲为者 ,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为之信 ,然后敢有所发于外而不顾。不然 ,虽得贤人千万 ,一日百变法 ,天下益不可治。岁复一岁 ,而终无以大慰天下之望 ,岂不亦甚可惜哉 !

策略四

天子与执政之大臣 ,既已相得而无疑 ,可以尽其所怀 ,直己而行道 ,则夫当今之所宜先者 ,莫如破庸人之论 ,以开功名之门 ,而后天下可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冲溃决 ,腾涌漂荡而不可禁止也 ,虽欲尽人力之所至 ,以求杀其尺寸之势而不可得 ,及其既衰且退也 ,□□乎若不足以终日。故夫善治水者 ,不惟有难杀之忧 ,而又有易衰之患。导之有方 ,决之有渐 ,疏其故而

纳其新 ,使不至于壅阂腐败而无用。嗟夫 ! 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 ,而以为沼沚之可以无忧 ,是乌知舟楫灌溉之利哉 ?

夫天下之未平 ,英雄豪杰之士 ,务以其所长 ,角奔而争利 ,惟恐天下一日无事也 ,是以人人各尽其材。虽不肖者 ,亦自淬励而不至于怠废。故其勇者相吞 ,智者相贼 ,使天下不安其生。为天下者 ,知夫大乱之本 ,起于智勇之士争利而无厌 ,是故天下既平 ,则削去其具 ,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 ,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 ,不过数十年 ,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 ,于是能者不自愤发 ,而无以见其能 ,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当是之时 ,人君欲有所为 ,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 ,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 ,此其为患 ,岂特英雄豪杰之士赳赳而已哉。

圣人则不然。当其久安于逸乐也 ,则以术起之 ,使天下之心翘翘然常喜于为善 ,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为天下者 ,天下皆为 ,而已不为。夫使天下皆为而已不为者 ,开其利害之端 ,而辨其荣辱之等 ,使之踊跃奔走 ,比为我役而不辞 ,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为而得 ,则天子谁与共天下哉 ? 今者治平之日久矣 ,天下之患 ,正在此也。臣故曰 :破庸人之论 ,开功名之门 ,而后天下可为也。

今夫庸人之论有二 ,其上之人务为宽深不测之量 ,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 ,皆庸人相与议论 ,举先贤之言 ,而猎取其近似者 ,以自解说其无能而已矣。

夫宽深不测之量，古人所以临大事而不乱，有以镇世俗之躁，盖非以隔绝上下之情，养尊而自安也。誉之则劝，非之则沮，闻善则喜，见恶则怒，此三代圣人之所共也。而后之君子，必曰誉之不劝，非之不沮，闻善不喜，见恶不怒，斯以为不测之量，不已过乎！夫有劝有沮，有喜有怒，然后有间而可入；有间而可入，然后智者得为之谋，才者得为之用。后之君子，务为无间，夫天下谁能入之？

古之所谓中庸者，尽万物之理而不过，故亦曰皇极。夫极，尽也。后之所谓中庸者，循循焉为众人之所能为，斯以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谓乡原也。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谓其近于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贼也。”孔子、孟子恶乡原之贼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见之。狂者又不可得见，欲得狷者而见之，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于狂者、狷者，皆取于乡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从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与之，然则淬励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论，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结天下之心。

臣闻天子者 ,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 ,以其一心运之乎茫茫之中 ,安而为太山 ,危而为累卵 ,其间不容毫厘。是故古之圣人 ,不恃其有可畏之资 ,而恃其有可爱之实 ;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势 ,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则 ?其所居者 ,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 ,转相属也 ,以有其富贵。苟不得其心 ,而欲羁之以区区之名 ,控之以不足恃之势者 ,其平居无事 ,犹有以相制。一旦有急 ,是皆行道之人 ,掉臂而去 ,尚安得而用之 ?

古之失天下者 ,皆非一日之故 ,其君臣之欢 ,去已久矣 ,适会其变 ,是以一散而不可复收。方其未也 ,天子甚尊 ,大夫士甚贱 ,奔走万里 ,无敢后先 ,俨然南面以临其臣 ,曰 :天何言哉 !百官俯首就位 ,敛足而退 ,兢兢惟恐有罪 ,群臣相率为苟安之计 ,贤者既无所施其才 ,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 ,举天下之事 ,听其自为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 ,变起于不测 ,视天下莫与同其患 ,虽欲分国以与人 ,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 ,盖用此术以至于颠沛而不悟 ,岂不悲哉 !

天下者 ,器也。天子者 ,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 ,而置诸篋笥 ,则器与人不相习 ,是以扞格而难操。良工者 ,使手习知其器 ,而器亦习知其手 ,手与器相信而不相疑 ,夫是故所为而成也。天下之患 ,非经营祸乱之足忧 ,而养安无事之可畏。何者 ?惧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难操也。昔之有天下者 ,日夜淬励其百官 ,抚摩其人民 ,为之朝聘

会同燕享,以交诸侯之欢。岁时月朔,致民读法,饮酒蜡腊,以遂万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尽其词。犹以为未也,而五载一巡守,朝诸侯于方岳之下,亲见其耆老贤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风俗。凡此者,非以为苟劳而已,将以驯致服习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难操也。

及至后世,坏先王之法,安于逸乐,而恶闻其过。是以养尊而自高,务为深严,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为之说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书之,后世且以为讥。使其君臣相视而不相知,如此,则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侘傺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杰已议其后。

臣尝观西汉之初,高祖创业之际,事变之兴,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项氏创残之余,与信、布之徒争驰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绝人之姿,据有土地甲兵之众,其势足以为乱,然天下终以不摇,卒定于汉。传十数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向风,兵革不试,而王莽一竖子乃举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铁,而天下屏息,莫敢或争,此其故何也?创业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将相,皆有握手之欢。凡在朝廷者,皆尝试挤掇,以知其才之短长,彼其视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当此之时,虽有近忧,而无远患。及其子孙,生于深宫之中,而狃于富贵之势,尊卑阔绝,而上下之情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是故不为近忧,而常为远患。及其一旦,固已

不可救矣。

圣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礼而务至诚，黜虚名而求实效，不爱高位重禄以致山林之士，而欲闻切直不隐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简约，不为崖岸。当时大臣将相，皆得从容终日，欢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称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缘饰，而开心见诚，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术，御天下之大权也。

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为宜日新盛德，以鼓动天下久安怠惰之气，故陈其五事以备采择。其一曰：将相之臣，天子所恃以为治者，宜日夜召论天下之大计，且以熟观其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远方之民者，其罢归，皆当问其所以为政，民情风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从侍读侍讲之人，本以论说古今兴衰之大要，非以应故事备数而已。经籍之外，苟有以访之，无伤也。其四曰：吏民上书，苟小有可观者，宜皆召问优慰，以养其敢言之气。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虽其至贱，无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为，岂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见之，使不知其所从来。如此，则远方之贱吏，亦务自激发为善，不以位卑禄薄无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饰。使天下习知天子乐善亲贤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发，知爱于君而不可与为不善。亦将贤人众多，而奸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策别课百官一

臣闻为治有先后，有本末，向之所论者，当今之所宜先，而为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臣请得列而言之。盖其总四，其别十七。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课百官者，其别有六。一曰厉法禁。

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以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

今州县之吏，受赇而鬻狱，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

足以赎，则至于婴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为不善，非特簿书米盐出入之间也，其位愈尊，则其所害愈大；其权愈重，则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强御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为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则其官之所减者，至于罚金，盖无几矣。夫过恶暴著于天下，而罚不伤其毫毛，鹵莽于公卿之间，而纤悉于州县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虽刀锯斧钺，犹将有所不避，而况于木索、笞箠哉！

方今法令至繁，观其所以堤防之具，一举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议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岂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欤？古之人君，责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轻也。责之至重，故其所以约束之者愈宽，待之至轻，故其所堤防之者甚密。夫所贵乎大臣者，惟不待约束，而后免于罪戾也。是故约束愈宽，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轻犯法，则固已不容于诛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从于讯鞠论报，如士庶人之法。斯以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

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莅官临民苟有罪，皆书于其所谓历者，而至于馆阁之臣出为郡县者，则遂罢去。此真圣人之意，欲有以重责之也。奈何其与士庶人较罪

之轻重 ,而又以其爵减耶 ? 夫律 ,有罪而得以首免者 ,所以开盗贼小人自新之途。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 ,是以盗贼小人待之欤 ? 天下惟其无罪也 ,是以罚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罚 ,则何以令天下 ? 今夫大臣有不法 ,或者既已举之 ,而诏曰勿推 ,此何为者也 ? 圣人为天下 ,岂容有此曖昧而不决 ? 故曰 :厉法禁自大臣始 ,则小臣不犯矣。

策别课百官二

其二曰抑侥幸。夫所贵乎人君者 ,予夺自我 ,而不牵于众人之论也。天下之学者莫不欲仕 ,仕者莫不欲贵。如从其欲 ,则举天下皆贵而后可。惟其不可从也 ,是故仕不可以轻得 ,而贵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禄 ,出乎我者也 ,我以为可予而予之 ,我以为可夺而夺之 ,彼虽有言者 ,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 ,赋敛不可以不均 ,刑罚不可以不平 ,守令不可以不择 ,此诚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赏 ,爱名器 ,而器器者以为不可 ,是乌足恤哉 ?

国家自近岁以来 ,吏多而阙少 ,率一官而三人共之 ,居者一人 ,去者一人 ,而伺之者又一人 ,是一官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浅 ,而闲居之日长 ,以其莅官之所得 ,而为闲居仰给之资 ,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 ,此用人之大弊也。

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宽，而用之至狭。取之至宽，故贤者不隔；用之至狭，故不肖者无所容。《记》曰：“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然则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进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试官。夫试之者，岂一定之谓哉？固将有所废置焉耳。国家取人，有制策，有进士，有明经，有词科，有任子，有府史杂流，凡此者，虽众无害也。其终身进退之决，在乎召见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今之议者，不过曰多其资考，而责之以举官之数。且彼有勉强而已，资考既足，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则将执文墨以取必于我，虽千百为辈，莫敢不尽与。臣窃以为今之患，正在于任法太过。是以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岁月必得，甚可惜也。

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于吏部，吏部以其资考之远近，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参之以其才器之优劣而定其等，岁终而奏之，以诏天子废置。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而增损其数，以所奏之等补之，及数而止，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于时。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将不劳而自去。

然而议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臣以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昔者唐有天下，举

进士者 ,群至于有司之门。唐之制 ,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 ,而习知其为人。至于一日之试 ,则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 ,于斯为盛。今以名闻于吏部者 ,每岁不过数十百人 ,使二三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 ,虽有失者 ,盖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 ,天下之人 ,必不可信。则夫一定之制 ,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

策别课百官三

其三曰决壅蔽。所贵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 ,何也 ? 天下不诉而无冤 ,不谒而得其所欲 ,此尧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诉 ,诉而必见察 ;不能无谒 ,谒而必见省。使远方之贱吏 ,不知朝廷之高 ;而一介之小民 ,不识官府之难。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 ,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苛痒 ,动于百体之中 ,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 ,而手随至。夫手之至 ,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 ,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 ,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 ,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 ,亦如此而已。百官之众 ,四海之广 ,使其关节脉理 ,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 ,触之而必应。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天子之贵 ,士民之贱 ,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 ,缓急可使救。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 ,如诉之于天。有

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故小人以法为奸。

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职,不待教令而办,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纤悉,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盖史之所记: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关,郡县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至于纤悉,莫不皆然。苻坚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长吏心知而不问,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诉者之多,而

谒者之众，莫如中书与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治要。郡县之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而关预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赢虚至于毫毛以绳郡县，则是不任转运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矣。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惊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天子求治之勤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不论文王之昃而论始皇之量书。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策别课百官四

其四曰专任使。夫吏之与民，犹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虽有长材异能之士，朝夕而去，则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汉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时，以为任人不可以仓卒而责其成效。又其三岁一迁，吏不可为长远之计，则其所施設一切出

于苟简。此天下之士，争以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处也，是以扰扰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后迁，则将有十年不得调者矣。朝廷方将减任子，清冗官，则其行之当有所待。而臣以为当今之弊，有甚不可者。

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观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冲，两河之交，舟车商贾之所聚，金玉锦绣之所积，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以书数为终身之能，以府史贱吏为乡党之荣，故其民不知有儒学讲习之贤。夫是以狱讼繁滋而奸不可止，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于教化，四方观之，使风俗日以薄恶，未始不由此也。今夫为京兆者，戴星而出，见烛而入，案牍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躐乎其庭。持词而求诉者，肩相摩乎其门。憧憧焉不知其为谁，一讯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无罪者亦不知其无罪之实。如此则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狱讼之繁，未有已也。

夫大司农者，天下之所以赢虚，外计之所从受命也。其财赋之出入，簿书之交错，纵横变化，足以为奸，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尽知而付吏。吏分职乎其中者，以数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过粗知其大纲，而不能惟吏之听。贿赂交乎其门，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无过此二者。

臣窃以为今省府之重，其择人宜精，其任人宜久。

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则?天下之贤者不可以多得。而贤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为长远之计者,则其效不可以朝夕见,其始若迂阔,而其终必将有所可观。今期月不报政,则朝廷以为是无能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见称于人者,又以为有功而擢为两府。然则是为省府者,能与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终岁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于其局,长子孙于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长子孙之吏,此其相视,如客主之势,宜其奸弊不可得而去也。

省府之位,不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为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劳于位,则时有以赐予劝奖之,以厉其心,不闻其骤迁以夺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纵未能一概久而不迁,至于省府,亦不可以仓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则其欺诈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虑周旋于其间,不过十年,将必有卓然可观者也。

策别课百官五

其五曰无责难。无责难者,将有所深责也。昔者圣人之立法,使人可以过,而不可以不及。何则?其所求于人者,众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为众人之所不能者,

固无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于犯法。夫如此而犹有犯者,然后可以深惩而决去之。由此而言,则圣人之所以不责人之所不能者,将以深责乎人之所能也。后之立法者异于是。责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责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

夫事不可以两立也,圣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禁,必有所宽。宽之则其禁必止,舍之则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长吏任之。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其过重者其罚均。且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十数年之后,其幼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惟其既已改官而无忧,是故荡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县之中,长吏亲见其廉谨勤干之节,则其势不可以不举,彼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故曰今之法责人以其所不能者,谓此也。

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此三者,其属无几耳。其贪其廉,其宽猛,其能与不能,不可谓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复以为牧人欤?夫为长而属之不知,则此固可以罢免而无足惜者。今其属官有罪,而其长不即以闻,他日有以告者,则其长不过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职司察

其属郡，郡县各察其属，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罚之甚轻，亦可怪也。

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何也？夫吏之贪者，其始必诈廉以求举，举者皆王公贵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连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余人，此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耳。为法之弊，至于如此，亦可变矣。

如臣之策，以职司守令之罪罪举官，以举官之罪罪职司守令。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纵又加之，举官亦无如之何，终不能逆知终身之廉者而后举，特推之于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职司守令，彼其势诚有以督察之。臣知贪吏小人无容足之地，又何必于举官焉难之。

策别课百官六

其六曰无沮善。昔者先王之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无穷之心，力行不倦，而无自弃之意。夫惟自弃之人，则其为恶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圣人畏之，设为高位重禄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踊跃自奋，扳援而来。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终不能至于其间，而非圣人塞其门、绝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贱吏，闾阎之匹夫，莫不奔走于善，至于老死而不知休息，此圣人以术驱之也。

天下苟有甚恶而不可忍也，圣人既已绝之，则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此非独不仁也。以为既已绝之，彼将一旦肆其愤毒，以残害吾民。是故绝之则不用，用之则不绝。既已绝之，又复用之，则是驱之于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无所望而为善，无所爱惜而不为恶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无所望之人，而责其为善，以无所爱惜之人，而求其不为恶，又付之以人民，则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贤者，何常之有？或出于贾竖贱人，甚者至于盗贼，往往而是。而儒生贵族，世之所望为君子者，或至于放肆不轨，小民之不若。圣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于其始进之时，而徐观其所试之效，使天下无必得之由，亦无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后勉强于功名而不敢侥幸。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后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圣人之所以鼓舞天下，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为术欤？

后之为政者则不然。与人以必得，而绝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为进贤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于此。今夫制策之及等，进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间，而决取终身之富贵。此虽一时之文辞，而未知其临事之否，则其用之不已太遽乎！

天下有用人而绝之者三。州县之吏，苟非有大过而不可复用，则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为善以自赎。而今世之法，一陷于罪戾，则终身不迁，使之不自聊赖而疾视其民，肆意妄行而无所顾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

而陷于其中，途穷而无所入，则遂以自弃。府史贱吏，为国者知其不可阙也，是故岁久则补以外官。以其所从来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则其中虽有出群之才，终亦不得齿于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将以求贵也，贵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富之求，此其势然也。如是，则虽至于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弃，则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货而仕者，皆得补郡县之吏，彼知其终不得迁，亦将逞其一时之欲，无所不至。夫此，诚不可以迁也，则是用之之过而已。臣故曰：绝之则不用，用之则不绝。此三者之谓也。

策别安万民一

安万民者，其别有六。一曰敦教化。夫圣人之于天下，所恃以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也。昔者三代之民，见危而授命，见利而不忘义。此非必有爵赏劝乎其前，而刑罚驱乎其后也。其心安于为善，而忸怩于不义，是故有所不为。夫民知有所不为，则天下不可以敌，甲兵不可以威，利禄不可以诱，可杀可辱、可饥可寒而不可与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国长久而不拔也。

及至秦、汉之世，其民见利而忘义，见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则巧伪变诈，无所不为，疾视其长上而幸其灾。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盗贼，则天下枵然无复

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时，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详且密也。学校之制，射飨之节，冠婚丧祭之礼，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后世，教化之道衰，而尽废其具，是以若此无耻也。”然世之儒者，盖亦尝试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无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饰诈而相高，则有之矣，此亦儒者之过也。臣愚以为若此者，皆好古而无术，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实之所存者也。实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实也。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凡今儒者之所论，皆其名也。

昔武王既克商，散财发粟，使天下知其不贪；礼下贤俊，使天下知其不骄；封先圣之后，使天下知其仁；诛飞廉、恶来，使天下知其义。如此，则其教化天下之实，固已立矣。天下耸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后文之以礼乐，教之以学校，观之以射飨，而谨之以冠婚丧祭，民是以目击而心谕，安行而知得也。及至秦、汉之世，专用法吏以督责其民，至于今千有余年，而民日以贪冒嗜利而无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礼所谓名者而绳之！彼见其登降揖让盘辟俯偻之容，则掩口而窃笑；闻钟鼓管磬希夷擘缓之音，则惊顾而不乐。如此，而欲望其迁善远罪，不已难乎？

臣愚以为宜先其实而后其名，择其近于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则不可与久居于安。民不知义，则不要与同处于危。平居则欺其吏，而有急则叛其君。此

教化之实不至,天下之所以无变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则莫若务实其言。欲民之知义,则莫若务去其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为军。其始也,官告以权时之宜,非久役者,事已当复尔业。少焉皆刺其额,无一人得免。自宝元以来,诸道以兵兴为辞而增赋者,至今皆不为除去。夫如是,将何以禁小民之诈欺哉!

夫所贵乎县官之尊者,为其恃于四海之富,而不争于锥刀之末也。其与民也优,其取利也缓。古之圣人,不得已而取,则时有所置,以明其不贪。何者?小民不知其说,而惟贪之知。今鸡鸣而起,百工杂作,匹夫入市,操挟尺寸,吏且随而税之,扼吭拊背,以收丝毫之利。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赋敛有常限,而以先期为贤。出纳有常数,而以羨息为能。天地之间,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趋于贪。臣愚以为难行之言,当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义。若曰“国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则臣恐其失之多于得也。

策别安万民二

其二曰劝亲睦。夫民相与亲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画为井田,使其比闾族党,各相亲爱,有急相赙,有喜相庆,死丧相恤,疾病相养。是故其民安居无事,则往来欢欣,而狱讼不生;有寇而战,则同心并力,而

缓急不离。自秦、汉以来，法令峻急，使民乖其亲爱欢欣之心，而为邻里告讦之俗。富人子壮则出居，贫人子壮则出赘。一国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纷纷乎散乱而不相属，是以礼让之风息，而争斗之狱繁。天下无事，则务为欺诈相倾以自成。天下有变，则流徙涣散相弃以自存。嗟夫！秦、汉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难治也！此无他，民不爱其身，则轻犯法。轻犯法，则王政不行。欲民之爱其身，则莫若使其父子亲、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恤妻子。则其所赖于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轻犯法。三代之政，莫尚于此矣。

今欲教民和亲，则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复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亲属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礼》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古者诸侯之子弟，异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祢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后之，则为大宗。族人宗之，虽百世而宗子死，则为之服齐衰九月。故曰：“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别子之庶子，又不得祢别子，而自使其嫡子为后，则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则无服。其继祢者，亲兄弟为之服。其继祖者，从兄弟为之服。其继曾祖者，再从兄弟为之服。其高祖者，三从兄弟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亲尽

则易宗。故曰：“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小宗四，有继高祖者，有继曾祖者，有继祖者，有继祢者，与大宗为五，此所谓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为宗，则其庶子之嫡子又各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实无穷。自秦、汉以来，天下无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复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亲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

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无宗也。有族而无宗，则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则虽欲亲之而无由也。族人而不相亲，则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贤人君子之后，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远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复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则为之加服，犯之则以其服坐。贫贱不敢轻，而富贵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丧葬必赴。此非有所难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无孝弟相亲之心，而族无宗子，莫为之纠率，其势不得相亲。是以世之人，有亲未尽而不相往来，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无知之民，遂至于父子异居，而兄弟相讼，然则王道何从而兴乎！

呜呼！世人之患，在于不务远见。古之圣人合族之法，近于迂阔，而行之期月，则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难，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曰自小宗始矣。

策别安万民三

其三曰均户口。夫中国之地，足以食中国之民有余

也,而民常病于不足,何哉?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聚则争于不足之中,而散则弃于有余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遗利,而民用不足。

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众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亩,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余。当周之时,四海之内,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师居其一,有田百同,而为九百万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为六百万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为率,则王畿之内,足以食三百万之众。以九州言之,则是二千七百万夫之地也,而计之以下农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则是万有三千五百万人可以仰给于其中。当成、康刑措之后,其民极盛之时,九州之籍,不过千三万四千有余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谷常有余,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术也。

自井田废,而天下之民转徙无常,惟其所乐,则聚以成市,侧肩蹠踵,以争寻常,挈妻负子,以分升合。虽有丰年,而民无余蓄,一遇水旱,则弱者转于沟壑,而强者聚为盗贼。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盖亦不得均民之术而已。

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贱农而贵末,忽故而重新,则民不均。夫民之为农者,莫不重迁,其坟墓庐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为子孙百年之计。惟其百工技艺,无事种艺,游手浮食之民,然后可以怀轻资而极其

所往。是故上之人贱农而贵末，则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其弊一也。

凡人之情，怠于久安，而谨于新集。水旱之后，盗贼之余，则莫不轻刑罚，薄税敛，省力役，以怀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无变者，则不肯无故而加恤。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则其民稍稍引去，聚于其所重之地，以至于众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

臣欲去其二弊，而开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圣人之兴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为功。必因时之势，故易为力。今欲无故而迁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则怨谤之门，盗贼之端，必起于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为民之情，莫不怀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于迁徙之乐，而忘其乡。昔汉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诸陵。为今之计，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邓、许、汝、陈、蔡之间，今士大夫无不乐居于此者，顾恐独往而不能济，彼见其侪类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则其去惟恐后耳。此所谓因人之情。

夫天下不能岁岁而丰也，则必有饥馑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时，父子且不能相顾，又安知去乡之为戚哉？当此之时，募其乐徙者，而使所过廩之，费不甚厚，而民乐行。此所谓因时之势。

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贷其耕耘之具，而缓其租，然后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渐也。

策别安万民四

其四曰较赋役。自两税之兴 ,因地之广狭瘠腴而制赋 ,因赋之多少而制役 ,其初盖甚均也。责之厚赋 ,则其财足以供。署之重役 ,则其力足以堪。何者 ? 其轻重厚薄 ,一出于地 ,而不可易也。户无常赋 ,视地以为赋。人无常役 ,视赋以为役。是故贫者鬻田则赋轻 ,而富者加地则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胜 ,亦所以破兼并之门 ,而塞侥幸之源也。

及其后世 ,岁月既久 ,则小民稍稍为奸 ,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 ,则虽有法禁 ,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户之赋 ,官知其为赋之多少 ,而不知其为地之几何也。如此 ,则增损出入 ,惟其意之所为。官吏虽明 ,法禁虽严 ,而其势无由以止绝。且其为奸 ,常起于贸易之际。夫鬻田者 ,必穷迫之人 ,而所从鬻者 ,必富厚有余之家。富者恃其有余而邀之 ,贫者迫于饥寒 ,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 ,而少入其赋。有田者 ,方其贫困之中 ,苟可以缓一时之急 ,则不暇计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 ,而赋不加多 ,贫者地日以削 ,而赋不加少。又其奸民欲以计免于赋役者 ,割数亩之地 ,加之以数倍之赋 ,而收其少半之直 ,或者亦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数十年来 ,天下之赋 ,大抵淆乱。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 ,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 ,以至于破败流移而不知其所往 ,其赋存而其

人亡者，天下皆是也。

夫天下不可以有侥幸也。天下有一人焉侥幸而免，则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侥幸者如此之众，则其不幸而受其弊者从亦可知矣。三代之赋，以什一为轻。今之法，本不至于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赋敛为病者，岂其岁久而奸生，偏重而不均，以至于此欤？虽然，天下皆知其为患而不能去。何者？势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广狭瘠腴，而更制其赋之多寡，则奸吏因缘为贿赂之门，其广狭瘠腴，亦将一切出于其意之喜怒，则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议，而臣以为此最易见者，顾弗之察耳。

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数。具所直之数，必得其广狭瘠腴之实，而官必据其所直之数，而取其易田之税，是故欲知其地之广狭瘠腴，可以其税推也。久远者不可复知矣，其数十年之间，皆足以推较，求之故府，犹可得而见。苟其税多者则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则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赋少，其役轻，则夫人亡而赋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给其赋，重为之禁，而使不敢以不实之直而书之契，则夫自今以往者，贸易之际，为奸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与凡赋之所宜多少，而以税参之，如此，则一持筹之吏坐于帐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虚实，不过数月，而民得以少苏。不然，十数年之后，将不胜其弊，重者日以轻，而轻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终也。

策别安万民五

其五曰教战守。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作坐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惧。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太平之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劳苦，而未尝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以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袞袞，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

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

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之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悚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

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策别安万民六

其六曰去奸民。自昔天下之乱，必生于治平之日，休养生息，而奸民得容于其间，蓄而不发，以待天下之衅。至于时有所激，势有所乘，则溃裂四出，不终朝而毒流于天下。圣人知其然，是故严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奸民而去之。

夫大乱之本，必起于小奸。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发也常至于乱天下。今夫世人之所忧以为可畏者，必曰豪侠大盗。此不知变者之说也。天下无小奸，则豪侠大盗无以为资。且以治平无事之时，虽欲为大盗，将安所容其身？而其残忍贪暴之心无所发泄，则亦时出为盗贼，聚为博弈，群饮于市肆，而叫号于郊野。小者呼鸡逐狗，大者椎牛发冢，无所不至，捐父母，弃妻孥，而相与嬉游。凡此者，举非小盗也。天下有衅，锄耰棘矜相率而剽夺者，皆向之小盗也。

昔三代之圣王，果断而不疑，诛除击去，无有遗类，所以拥护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后世，刑法日以深严，而去奸之法，乃不及于三代。何者？待其败露，自入于刑而后去也。夫为恶而不入于刑者，固已众矣。有终身为不义，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于法者。有巧为规避，持

吏短长而不可诘者。又有因缘幸会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于刑，则其所去者盖无几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恶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重罪役之期，以次轻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后宥而舍之。其化之不从，威之不格，患苦其乡之民，而未入于五刑者，谓之罢民。凡罢民，不使冠带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齿于乡党。由是观之，则周之盛时，日夜整齐其人民，而锄去其不善。譬如猎人，终日驰驱践踏于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于网罗而后取也。夫然后小恶不容于乡，大恶不容于国，礼乐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

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为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宽厚为称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侥幸，务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赏，而内以待阴德之报。臣是以知天下颇有诛之奸，将为子孙忧。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岁时纠察凶民，而徙其尤无良者，不必待其自入于刑，而间则命使出按郡县，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讼而数犯法者，皆诛无赦。诛一乡之奸，则一乡之人悦。诛一国之奸，则一国之人悦。要以诛寡而悦众，则虽尧舜亦如此而已矣。

天下有三患，而蛮夷之忧不与焉。有内大臣之变，有外诸侯之叛，有匹夫群起之祸，此三者其势常相持。内大臣有权，则外诸侯不叛。外诸侯强，则匹夫群起之祸不作。今者内无权臣，外无强诸侯，而万世之后，其尤可忧者，奸民也。臣故曰去奸民。以为安民之终云。

苏轼文集卷九

策

策别厚货财一

厚货财者，其别有二。一曰省费用。夫天下未尝无财也。昔周之兴，文王、武王之国不过百里，当其受命，四方之君长交至于其廷，军旅四出，以征伐不义之诸侯，而未尝患无财。方此之时，关市无征，山泽不禁，取于民者不过什一，而财有余。及其衰也，内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国之贡，而不足于用。由此观之，夫财岂有多少哉！

人君之于天下，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人之为易也。臣请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穷困时，所望不过十金之资，计其衣食之费，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宽然而有余。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则

心意之欲 ,日以渐广 ,所入益众 ,而所欲益以不给。不知罪其用之不节 ,而以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贪 ,求愈多而财愈不供 ,此其为惑 ,未可以知其所终也。盖亦反其始而思之 ?夫向者岂能寒而不衣、饥而不食乎 ?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病 ,何以异此。

国家创业之初 ,四方割据 ,中国之地至狭也。然岁岁出师以诛讨僭乱之国 ,南取荆楚 ,西平巴蜀 ,而东下并潞 ,其费用之多 ,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尝思其始 ,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 ,则亦甚惑矣。

夫为国有三计 :有万世之计 ,有一时之计 ,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 ,以三十年之通计 ,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 ,足用而有余。是以九年之蓄 ,常闲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 ,盗贼之忧 ,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若此者 ,天不能使之灾 ,地不能使之贫 ,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 ,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 ,一岁之入 ,才足以为一岁之出 ,天下之产 ,仅足以供天下之用 ,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 ,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 ,可逸而不可劳 ,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 ,量出以为入 ,用之不给 ,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 ,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 ,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 ,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

今天下之利 ,莫不尽取。山陵林麓 ,莫不有禁。关有征 ,市有租 ,盐铁有榷 ,酒有课 ,茶有算 ,则凡衰世苟且之法 ,莫不尽用矣。譬之于人 ,其少壮之时 ,丰健勇武 ,

然后可以望其无疾 ,以至于寿考。今未五六十 ,而衰老之候 ,具见而无遗 ,若八九十者 ,将何以待其后耶 ? 然天下之人 ,方且穷思竭虑 ,以广求利之门。且人而不思 ,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 ,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 ,将不为国乎 ? 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费 ,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 ,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臣不能尽知 ,请举其所闻 ,而其余可以类求焉。

夫无益之费 ,名重而实轻 ,以不急之实 ,而被之以莫大之名 ,是以疑而不敢去。三岁而郊 ,郊而赦 ,赦而赏 ,此县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 ,数日而待赐 ,此诚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 ,所谓股肱耳目 ,与县官同其忧乐者 ,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 ? 天子有七庙 ,今又饰老佛之宫 ,而为之祠 ,固已过矣 ,又使大臣以使领之 ,岁给以巨万计 ,此何为者也 ! 天下之吏 ,为不少矣 ,将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 ,则凡民之利 ,莫不备举 ,而其患莫不尽去。今河水为患 ,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视其灾 ,而责之以救灾之术 ,徒为都水监。夫四方之水患 ,岂其一人坐筹于京师而尽其利害 ! 天下有转运使足矣 ,今江淮之间 ,又有发运 ,禄赐之厚 ,徒兵之众 ,其为费岂可胜计哉 ! 盖尝闻之 ,里有蓄马者 ,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 ,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 ,厩长立而马益羸。今为政不求其本 ,而治其末 ,自是而推之 ,天下无益之费 ,不为不多矣。

臣以为凡若此者 ,日求而去之 ,自毫厘以往 ,莫不有益。惟无轻其毫厘而积之 ,则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别厚货财二

其二曰定军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废，兵农异处，兵不得休而为民，民不得息肩而无事于兵者，千有余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复追矣。至于汉、唐，犹有可得而言者。

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闲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其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贍养，而又有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

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蜀，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

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

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余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于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

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廩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

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无以异于畿甸，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贼，与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

臣愚以为郡县之土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

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尝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于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而将吏亦莫之训也。苟禁兵可以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则彼固已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

策别训兵旅一

训兵旅者,其别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岂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欤?器械钝弊而不足用欤?抑为城郭不足守欤?廩食不足给欤?此数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则是无材用也。

夫国之有材,譬如山泽之有猛兽,江河之有蛟龙,伏乎其中而威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鳅虿之所蟠,豚之所牧,虽千仞之山,百寻之溪,而人易之。何则?其见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谓无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谓无才。然以区区之二虏,举数州之众,以临中国,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气未尝少衰,其词未尝少挫,则是其心无所畏也。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无忧,而大臣恬然

未尝有拒绝之议，非不欲绝也，而未有以待之。则是朝廷无所恃也。缘边之民，西顾而战慄。牧马之士，不敢弯弓而北向。吏士未战而先期于败，则是民轻其上也。外之蛮夷无所畏，内之朝廷无所恃，而民之自轻其上，此犹足以为有人乎！

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圣人，以无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实，以可见之实，而较天下之虚名。二者相为用而不可废。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纷然奔走从事于其间，而要之以其终，不肖者无以欺其上。此无他，先名而后实也。不先其名，而唯实之求，则来者寡。来者寡，则不可以有所择。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择之人，则是不先名之过也。天子之所向，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孙、吴之书，其读之者，未必能战也。多言之士，喜论兵者，未必能用也。进之以武举，而试之以骑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将以求天下之实，则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为未必然而弃之，则是其必然者，终不可得而见也。

往者西师之兴，其先也，惟不以虚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择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兴之际，四顾惶惑而不知所措。于是设武举，购方略，收勇悍之士，而开猖狂之言，不爱高爵重赏，以求强兵之术。当此之时，天下嚣然，莫不自以为知兵也。来者日多，而其言益以无据，至于临事，终不可用。执事之臣，亦遂厌之，而知其无益，故兵休之日，举从而废之。今之论者，以为武举、方略之

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而天下之实才,终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过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亦已过矣。

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芟,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芟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知其必败。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豪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新兵以试之。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用也。

策别训兵旅二

其二曰练军实。三代之兵,不待择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以一家而备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养,疾病者得以为闲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故其无事而田猎,则未尝发老弱之民;师行而馈粮,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聪明足以察旗鼓之节,强锐足

以犯死伤之地，千乘之众，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

盖春秋之时，诸侯相并，天下百战，其经传所见谓之败绩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过犯其偏师而猎其游卒，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万流血于江河如后世之战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壮者以为兵，则其势不可得而多杀也。

及至后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托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廩之终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过四十余年之间。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余年。今廩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战，是谓弃财。不可使战而驱之战，是谓弃民。臣观秦、汉之后，天下何其残败之多耶！其弊皆起于分民而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万之众，而见屠于数千之兵者。其良将善用，不过以为饵，委之啖贼。嗟夫！三代之衰，民之无罪而死者，其不可胜数矣。

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陕西之役，举籍平民以为兵。

继以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次及近岁青、齐之饥，与河朔之水灾，民急而为兵者，日以益众。举籍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无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费，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

凡民之为兵者，其类多非良民。方其少壮之时，博弈饮酒，不安于家，而后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气沮，盖亦有悔而不可复者矣。臣以谓：五十已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使其应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则除其籍而不怨。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则应者必众。如此，县官长无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战者，不至于无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呼无赖以自弃于凶人。

今夫天下之患，在于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然犹有言者，将以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则缓急有所不济。夫所谓十年而代者，岂举军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将去者，有当代者，新故杂居而教之，则缓急可以无忧矣。

策别训兵旅三

其三曰倡勇敢。臣闻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权，英雄豪杰之士，所以阴用而不言于人，而人亦莫之识也。

臣请得以备言之。夫倡者，何也？气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军之勇怯。人人而较之，则勇怯之相去，若挺与楹。至于三军之勇怯，则一也。出于反覆之间，而差于豪厘之际，故其权在将与君。人固有暴猛兽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变者。有见虺蜴而却走，闻钟鼓之声而战慄者。是勇怯之不齐，至于如此。然閭閻之小民，争斗戏笑，卒然之间，而或至于杀人。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虽天下之勇夫，无以过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顾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气之所乘，则夺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间。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开其自悔之意。则是不战而先自败也。故曰致勇有术。

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楯相搏，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天下之大，可以

名劫也。三军之众，可以气使也。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

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难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难能也。以难得之人，行难能之事，此必有难报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视其勇者而阴厚之。人之有异材者，虽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异。自异而上不异之，则缓急不可以望其为倡。故凡缓急而肯为倡者，必其上之所异也。昔汉武帝欲观兵于四夷，以逞其无厌之求，不爱通侯之赏，以招勇士，风告天下，以求奋击之人，然卒无有应者。于是严刑峻法，致之死地，而听其以深入赎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驰骤于万死之地，是故其将降，其兵破败，而天下几至于不测。何者？先无所异之人，而望其为倡，不已难乎！

私者，天下之所恶也。然而为己而私之，则私不可用。为其贤于人而私之，则非私无以济。盖有无功而可赏，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责其为倡也。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诛之，而将帅之臣，谨守封略，收视内顾，莫有一人先奋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尽力，不得已而出，争先而归，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无以应，则其势不得不重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无同忧患之臣，而将军无心腹之士。西师

之休 ,十有余年矣 ,用法益密 ,而进人益艰 ,贤者不见异 ,勇者不见私 ,天下务为奉法循令 ,要以如式而止 ,臣不知其缓急将谁为之倡哉 ?

策断一

二虏为中国患 ,至深远也。天下谋臣猛将 ,豪杰之士 ,欲有所逞于西北者 ,久矣。闻之兵法曰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向者 ,臣愚以为西北难有可胜之形 ,而中国未有不可胜之备 ,故尝窃以为可特设一官 ,使独任其责 ,而执政之臣 ,得以专治内事。苟天下之弊 ,莫不尽去 ,纪纲修明 ,食足而兵强 ,百姓乐业 ,知爱其君 ,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如此 ,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

夫天下将兴 ,其积必有源。天下将亡 ,其发必有门。圣人者 ,唯知其门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 ,而天子无道不与焉。盖有以诸侯强逼而至于亡者 ,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于亡者 ,秦是也。有以大臣执权而至于亡者 ,汉、魏是也。有以蛮夷内侵而至于亡者 ,二晋是也。(司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 ,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 ,则至于今可以不废。惟其讳亡而不为之备 ,或备之而不得其门 ,故祸发而不救。夫天子之势 ,蟠于天下而结于民心者甚厚 ,故其亡也 ,必有大隙焉 ,而日溃之。其窥之甚难 ,其取之甚密 ,旷日持久 ,然后可得而间 ,盖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圣人必于其全安

甚盛之时 ,而塞其所由亡之门。

盖臣以为当今之患 ,外之可畏者 ,西戎、北狄 ,而内之可畏者 ,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 ,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 ,而其动也 ,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 ,而不能独起 ,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先之以戎狄 ,而继之以吾民 ,臣之所谓可畏者 ,在此而已。

昔者敌国之患 ,起于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无厌 ,以有倦待无厌 ,而能久安于无事 ,天下未尝有也。故夫二虏之患 ,特有远近耳 ,而要以必至于战。敢问今之所以战者何也 ? 其无乃出于仓卒而备于一时乎 ! 且夫兵不素定 ,而出于一时 ,当其危疑扰攘之间 ,而吾不能自必 ,则权在敌国。权在敌国 ,则吾欲战不能 ,欲休不可。进不能战 ,而退不能休 ,则其计将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 ,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军旅之后 ,而继之以重媾 ,则国用不足。国用不足 ,则加赋于民。加赋而不已 ,则凡暴取豪夺之法 ,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动 ,变生无方 ,国之大忧 ,将必在此。

盖尝闻之 ,用兵有权 ,权之所在 ,其国乃胜。是故国无小大 ,兵无强弱 ,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 ,权在焉耳。千钧之牛 ,制于三尺之童 ,弭耳而下之 ,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 ,此其故何也 ? 权在人也。我欲则战 ,不欲则守。战则天下莫能支 ,守则天下莫能窥。昔者秦尝用此矣。开关出兵以攻诸侯 ,则诸侯莫不愿割地而求和。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 ,秦人未尝急于割地之利 ,若

不得已而后应。故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战。如此，则权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秦惟能自必，而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变，而卒归于秦。诸侯之利，固在从也。朝闻陈轸之说而合为从，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秦则不然。横人之欲为横，从人之欲为从，皆使其自择而审处之。诸侯相顾，而终莫能自必，则权之在秦，不亦宜乎？

向者宝元、庆历之间，河西之役，可以见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后战。其终也，逆探其意而与之和，又从而厚馈之，惟恐其一日复战也。如此，则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

今夫庸人之论，则曰勿为祸始。古之英雄之君，岂其乐祸而好杀。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当时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为敌国无衅而我则发之。夫为国者，使人备己，则权在我，而使己备人，则权在人。当太宗之时，四夷狼顾以备中国，故中国之权重。苟不先之，则彼或以执其权矣，而我又鳃鳃焉恶战而乐罢，使敌国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则虽有天下，吾安得而为之？唐

之衰也，惟其厌兵而畏战，一有败衄，则兢兢焉缩首而去之，是故奸臣执其权以要天子。及至宪宗，奋而不顾，虽小挫而不为之沮。当此之时，天下之权，在于朝廷。伐之则足以为威，舍之则足以为恩。臣故曰：先发而后罢，则权在我矣。

策断二

臣闻用兵有可以逆为数十年之计者，有朝不可以谋夕者。攻守之方，战斗之术，一日百变，犹以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谋夕者也。古之欲谋人之国者，必有一定之计。勾践之取吴，秦之取诸侯，高祖之取项籍，皆得其至计而固执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百变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计未始易也。勾践之取吴，是骄之而已。秦之取诸侯，是散其从而已。高祖之取项籍，是间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计不可易者，虽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为必至于战，则其攻守之方，战斗之术，固未可以豫论而臆断也。然至于用兵之大计，所以固执而不变者，臣请得以豫言之。

夫西戎、北胡，皆为中国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故二者，皆所以为忧。而臣以为兵之所加，宜先于西。故先论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

今夫邹与鲁战，则天下莫不以为鲁胜，大小之势异

也。然而势有所激，则大者失其所以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为小，故有以邹胜鲁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长，地广而备多，备多而力分，小国聚而大国分，则强弱之势，将有所反。大国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国之人，计穷而无所恃，则致死而不顾。是以小国常勇，而大国常怯。恃大而不戒，则轻战而屡败。知小而自畏，则深谋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欢欣相得之际也。国大则君尊而上下不交，将军贵而吏士不亲，法令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国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忧则相恤，有急则相赴。凡此数者，是小国之所长，而大国之所短也。使大国而不用其所长，常出于其所短，虽百战而百屈，岂足怪战！

且夫大国，则固有所长矣，长于战而不长于守。夫守者，出于不足而已。譬之于物，大而不用，则易以腐败，故凡击搏进取，所以用大也。孙武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自敌以上者，未尝有不战也。自敌以上而不战，则是以有余而用不足之计，固已失其所长矣。凡大国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数出，而彼不能应。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财，以罔市利，而贩夫小民终莫能与之竞者，非智不若，其财少也。是故贩夫小民，虽有桀黠之才，过人之智，而其势不得不折而入于千金之家。何则？其所长者不可以与较也。

西戎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向者惟不用其所长,是以聚兵连年而终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长,则莫若数出,数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谓分兵者,非分屯之谓也,分其居者与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适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则一岁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则一岁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则是一人而岁一出也。吾一岁而一出,彼一岁而十被兵焉,则众寡之不侔,劳逸之不敌,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于敌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敌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吴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狃陈欤?夫御戎之术,不可以逆知其详,而其大略,臣未见有过此者也。

策断三

其次请论北狄之势。古者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纴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传之繁。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盖非独古圣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犹狙猿之不可使冠带,虎豹之不可被以羁縶也。故中行说教单于无爱汉物,所得缯絮,皆以驰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湟酪之便美

也。由此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

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筑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廩，实府库，明烽燧，远斥堠，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后。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故夫各辅其性而安其生，则中国与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从中国之法，犹中国之不可从胡人之无法也。

今夫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者，此宗庙之服，所以登降揖让折旋俯仰为容者也，而不可以骑射。今夫蛮夷而用中国之法，岂能尽如中国哉！苟不能尽如中国，而杂用其法，则是佩玉服鞞冕垂旒而欲以骑射也。昔吴之先，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居者数十世，而诸侯不敢窥也。其后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车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阖庐、夫差又逞其无厌之求，开沟通水，与齐、晋争强，黄池之会，强自冠带，吴人不胜其弊，卒入于越。夫吴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蛮夷之资，而贪中国之美，宜其可得而图之哉。

西晋之亡也，匈奴、鲜卑、氐、羌之类，纷纭于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隼之俦，皆以绝异之姿，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终于覆亡相继，远者不过一传再传而灭，何也？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中国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无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厌。是以虽

建都邑，立宗庙，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

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晋之乱，奄至京邑，睹中原之富丽、庙社宫阙之壮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归而窃习焉。山前诸郡，既为所并，则中国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贵壮而贱老，贪得而忘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者犹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穽网罗之中。而中国之人，犹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规画，皆不复蛮夷之心，以为不可得而图之，亦过计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谋阴计之士也。昔先王欲图大事，立奇功，则非斯人莫之与共。梁之尉繚，汉之陈平，皆以樽俎之间，而制敌国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祸而已。

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足惜矣。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迩，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

班师，闻之，谋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语有之曰：鼠不容穴，衔窠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廩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

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国不能谨守其法，彼慕中国之法，而不能纯用，是以胜负相持而未有决也。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中国则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余。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势者，有所不攻，而敌人莫不惫也。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尚何云乎！惟国家留意其大者而为之计，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御试制科策一道 并策问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盭。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

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土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仍岁以来，灾异数见。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掊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京师诸夏之表则，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撻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洪质之言，不宜兼于宰相？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

臣谨对曰：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

所不察 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 ,虽齐桓之深信其臣 管仲之深得其君 ,以握手丁宁之间 ,将死深悲之言 ,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 ,虽唐代宗之庸 程元振之用事 柳伉之贱且疏 ,而一言以入之 ,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 ,足以有所改为 ,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 ,易以见信 ,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 ,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 ,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处积安之时 ,乘不拔之势 ,拱手垂裳 ,而天下向风 ,动容变色 ,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 ,一物之不获 ,固未足以忧陛下也。所谓亲策贤良之士者 ,以应故事而已。岂以臣言为真足以有感于陛下耶 ? 虽然 ,君以中求之 ,臣以实应之。陛下为是名也 ,臣敢不为是实也。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业之重 ,而自处于寡昧 ,以为“志勤道远 ,治不加进” ,臣窃以为陛下即位以来 ,岁历三纪 ,更于事变 ,审于情伪 ,不为不熟矣。而“治不加进” ,虽臣亦疑之。然以为“志勤道远” ,则虽臣至愚 ,亦未敢以明诏为然也。

夫志有不勤而道无远。陛下苟知勤矣 ,则天下之事 ,粲然无不毕举 ,又安以访臣为哉 ? 今也犹以道远为叹 ,则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请言勤之说。夫天以日运 ,故健 ;日月以日行 ,故明 ;水以日流 ,故不竭 ;人之四肢以日动 ,故无疾 ;器以日用 ,故不蠹。天下者 ,大器也。久置而不用 ,则委靡废放 ,日趋于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

宫之中，其忧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无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远之叹由陛下之不勤者，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则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又窃闻之。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直可之而已。臣始闻而大惧，以为不信，及退而观其效见，则臣亦不敢谓不信也。何则？人君之言，与士庶不同。言脱于口，而四方传之，捷于风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讽诵其言语，以为耸动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赐谴者，何人也？合于圣意诱而进之者，何人也？所与朝夕论议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问讯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闻焉。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愿陛下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事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违于心，屏去声色，放远善柔，亲近贤达，远览古今，凡此者勤之实也，而道何远乎！

伏惟制策有“夙兴夜寐，于今三纪。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罄。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

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中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

凡此陛下之所忧数十条者,臣皆能为陛下历数而备言之。然而未敢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诚得御臣之术而固执之,则向之所忧数十条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与。今陛下区区以向之数十条为己忧者,则是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天下所谓贤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余,而其既用也,则常若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余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余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问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问我也,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美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

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 ,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也。陛下奈何听之 ? 臣故曰 :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若夫“德有所未至 ,教有所未孚”者 ,此实不至也。德之 ,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 ;教之 ,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 ,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 ,莫显于去杀。此二者 ,今皆未能焉。故曰 :实不至也。

夫以选举之重 ,而不取才行 ;官吏之众 ,而不行考课 ;农末之相倾 ,而平余之法不立 ;贫富之相役 ,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 ,则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整乎 ?

“田野辟”者 ,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 ,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 ,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由此观之 ,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襄之相形 ,而饥寒之民 ,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 ,世以为怀土而重迁 ,非也。行者无以相群 ,则不能行 ;居者无以相友 ,则不能居。若辈徙饥寒之民 ,则无不听矣。

“边境已安 ,而兵不得撤”者 ,有安之名 ,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 ,则自以为愧 ;大言之 ,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 ,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 ,是夏人为人障也。朝廷置灵武于度外 ,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 ,曾不敢近 ,而况于取之乎 ! 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不取者。不取灵武 ,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 ,则契丹之强 ,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

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吾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

所谓“利入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

“军冗而未练”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搜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

“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夫审官吏部，是古者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

远近为差 ,而以难易为等 ,第其人之所堪 ,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 ,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 ,难者常速 ,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使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 ,而为职司者 ,不惟举有罪 ,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 ,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 ,不才者常闲。则冗官可澄矣。

“庠序兴而礼乐未具”者。臣盖以为庠序者 ,礼乐既兴之所用 ,非所以兴礼乐也。今礼乐鄙野而未完 ,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 ,又何以兴礼乐乎?如此而求其可封 ,责其胥让 ,将以息讼而措刑者 ,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向者 ,下之所趋也 ,而况从而赏之乎。上之所背者 ,下之所去也 ,而况从而罚之乎。陛下责在位者不务教化 ,而治民者多拘文法 ,臣不知朝廷所以为赏罚者 ,何也?无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赏欤?夫禁防未至于繁多 ,而民不知避者 ,吏以为市也。叙法不为宽滥 ,而吏不知惧者 ,不论其能否 ,而论其久近也。累系者众 ,愁叹者多 ,凡以此也。

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 ,灾异数见 ,乃六月壬子 ,日食于朔。淫雨过节 ,暖气不效。江河溃决 ,百川腾溢。永思厥咎 ,深切在予。变不虚生 ,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 ,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范传》、《五行志》以为对 ,直以意推之。

夫日食者 ,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

险？臣闻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是行道之险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并行而犯雾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险一也，而阳气之强弱异。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后为食，其亏也久矣，特遇险而见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为无灾，而其既食而复也为免咎。臣以为未也，特出于险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阳气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诸儒或以为阴盛。臣请得以理折之。夫阳动而外，其于人也为嘘，嘘之气温然而为湿；阴动而内，其于人也为噏，噏之气温然而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见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则川泽洋溢，冬则水泉收缩，此燥湿之效也。是故阳气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则常为淫雨大水，犹人之嘘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骄而益厚其赐，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礼，荡然与天下为咻煦温暖之政，万事情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阴阳消复之理，殆无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惧求端之过，而流入于迂儒之说，此皆愚臣之所学于师而不取者也。

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于诸儒欲

以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极附益而为六。夫皇极者,五事皆得。不极者,五事皆失。非所以与五事并列而别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极而无福,曰五福皆应,此亦自知其疏也。吕氏之时令,则柳宗元之论备矣,以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社伐鼓,本非有益于救灾,特致其尊阳之意而已。《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由此言之,则亦何必正阳之月而后伐鼓掾变如《左氏》之说乎?盛夏报囚,先儒固已论之,以为仲尼诛齐优之月,固君子之所无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表则,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比在陛下身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四方以膏粱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

伏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撻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撻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撻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

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则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内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福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彻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窃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

史,韦洪质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邴,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洪质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

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御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

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

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诮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诮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屹屹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懣,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死,幸甚幸甚!谨对。

拟进士对御试策 并引状问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编排举人试卷。窃见陛下始革旧制,以策试多士,厌闻诗赋无益之语,将求山林朴直之论,圣听广大,中外欢喜。而所试举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为虑,不敢指陈阙政,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陛下之所以求于人至深切矣,而下之报上者如

此,臣窃深悲之。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是以不胜愤懣,退而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学术浅陋,不能尽知当世之切务,直载所闻,上将以推广圣言,庶有补于万一,下将以开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讳恶切直之言,风俗虽坏,犹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谨缮写投进,干冒天威,臣无任战恐待罪之至。

问。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廷,谏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盖圣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无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备礼,其和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拯之之术,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后。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来,所谓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时,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

可言者。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

对。臣伏见陛下发德音，下明诏，以天下安危之至计，谋及于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谓不切，其好之不可谓不笃矣。然臣私有所忧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欤？《礼》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愿陛下先治其心，使虚一而静，然后忠言至计可得而入也。今臣窃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实其中，邪正之党已贰其听，功利之说已动其欲，则虽有皋陶、益稷为之谋，亦无自入矣，而况于疏远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惧也。若乃尽言以招祸，触讳以忘躯，则非臣之所恤也。

圣策曰“圣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臣以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为颠倒失序如此。苟诚知之，曷不尊其所闻而行其所知欤？百官之所以得其职者，岂圣王人人而督责之？万事之所以得其序者，岂圣王事事而整齐之哉？亦因能以任职，因职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谓之职，施有先后谓之序。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虑，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后者刑也；所宜先者义也，所宜后者利也。而陛下易之，万事可谓失其序矣。然此犹其小者。其大者，则中书失其政也。宰相之职，古者所以论道经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条例司文书而已。昔邴吉为丞相，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望之言阴阳不和，咎在臣等，而

宣帝以为意轻丞相，终身薄之。今政事堂忿争相诟，流传都邑，以为口实，使天下何观焉。故臣愿陛下首还中书之政，则百官之职，万事之序，以次而得矣。

圣策曰：“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于未成而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势，服人以诚不以言。理之所在，以为则成，以禁则止，以赏则劝，以言则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者，盖循理而已。今为政不务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势，赏罚之威，胁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谓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则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礼》曰：“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且事有决不可欺者，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如使为善者必须自言而后信，则尧、舜、周、孔亦劳矣。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害，陛下以为仁；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则使二三臣者极其巧辩，以解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造为文书，以晓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岂如婴儿鸟兽，而可以

美言小数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为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未服而革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革。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何者？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于慎重，则屡作屡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轻发，则每举每败，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训、注，其志岂浅也哉？而一经大变，则忧沮丧气，不能复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谋也。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乃者横山之人，未尝一日而忘汉，虽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庆历以来，莫之敢发者，诚未有以善其后也。近者边臣不计其后，而遽发之，一发不中，则内帑之费以数百万计，而关辅之民困于飞挽者，三年而未已。虽天下之勇者，敢复为之欤？为之固不可，敢复言之欤？由此观之，则横山之功，是边臣欲速而坏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蒐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矣。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人君之患，在于乐因循而惮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锡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群臣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

圣策曰：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莫不

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无为,而物莫不尽其天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为之,而况于陛下乎!

圣策曰:“其富足以备礼,其和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兔首瓠叶,可以行礼。扫地而祭,可以事天。礼之不备,非贫之罪也。管子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陆贾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刘向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也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犯之,今陛下躬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弭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烦言交攻,愈甚于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广乐,岂不疏哉?古之求治者,将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则欲致刑,此又群臣误陛下也。臣知其说矣,是出于荀卿。荀卿喜为异论,至以人性为恶,则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说者又以为《书》称唐虞之隆,刑故无小,而周之盛时,群饮者杀。臣请有以诘之。夏禹之时,大辟二百,周公之时,大辟五百,岂可谓周治而禹乱耶?秦为法及三族,汉除肉刑,岂可谓秦治而汉乱耶?致之言极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将变今之刑而

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徒闻其语而惧者已众矣。臣不意异端邪说惑误陛下，至于如此。且夫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岂独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时哉！所以诛群饮者，意其非独群饮而已。如今之法所谓夜聚晓散者，使后世不知其详，而徒闻其语，则凡夜相过者，皆执而杀之，可乎？夫人相与饮酒而辄杀之，虽桀纣之暴，不至于此。而谓周公行之欤？

圣策曰：“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拯之之术，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后”。臣请论其本与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择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则所施之宜，当先观大臣之知人与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无知人之明，则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二者皆审于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以讲习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学，必出于天资。如萧何之识韩信，此岂有法而可传者哉！以诸葛孔明之贤，而知人之明，则其所短，是以失之于马谡。而孔明亦审于自知，是以终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无大小，一付之于法，人无贤不肖，一付之于公议。事已效而后行，人已试而后用，终不求非常之功者，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于知人之明也。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房

馆之称刘秩 ,关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为笑矣。陛下观今之大臣 ,为知人欤 ? 为不知人欤 ? 乃者擢用众才 ,皆其造室握手之人 ,要结牢固而后敢用 ,盖以为其人可与戮力同心 ,共致太平。曾未安席 ,而交口攻之者 ,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验之 ,其不知人也亦审矣。幸今天下无事 ,异同之论 ,不过渎乱圣听而已。若边隅有警 ,盗贼窃发 ,俯仰成败 ,呼吸变动 ,而所用之人 ,皆如今日 ,乍合乍散 ,临事解体 ,不可复知 ,则无乃误社稷欤 ? 华佗不世出 ,天下未尝废医。萧何不世出 ,天下未尝废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 ,请待知人之佐。若犹未也 ,则亦诏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圣策曰“生民以来 ,称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 ,诗书所称 ,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 ,忠智之臣 ,相与忧勤 ,以营一代之业 ,虽未尽善 ,然要其所成就 ,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臣以为此不可胜言也。其施設之方 ,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 ,必畏天 ,必从众 ,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众 ,舍己从人。”又曰“丕显哉 ,文王谟。丕承哉 ,武王烈。”诗书所称 ,大略如此。未尝言天命不足畏 ,众言不足从 ,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坚用王猛 ,而樊世、仇腾、席宝不悦。魏郑公劝太宗以仁义 ,而封伦不信。凡今之人 ,欲陛下违众而自用者 ,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谓贤明忠智者 ,岂非意在于此等欤 ? 臣愿考二人之所行 ,而求之于今 ,王猛岂尝设官而牟利 ,魏郑公岂尝

贷钱而取息欤？且其不悦者，不过数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驾矣。《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上对。

苏轼文集卷十

序

范文正公文集叙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了，则已私识之矣。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

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其后三年，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又六年，始见其叔彝叟京师。

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藁见属为叙。又十三年，乃克为之。

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策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皀绎先生诗集叙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阙文，与马之不借人也，岂有损益于世也哉？然且识之，以为世之君子长者，日以远矣，后生不复见其流风遗俗，是以日趋于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虽不足以损益，而君子长者之泽在焉，则孔子识之，而况其足以损益于世者乎。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皀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士之为文者，莫不超然出于形器之表，微言高论，既已鄙陋汉、唐，而其反复论难，正言不讳，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贵矣。轼是以悲于孔子之言，而怀先君之遗训，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于其子复，乃录而藏之。先生讳太初，字醇之，姓颜氏，先师兖公之四十七世孙云。

乐全先生文集叙

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见其全，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

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公尽性知命，体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藉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所与人主论天下事，见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于前，而成败有验于后。及其他诗文，皆清远雄丽，读者可以想见其为

人。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诸葛孔明也。

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今三十余年，所以开发成就之者至矣，而轼终无所效尺寸于公者，独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论其大略，以待后世之君子。昔曾鲁公尝为轼言，公在人主前论大事，他人终日反覆不能尽者，公必数言而决，粲然成文，皆可书而诵也。言虽不尽用，然庆历以来，名臣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门却扫，终日危坐，将与造物者游于无何有之乡，言且不可得闻，而况其文乎。凡为文若干卷，若干首。

六一居士集叙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

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此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余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

专治孔氏 黜异端 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

田表圣奏议叙

故谏议大夫赠司徒田公表圣奏议十篇。呜呼！田公，古之遗直也。其尽言不讳，盖自敌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于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圣也。自太平兴国以来，至于咸平，可谓天下大治，千载一时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测之忧，近在朝夕者，何哉？

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夫有绝人之资，必轻其臣；无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惧也。方汉文时，刑措不用，兵革不试，而贾谊之言曰：‘天下有可长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后世不以是少汉文，亦不以是甚贾谊。由此观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当如是也。

谊虽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于时。然谊尝建言，使诸侯王子孙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历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举行之，汉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来世不有若偃者举而行之

欤？愿广其书于世，必有与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王定国诗集叙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而定国归至江西，以其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余，皆清平丰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与志得道行者无异。幽忧愤叹之作，盖亦有之矣，特恐死岭外，而天子之恩不及报，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后废卷而叹，自恨期人之浅也。

又念昔日定国过余于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诗几百余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国与颜复长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亦置酒黄楼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今余老,不复作诗,又以病止酒,闭门不出。门外数步即大江,经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农夫也。而定国诗益工,饮酒不衰,所至翱翔徜徉,穷山水之胜,不以厄穷衰老改其度。今而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

晁君成诗集引

达贤者有后,张汤是也。张汤宜无后者也。无其实而窃其名者无后,扬雄是也。扬雄宜有后者也。达贤者有后,吾是以知蔽贤者之无后也。无其实而窃其名者无后,吾是以知有其实而辞其名者之有后也。贤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绝民也。名者,古今之达尊也,重于富贵,而窃之,是欺天也。绝民欺天,其无后不亦宜乎!故曰达贤者与有其实而辞其名者皆有后。吾常诵之云尔。

乃者官于杭,杭之新城令晁君成讳端友者,君子人也。吾与之游三年,知其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与诗,而君亦未尝有一语及此者。其后君既歿于京师,其子补之出君之诗三百六十篇。读之而惊曰:嗟夫!诗之指虽微,然其美恶高下,犹有可以言传而指见者。至于人之贤不肖,其深远茫昧难知,盖甚于诗。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诗,则其所谓知君之为君子者,果能尽知之乎?君以进士得官,所至民安乐之,惟恐其去。然未尝以一言

求于人。凡从仕二十有三年,而后改官以没。由此观之,非独吾不知,举世莫之知也。

君之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宜为人所共爱,其势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补之,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将必显于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实而辞其名者之必有后也。昔李郃为汉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馆于郃,郃以星知之。后三年,使者为汉中守,而郃犹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学隐德之报,在其子固。《诗》曰:“岂弟君子,神所劳矣。”

邵茂诚诗集叙

贵、贱、寿、夭,天也。贤者必贵,仁者必寿,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适与天相值实难,譬如匠庆之山而得成虚,岂可常也哉!因其适相值,而责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于文人,其穷也固宜。劳心以耗神,盛气以忤物,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鲜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难,而人又自贼如此,虽欲不困,得乎?茂诚讳迎,姓邵氏,与余同年登进士第。十有五年,而见之于吴兴孙莘老之座上,出其诗数百篇,余读之弥月不厌。其文清和妙丽如晋、宋间人。而诗尤可爱,咀嚼有味,杂以江左唐人之风。其为人笃学强记,恭俭孝友,而贯穿法律,敏于吏事。其状若不胜衣,语言气息仅属。余固

哀其任众难以瘁其身，且疑其将病也。逾年而茂诚卒。又明年，余过高邮，则其丧在焉。入哭之，败帟瓦灯，尘埃萧然，为之出涕太息。夫原宪之贫，颜回之短命，扬雄之无子，冯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笃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诚兼之，岂非命也哉？余是以录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诚之意也。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昔翟公罢廷尉，宾客无一人至者。其后复用，宾客欲往。翟公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以为口实。然余尝薄其为人，以为客则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独不为小哉。故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负公者，亦时有。盖尝慨然太息，以人之难知，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于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于颍水之上，余往见之，则犹论士之贤者，唯恐其不闻于世也。至于负己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翟公之客负之于死生贵贱之间，而公之士叛公于瞬息俄顷之际。翟公罪客，而公罪己，与士益厚，贤于古人远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诗书学仁义之说者，必引而进之。佛者惠勤，从公游三十余年，公常称之为聪明才智有学问者。尤长于诗。

公薨于汝阴,余哭之于其室。其后见之,语及于公,未尝不涕泣也。勤固无求于世,而公又非有德于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岂为利也哉。余然后益知勤之贤。使其得列于士大夫之间,而从事于功名,其不负公也审矣。熙宁七年,余自钱塘将赴高密,勤出其诗若干篇,求余文以传于世。余以为诗非待文而传者也,若其为人之大略,则非斯文莫之传也。

徐州鹿鸣燕赋诗叙

余闻之,德行兴贤,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选士,已卑而不足行。永惟三代以来,莫如吾宋之盛。始于乡举,率用韦平之一经;终于廷策,庶几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实惟孝秀之渊。元丰元年,三郡之士皆举于徐。九月辛丑晦,会于黄楼,修旧事也。庭实旅百,贡先前列之龟;江歌拜三,义取食苹之鹿。是日也,天高气清,水落石出,仰观四山之晦暖,俯听二洪之怒号,眷焉顾之,有足乐者。于是讲废礼,放郑声,部刺史劝驾,乡先生在位,群贤毕集,逸民来会。以谓古者于旅也语,而君子会友以文,爰赋笔札,以侑樽俎。载色载笑,有同于泮水;一觴一咏,无愧于山阴。真礼义之遗风,而太平之盛节也。大夫庶士,不鄙谓余,属为斯文,以举是礼。余以嘉祐之初,以进士入官,偶俪之文,畴昔所上。扬雄虽悔于少作,钟仪敢废于南音。贻诸故人,必不我诮也。

南行前集叙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

送章子平诗叙

观《进士登科录》，自天圣初讫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其贵且贤，以名闻于世者，盖不可胜数。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而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谓盛矣。《诗》曰：“诞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于士也亦然。较之以声律，取之以糊名，而异人出焉。是何术哉！目之所阅，手之所历，口之所及，其人

未有不硕大光明秀杰者也。此岂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于以人遗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进士盖十举矣，而得吾子平以为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谦，此功名富贵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虽微举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蹶而不信，十年于此矣。意者任重道远，必老而后大成欤？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遗之人以任其事，而岂徒然哉！熙宁三年冬，子平自右司谏直集贤院，出牧郑州。士大夫知其将用也，十一月丁未，会于观音之佛舍，相与赋诗以饯之。余于子平为同年友，众以为宜为此文也，故不得辞。

送杭州进士诗叙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陈公之词也。苏子曰：士之求仕也，志于得也。仕而不志于得者，伪也。苟志于得而不以其道，视时上下而变其学，曰：吾期得而已矣。则凡可以得者，无不为之，而可乎？昔者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旌与皮冠，于义非大有损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弃其所学，而学非其道欤？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诗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时迁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于其动者，欲其难进也。万世不移者，山也；时飞时止者，

鸿雁也，言山而及鸿雁，于其静者，欲其及时也。公之于士也，可谓周矣。《诗》曰：“无言不酬，无德不反。”二三子何以报公乎？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材，塞人之耳目，诵其师傅造字之语，从俗之文，才数万言，其之士之业尽此矣。夫学以明礼，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道其聪明，广其闻见，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王氏之学，正如脱槩，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壁彝器，其可乎？

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见。虽有神禹，不能知其孰为一孰为六也？子思子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明合而道可见。虽有黄帝、孔丘，不能知其孰为诚孰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独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则通，通则流。”是乌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审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则褰裳疾走，常得大道。无目而随人，则车轮曳踵，常仆坑弃。慧

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也。钱塘僧思聪,七岁善弹琴,十二舍琴而学书。书既工,十五舍书而学诗,诗有奇语。云烟葱胧,珠玑的砾,识者以为画师之流。聪又不已,遂读《华严》诸经,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师宿儒,皆敬爱之。秦少游取《楞严》文殊语,字之曰闻复。使聪日进不止,自闻思修以至于道,则《华严》法界海慧,尽为蘧庐,而况书、诗与琴乎。虽然,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轮扁斲轮,佝偻承蜩,苟可以发其巧智,物无陋者。聪若得道,琴与书皆与有力,诗其尤也。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吾将观焉,以为聪得道浅深之候。

猎会诗序

雷胜,陇西人。以勇敢应募得官,为京东第二将。膂力绝人,骑射敏妙。按阅于徐,徐人欲观其能,为小猎城西。又有殿直郑亮、借职缪进者,皆骑而从,弓天刀槊,无不精习。而驻泊黄宗闵,举止如诸生,戎装轻骑,出驰绝众。客皆惊笑乐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润风和,观者数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涉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茂兽肥,与兄子丹猎于邺西,手获獐鹿九,狐兔三十。驰骋之乐,边人武吏日以为常。如曹氏父子横槊赋诗以传于世,乃可喜耳。众客既各自写其诗,因书其

末,以为异日一笑。

送水丘秀才叙

水丘仙夫,治六经百家说为歌诗,与扬州豪俊交游,头骨硠然,有古丈夫风。其出词吐气,亦往往惊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读书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规绳,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耻不得为将,历琅琊,之会稽,浮沅湘,溯瞿塘,登高以望远,摇桨以泳深,以自适其适也。过予而语行。予谓古之君子,有绝俗而高,有择地而泰者,顾其心常足而已。坐于庙堂,君臣赓歌,与夫据槁梧击朽枝而声犁然,不知其心之乐奚以异也。其在穷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还也,仙夫勉矣哉!若夫习而不试,往即而独后,则仙夫之履可以南矣。

送张道士叙

古者赠人以言,彼虽不吾乞,犹将发药也。盖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发药者。以吾友之贤,兹又奚乞?虽然,我反乞之曰:与吾友心肺之识,几三年矣,非同顷暂也。今乃别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岂无事于教乎?将周旋终始,笼络盖遮有所惜乎?嗟仆之才,陋甚

也,而吾友每过爱,岂信然乎?止于此可乎?抑容有未至当勉乎?自念明于处己,暗于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讥骂随之,抑足恤乎?将从从然与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穷矣,与物日忤,而取途且远矣,将明灭如草上之萤乎?浮沉如水中之鱼乎?陶者能圆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将为陶乎?将为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丝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诗书可乐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将谢世路而适吾所自适乎?抑富贵声名以偷梦幻之快乎?行乎止乎?迟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望吾友也。

送通教钱大师还杭诗序

熙宁十年,始有诏以杭州龙山废佛祠为表忠观,《碑》具载其事。元丰二年六月,通教自杭来,见予于吴兴。问观已卒工乎?曰:“未也。杭人比岁不登,莫有助我者。”余曰:“异哉,杭人重施而轻财,好义而徇名,是独为福田也,将自托于不朽。今岁稔矣,子其行乎?”通教还杭,作诗以送之。

牡丹记叙

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

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记》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见于传记与栽植培养剥治之方，古今咏歌诗赋，下至怪奇小说皆在。余既观花之极盛，与州人共游之乐，又得观此书之精究博备，以为三者皆可纪，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

盖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而近岁尤复变态百出，务为新奇以追逐时好者，不可胜纪。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意迂阔，举世莫与为比，则其于此书，无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今以余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者，又岂足信哉！余虽非其人，强为公纪之。公家书三万卷，博览强记，遇事成书，非独牡丹也。

八境图诗叙

《南康八境图》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既作石城，即其城上楼观台榭之所见而作是图也。东望七闽，南望五岭，览群山之参差，俯章贡之奔流，云烟出没，草木蕃丽，邑屋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观止图也，可以茫然

而思 粲然而笑 慨然而叹矣。苏子曰：此南康之一境也，何从而八乎？所自观之者异也。且子不见夫日乎？其旦如盘，其中如珠，其夕如破壁，此岂三日也哉！苟知夫境之为八也，则凡寒暑、朝夕、雨暘、晦冥之异，坐作、行立、哀乐、喜怒之变，接于吾目而感于吾心者，有不可胜数者矣，岂特八乎！如知夫八之出乎一也，则夫四海之外，诙诡譎怪，《禹贡》之所书，邹衍之所谈，相如之所赋，虽至千万，未有不一者也。后之君子，必将有感于斯焉。乃作诗八章，题之图上。（诗见《苏东坡诗集》卷十六）

八境图后叙

南康江水岁岁环城。孔君宗翰为守，始作石城，至今赖之。轼为胶西守，孔君实见代，临行出《八境图》求文与诗，以遗南康人，使刻诸石。其后十七年，轼南迁过郡，得遍览所谓八境者，则前诗未能道其万一也。南康士大夫相与请于轼曰：“诗文昔尝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愿复书而刻之。”时孔君既没，不忍违其请。绍圣元年八月十九日眉山苏轼书。

观宋复古画序

旧说房琯开元中尝宰卢氏，与道士邢和璞出游，过

夏口村,入废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凿地,得瓮中所藏娄师德与永禅师书。笑谓瑄曰:“颇忆此耶?”瑄因怅然,悟前生之为永禅师也。故人柳子玉宝此画,云是唐本,宋复古所临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还朝,宿吴淞江,梦长老仲殊挟琴过余,弹之有异声。就视,琴颇损,而有十三弦。予方叹息不已,殊曰:“虽损,尚可修。”曰:“奈十三弦何?”殊不答,诵诗云:“度数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筝是响泉。”予梦中了然,识其所谓,既觉而忘之。明日昼寝,复梦殊来理前语,再诵其诗。方惊觉而殊适至,意其非梦也,问之殊,盖不知。是岁六月,见子玉之子子文京师,求得其画,乃作诗并书所梦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诗及行草书。复古名迪,画山水草木,盖妙绝一时。仲殊本书生,弃家学佛,通脱无所著,皆奇士也。

讲田友直字序

韩城田益字迁之,黄庭坚以谓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或曰:益者三友,何独取诸此?某曰:夫直者,刚者之长也。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诚得直士与居,彼不资吾子之过,切磋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虽然,取直友,犹有四物,有直而修于直者,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而盗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无道如矢,此直而修于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此

直而陷于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诸其邻，此曲而盗名直者也。子为父隐，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愿，其二端不可愿，为吾子择益友也，尝以是观之。

圣散子叙

昔尝览《千金方·三建散》云：‘风冷痰饮，症癖明疟，无所不治。’而孙思邈特为著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乃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开惑，智不能知。今仆所蓄《圣散子》，殆此类耶？自古论病，惟伤寒最为危急，其表里虚实，日数证候，应汗应下之类，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微热，而阳毒发狂之类，服之即觉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诘也。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其方不知所从出，得之于眉山人巢君谷。谷多学，好方秘，惜此方不传其子。余苦求得之。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授余，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余窃隘之，乃以传蕲水人庞君安时。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

方同不朽也。

圣散子后序

《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罗尊者，以诃梨勒施一病比丘，故获报身，身常无众疾。施无多寡，随力助缘。疾病必相扶持，功德岂有限量？仁者侧隐，当崇善因。吴郡陆广秀才，施此方并药，得之于智藏主禅月大师宝泽，乃乡僧也。其陆广见在京施方并药，在麦邱巷居住。

江子静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于予，予字之曰子静。夫人之动，以静为主。神以静舍，心以静充，志以静宁，虑以静明。其静有道，得己则静，逐物则动。以一人之身，昼夜之气，呼吸出入，未尝异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动静殊也。后之学者，始学也既累于仕，其仕也又累于

进。得之则乐，失之则忧，是忧乐系于进矣。平旦而起，日与事交，合我则喜，忤我则怒，是喜怒系于事矣。耳悦五声，目悦五色，口悦五味，鼻悦芬臭，是爱欲系于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系如此，行流转徙，日迁月化，则平日之所养，尚能存耶？丧其所存，尚安明在己之是非，与夫在物之真伪哉？故君子学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则静，静则定，定则虚，虚则明。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岂复为之欣喜爱恶而累其真欤？君齿少才锐，学以待仕，方且出而应物，所谓静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则何往而不适哉！

说

文与可字说

“乡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足以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为问者言也，以为贤于所问者而已。君子之居乡也，善者以劝，不善者以耻，夫何恶之有？君子不恶人，亦不恶于人。子夏之于人也，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张曰：‘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之意，岂不曰与其可者，而其不可者自远乎？”使不可者而果远也，则其为拒也甚矣，而子张何恶于拒也？”曰：“恶其有意于拒也。”夫苟有意于拒，则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谁与居？然则孔子之于孺悲也，非拒欤？”曰：“孔子以不屑教诲为教诲者也，非拒也。夫苟无意于拒，则可者与之，虽孔子、子张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与可。或曰：“为子夏者欤？”曰：“非也。取其与，不取其拒，为子张者也。”与可之为人也，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与为不义，虽禄之千乘不顾也。虽然，未尝有恶于人，人亦莫之恶也。故曰：与可为子张者也。

杨荐字说

杨君以其所名荐，请字于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衽，戴冕而垂旒，一献之礼，宾主百拜，俯俛而后食。夫所为饮食者，为饱也；所为衣服者，为暖也。若直曰饱暖而已，则夫古之君子，其无乃为纷纷而无益，迂阔而过当耶？盖君子小人之分，生于足与不足之间。若是足以已矣，而必为之节文。故其所以养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凛乎其若处女之在闺也，兢兢乎其若怀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

不仁者不敢至于其墙，不义者不敢过其门。惟其所为者，止于足以已矣之间，则人亦狎之而轻，加之以不义。由此观之，凡世之所谓纷纷而无益迂阔而过当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孔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错也，而必茅之为藉，是君子之过以自尊也。予欲杨君之过以自尊，故因其名荐而取诸《易》以为之字。杨君有俊才，聪明果敢有过于人，而余独忧其所以自爱重者不至而已矣。

文骥字说

马之于德，力尽于蹄眦，智尽于窃衔诡辔。以蹄眦之力为千里，以窃诡之智为道迷。此之谓骥。文与可学士之孙，逸民秀才之子，苏子由侍郎之外孙，小名骥孙，因名之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字之曰元德。元祐三年外伯翁东坡居士书。

东坡居士言：骥孙才五岁，入吾家，见先府君画像，曰：我尝见于大慈寺中和院。试呼出相之，骨法已奇，神气沉稳。此儿一日千里，吾辈犹及见之。他日学问，知骥之在德不在力，尚不辜东坡之言。元祐三年十月癸酉门下后省书。

张厚之忠甫字说

张厚之忠甫，乐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学，信道而笃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苏轼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远，言有约而义博者，渴必饮，饥必食，食必五谷，饮必水。此夫妇之愚所共知，而圣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后仁，智者得之而后智。施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无所适而不可，是饥渴饮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夫骄且吝，岂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也，虽孔子可庶几；人而不能恕，虽周公不足观也。先生之所以遗子者至矣，吾不能加豪末于此矣。然而曾子谓之忠恕，诗人谓之忠厚。以吾观之，忠与恕与厚，是三言者，圣人所谓一道也。或谓之谷，或谓之米，或谓之饭，此岂二物也哉？然谓谷米谓米饭则不可。故吾愿子贯三言而并佩之。将有为也，将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后从之。此孔子、曾子、诗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赵德麟字说

宋有天下百余年，所与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疏

远侧微 ,而不私其亲。故宗室之贤 ,未有以勋名闻者。神宗皇帝实始慨然 ,欲出其英才与天下共之 ,增立教养选举之法 ,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备。行之二十年 ,而文武之器 彬彬稍见焉。元祐六年 ,予自禁林出守汝南 ,始与越王之孙、华原公之子签书君令畴游。得其为人 ,博学而文 ,笃行而刚 ,信于为道 ,而敏于为政。予以为有杞梓之用 ,瑚璉之贵 ,将必显闻于天下 ,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汉武帝幸雍祠五畤 ,获白麟以荐上帝 ,作《白麟之歌》 ,而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 ”;“盖麟云 ”。“盖 ”之为言疑之也。夫兽而一角 ,固麟矣 ,二子何疑焉 ? 岂求之武帝而未见所以致麟者欤 ? 汉有一汲黯 ,而武帝不能用 ,乃以白麟赤雁为祥 ,二子非疑之 ,盖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贤 ,而主上虚己尽下 ,求人如不及 ,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闻 ,此真获麟者也。麟固不求获 ,不幸而有是德与是形 ,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学道观妙 ,澹泊自守 ,以福贵为浮云 ,而文章议论 ,载其令名而驰之 ,既有麟之病矣 ,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 ,而为之说。

仁 说

孟子曰 :“仁者如射 ,发而不中 ,反求诸身。”吾尝学射矣 ,始也心志于中 ,目存乎鹄 ,手往从之 ,十发而九失 ,其中者 ,幸也。有善射者 ,教吾反求诸身 ,手持权衡 ,足蹈规矩 ,四肢百体 ,皆有法焉。一法不修 ,一病随之。

病尽而法完，则心不期中，目不存鹄，十发十中矣。四肢百体，一不如法，差于此者，在毫厘之内，而失于彼者，在寻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谓“仁者如射”，则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也。君子之志于仁，尽力而求之，有不获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于礼，一日足矣。何也？凡害于仁者尽也。害于仁者尽，则仁不可胜用矣。故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不如礼，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礼之害，其于杀不辜，不仁之祸，无大于此者也。

刚说

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所好夫刚者，非好其刚也，好其仁也。所恶夫佞者，非恶其佞也，恶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难，常以身试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建中靖国之初，吾归自海南，见故人，问存没，追论平生所见刚者，或不幸死矣。若孙君介夫，讳立节者，真可谓刚者也。

始吾弟子由为条例司属官，以议不合引去。王荆公谓君曰：“吾条例司当得开敏如子者。”君笑曰：“公言过矣，当求胜我者。若我辈人，则亦不肯为条例司矣。”公不答，径起入户，君亦趋出。君为镇江军书记，吾时通守

钱塘往来常、润间，见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监司皆新进少年，驭吏如束湿，不复以礼遇士大夫，而独敬惮君，曰：“是抗丞相不肯为条例司者。”

谢麟经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与蛮战死，君为桂州节度判官，被旨鞠吏士之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尽斩之。君持不可，麟以语侵君。君曰：“狱当论情，吏当守法。逗挠不进，诸将罪也，既伏其辜矣，余人可尽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斩人，则经制司自为之，我何与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狱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迁官。吾以是益知刚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于必死乎！

方孔子时，可谓多君子，而曰“未见刚者”，以明其难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刚则折”！士患不刚耳，长养成就，犹恐不足，当忧其太刚而惧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刚之罪。为此论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纪者甚多，独书此二事遗其子颢、勳，明刚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说。

稼说 送张琥

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方得完。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

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铤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

何苓之名说

罗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犹子为童子，状貌肥黑矮小，尝戏之曰：此罗浮茯苓精也。俗谚曰：“下有茯苓，上生兔丝。”因名之曰苓之，字表丝。且祝老何善待之，壮长非庸物也。

思聪名说

法惠圆师小童彭九 ,年十一 ,善琴 ,应对明了如成人。自言未有法名 ,而同师皆联思字 ,遂与名思聪。庶几他日因声以得法 ,仍书以付之。

苏轼文集卷十一

记

仁宗皇帝御飞白记

问世之治乱，必观其人。问人之贤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于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于三家之市。

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独私窃览观四十余年之间，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俊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升遐以来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穷谷老妇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长，见当时之人，闻当时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岂独上之泽欤？凡在廷者，与有

力焉。

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而识其为人。其流风遗俗可得而称者，以世考之也。熙宁六年冬，以事至姑苏，其子诲出庆历中所赐公端敏字二飞白笔一以示臣，且谓臣记之，将刻石而传诸世。

臣官在太常，职在太史，于法得书。且以为抱乌号之弓，不若藏此笔；宝曲阜之履，不若传此书；考追蠡以论音声，不若推点画以究观其所用之意；存昌歆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贬以想见其所与之人。或藏于名山，或流于四方，凡见此者，皆当耸然而作，如望旄头之尘，而听属车之音，相与勉为忠厚而耻为浮薄，或由此也夫。

醉白堂记

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于乐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羨于乐天，何哉？

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羨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苟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岂其所欲哉！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将归老于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也。当是时，

其有羨于乐天,无足怪者。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于公,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孰有孰无,则后世之论,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廩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谏,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为圣,白圭自以为禹,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由此观之,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

昔公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

盖公堂记

始吾居乡,有病寒而欬者,问诸医,医以为蛊,不治

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效不已，累然真蛊者也。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朝吐之，暮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癩疽痈疥眩瞽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完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

昔之为国者亦然。吾观夫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镌磨锻炼其民，可谓极矣。萧何、曹参亲见其斲丧之祸，而收其民于百战之余，知其厌苦憔悴无聊，而不可与有为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参为齐相，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以舍盖公，用其言而齐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齐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焉。

吾为胶西守，知公之为邦人也，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师其言，想见其为人，庶几复见如公者。治新寝于黄堂之北，易其弊陋，达其壅蔽，重门洞开，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名之曰盖公堂。时从宾客

僚吏游息其间 ,而不敢居 ,以待如公者焉。

夫曹参为汉宗臣 ,而盖公为之师 ,可谓盛矣。而史不记其所终 ,岂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欤?胶西东并海 ,南放于九仙 ,北属之牢山 ,其中多隐君子 ,可闻而不可见 ,可见而不可致 ,安知盖公不往来其间乎?吾何足以见之!

庄子祠堂记

庄子 ,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 ,而蒙未有祀之者 ,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 ,求文以为记。

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其学无所不窥 ,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 ,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箠》,以诋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 ,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而门者难之。其仆操箠而骂曰 :“隶也无力。”门者出之。事故有倒之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 ,则不可 ,以为事公子之法 ,亦不可。故庄子之言 ,皆实予 ,而文不予 ,阳挤而阴助之 ,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 ,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 ,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 ,以至于其身 ,皆以为一家 ,而孔子不与 ,其尊之也至矣。

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

《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眇眇,而盱盱,而谁与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炆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记。

李太白碑阴记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踰藉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

然 璘之狂肆寢陋 ,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 ,而不能知璘之无成 ,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

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 ,志喜也。古者有喜 ,则以名物 ,示不忘也。周公得禾 ,以名其书 ;汉武得鼎 ,以名其年 ,叔孙胜狄 ,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 ,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 ,始治官舍 ,为亭于堂之北 ,而凿池其南 ,引流种树 ,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 ,雨麦于岐山之阳 ,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 ,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 ,乃雨 ,甲子又雨 ,民以为未足。丁卯 ,大雨 ,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 ,商贾相与歌于市 ,农夫相与抃于野 ,忧者以乐 ,病者以愈 ,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 ,而告之曰 :“五日不雨 ,可乎?”曰 :“五日不雨 ,则无麦。”十日不雨 ,可乎?”曰 :“十日不雨 ,则无禾。”无麦无禾 ,岁且荐饥 ,狱讼繁兴 ,而盗贼滋炽 ,则吾与二三子 ,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 ,其可得耶 !今天不遗斯民 ,始早而赐之以雨 ,使吾与二三子 ,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 ,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

既以名亭 ,又从而歌之 ,曰 :使天而雨珠 ,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 ,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 ,繄谁之力 ?民曰太守 ,太守不有。归之天子 ,天子曰不然。

归之造物 ,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 ,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 ,吾以名吾亭。

凌虚台记

国于南山之下 ,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 ,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 ,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 ,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 ,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 ,而物理有不当然者 ,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 ,太守陈公杖屦逍遥于其下 ,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 ,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 ,曰 :“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 ,以其土筑台 ,高出于屋之危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 ,恍然不知台之高 ,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 :“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 ,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 :“物之废兴成毁 ,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 ,霜露之所蒙翳 ,狐虺之所窜伏 ,方是时 ,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 ,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 ,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 ,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 ,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 ,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 ,宏杰诡丽 ,坚固而不可动者 ,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 ,欲求其仿佛 ,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 ,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

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瑰丽者也。哺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

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眉州远景楼记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县令如古君臣。既去,辄画像事之。而其贤者,则记录其行事以为口实,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贾小民,常储善物而别异之,以待

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虽薄刑小罪，终身有不敢犯者。岁二月，农事始作。四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故其民皆聪明才智，务本而力作，易治而难服。守令始至，视其言语动作，辄了其为人。其明且能者，不复以事试，终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则陈义乘法以讥切之，故不知者以为难治。

今太守黎侯希声，轼先君子之友人也。简而文，刚而仁，明而不苛，众以为易事。既满将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夺其请。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无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作远景楼，日与宾客僚吏游处其上。轼方为徐州，吾州之人以书相往来，未尝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为记。

嗟夫！轼之去乡久矣。所谓远景楼者，虽想见其处，而不能道其详矣。然州人之所以乐斯楼之成而欲记焉者，岂非上有易事之长，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于道未有大损益也，然且录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独能累世而不迁，盖耆老昔人岂弟之泽，而贤守令抚

循教诲不倦之力也，可不录乎！若夫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从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以颂黎侯之遗爱，尚未晚也。元丰元年七月十五日日记。

墨妙亭记

熙宁四年十一月，高邮孙莘老自广德移守吴兴。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于府第之北，逍遥堂之东，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

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富有余者，皆争出谷以佐官，所活至不可胜计。当是时，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为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是岁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览叹息，而莘老求文为记。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特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

垂后 ,乃为差久 ,今乃以此托于彼 ,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此既昔人之惑 ,而莘老又将深檐大屋以锢留之 ,推是意也 ,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 ,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 ,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 ,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 ,而君子之养身也 ,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 ,其治国也 ,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 ,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 ,此之谓知命。是亭之作否 ,无足争者 ,而其理则不可以不辨。故具载其说 ,而列其名物于左云。

墨君堂记

凡人相与号呼者 ,贵之则曰公 ,贤之则曰君 ,自其下则尔、汝之。虽公卿之贵 ,天下貌畏而心不服 ,则进而君、公 ,退而尔、汝者多矣。独王子猷谓竹君 ,天下从而君之无异辞。今与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 ,作堂以居君 ,而属余为文 ,以颂君德 ,则与可之于君 ,信厚矣。

与可之为人也 ,端静而文 ,明哲而忠 ,士之修洁博习 ,朝夕磨治洗濯 ,以求交于与可者 ,非一人也。而独厚君如此。君又疏简抗劲 ,无声色臭味 ,可以娱悦人之耳目鼻口 ,则与可之厚君也 ,其必有以贤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 ,其气焰亦未至若雪霜风雨之切于肌肤也 ,而士鲜不以为欣戚丧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 ,四时之变亦大矣 ,而君独不顾。虽微与可 ,天下其孰不贤之 ? 然与可

独能得君之深 ,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 ,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 ,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 ,崖石萃确以致其节。得志 ,遂茂而不骄 ;不得志 ,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 ,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 ,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余虽不足以知君 ,愿从与可求君之昆弟子孙族属朋友之象 ,而藏于吾室 ,以为君之别馆云。

宝绘堂记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 ,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 ,虽微物足以为乐 ,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 ,虽微物足以为病 ,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 ,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 ,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 ,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 ,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 ?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 ,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 ,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 ,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 ,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 ,桓玄之走舸 ,王涯之复壁 ,皆以儿戏害其国 ,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 ,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 ,惟恐其失之 ;人之所有 ,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 :吾薄富贵而厚

于书 ,轻死生而重于画 ,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 ? 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 ,然为人取去 ,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 ,百鸟之感耳 ,岂不欣然接之 ? 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 ,而其被服礼义 ,学问诗书 ,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 ,屏远声色 ,而从事于书画 ,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 ,以蓄其所有 ,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 ,故以是告之 ,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墨宝堂记

世人之所共嗜者 ,美饮食 ,华衣服 ,好声色而已。有人焉 ,自以为高而笑之 ,弹琴弈棋 ,蓄古法书图画 ,客至 ,出而夸观之 ,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 :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 ,以有言语文章也 ,是恶足好 ? 而豪杰之士 ,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 ,若乃施之空言 ,而不见于行事 ,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 ,自知效一官 ,等而上之 ,至于伊、吕、稷、契之所营 ,刘、项、汤、武之所争 ,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 ,曰 :是区区者曾何足言 ? 而许由辞之以为难 ,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 ,世之相笑 ,岂有既乎 ?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 ,虽小物 ,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

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斲棺而求之。是岂有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李氏山房藏书记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天骥之草堂，

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傖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听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婉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丰元年十一月

初八日记。

众妙堂记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谪居海南，一日梦至其处，见张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复视之，则二人者手若风雨，而步中规矩，盖涣然雾除，霍然云散。予惊叹曰：“妙盖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释技而止，曰：“子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与道相半，习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者也。子亦见夫蝮与鸡乎？夫蝮登木而号，不知止也。夫鸡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与伏也，则无视无听，无饥无渴，默化于荒忽之中，候伺于毫发之间，虽圣智不及也。是岂技与习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须老先生至而问焉。”二人者顾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见蝮与鸡而问之，可以养生，可以长年。”广州道士崇道大师何德顺，学道而至于妙者也。作堂榜曰众妙。以书来海南，求文以记之。予不暇作也，独书梦中语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蜀人苏轼书。

思堂记

建安章质夫，筑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将朝夕于是，凡吾之所为，必思而后行，子为我记之。”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少时遇隐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与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隐者指之曰：“是有蚁漏。”是日取一升而弃之，孰先竭？”曰：“必蚁漏者。”思虑之贼人也，微而无间。隐者之言，有会于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乐，不可名也。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处而静，不饮酒而醉，不闭目而睡。将以是记思堂，不亦缪乎！虽然，言各有当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质夫之贤，其所谓思者，岂世俗之营营于思虑者乎？《易》曰无思也，无为也。我愿学焉。《诗》曰“思无邪”，质夫以之。元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记。

静常斋记

虚而一 ,直而正 ,万物之生芸芸 ,此独漠然而自定 ,吾其命之曰静。泛而出 ,渺而藏 ,万物之逝滔滔 ,此独且然而不忘 ,吾其命之曰常。无古无今 ,无生无死 ,无终无始 ,无后无先 ,无我无人 ,无能无否 ,无离无著 ,无证无修。即是以观 ,非愚则痴。舍是以求 ,非病则狂。昏昏默默 ,了不可得。混混沌沌 ,茫不可论。虽有至人 ,亦不可闻。闻为真闻 ,亦不可知 ,知为真知。是犹在闻知之域 ,而不足以仿佛。况缘迹逐响以希其至 ,不亦难哉 !既以是为吾号 ,又以是为吾室 ,则有名之累 ,吾何所逃。然亦趋寂之指南 ,而求道之鞭影乎。

石氏画苑记

石康伯 ,字幼安 ,蜀之眉山人 ,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举进士不第 ,即弃去。当以荫得官 ,亦不就 ,读书作诗以自娱而已 ,不求人知。独好法书、名画、古器、异物 ,遇有所见 ,脱衣辍食求之 ,不问有无。居京师四十年 ,出入闾巷 ,未尝骑马。在稠人中 ,耳目谡谡然 ,专求其所好。长七尺 ,黑而髯 ,如世所画道人剑客 ,而徒步尘埃中 ,若有所营 ,不知者以为异人也。又善滑稽 ,巧发微

中，旁人抵掌绝倒，而幼安淡然不变色。与人游，知其急难，甚于为己。有客于京师而病者，辄舁置其家，亲饮食之，死则棺敛之，无难色。凡识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独深知之。幼安识虑甚远，独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状貌如四十许人，须三尺，郁然无一茎白者，此岂徒然者哉。为亳州职官与富郑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

其家书画数百轴，取其毫末杂碎者，以册编之，谓之石氏画苑。幼安与文与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画为多。而余亦善画古木丛竹，因以遗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尝言：“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似犹可贵，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见人物，皆吾画筍也。所不见者，独鬼神耳，当赖画而识，然人亦何用见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画，乃其一病，无足录者，独著其为人之大略云尔。元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赵郡苏轼书。

文与可画**眠眩**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蝸腹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

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斲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蹶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也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眠眩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郾鄩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眠眩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

戏笑之言者 ,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净因院画记

余尝论画 ,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 ,水波烟云 ,虽无常形 ,而有常理。常形之失 ,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 ,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 ,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 ,常形之失 ,止于所失 ,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 ,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 ,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 ,或能曲尽其形 ,而至于其理 ,非高人逸才不能办。与可之于竹石枯木 ,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 ,如是而死 ,如是而拳拳瘠蹙 ,如是而条达畅茂 ,根茎节叶 ,牙角脉缕 ,千变万化 ,未始相袭 ,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 ,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昔岁尝画两丛竹于净因之方丈 ,其后出守陵阳而西也 ,余与之偕别长老臻师 ,又画两竹梢一枯木于其东斋。臻师方治四壁于法堂 ,而请于与可 ,与可既许之矣 ,故余并为记之。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 ,然后知余言之不妄。元丰三年端阳月八日眉山苏轼于净因方丈书。

灵壁张氏园亭记

道京师而东 ,水浮浊流 ,陆走黄尘 ,陂田苍莽 ,行者

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惟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徇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跼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

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屨，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游桓山记

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从二三子游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于墓，礼欤？”曰：“礼也。季武子之丧，曾点倚其门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为可得而害也。且死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将吊其藏，而其骨毛爪齿，既已化为飞尘，荡为冷风矣，而况于椁乎？况于从死之臣妾、饭含之贝玉乎？使魋而无知也，余虽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闻余鼓琴而歌，知哀乐之不可常，物化之无日也，其愚岂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叹，乃歌曰：“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司马之恶，与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维水弥弥兮。司马之藏，与水皆逝兮。”歌阕而去。从游者八人：毕仲孙、舒焕、寇昌朝、王适、王适、王肆、轼之子迈、焕之子彦举。

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酈元以为下临

深潭 ,微风鼓浪 ,水石相搏 ,声如洪钟。是说也 ,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 ,虽大风浪 ,不能鸣也 ,而况石乎 !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 ,得双石于潭上 ,扣而聆之 ,南声函胡 ,北音清越 ,枹止响腾 ,余韵徐歇 ,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 ,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 ,所在皆是也 ,而此独以钟鸣 ,何哉 ?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 ,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 ,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 ,送之至湖口 ,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 ,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 ,硃硃焉 ,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 ,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 ,大石侧立千仞 ,如猛兽奇鬼 ,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 ,闻人声亦惊起 ,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 ,或曰 ,此鸛鹤也。余方心动欲还 ,而大声发于水上 ,噌吰如钟鼓不绝 ,舟人大恐。徐而察之 ,则山下皆石穴罅 ,不知其浅深 ,微波入焉 ,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 ,将入港口 ,有大石当中流 ,可坐百人 ,空中而多窍 ,与风水相吞吐 ,有窾坎镗鞳之声 ,与向之噌吰者相应 ,如乐作焉。

因笑谓迈曰 :“汝识之乎 ?噌吰者 ,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 ,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见耳闻 ,而臆断其有无 ,可乎 ?”酈元之所见闻 ,殆与余同 ,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 ,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 ,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 ,自以为得其实。

余是以记之，盖叹邴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睡乡记

睡乡之境，盖与齐州接，而齐州之民无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广大，无东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适，无疾痛札疠。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万事，荡然不知天地日月。不丝不谷，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车，极意而远游。冬而絺，夏而纻，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谓凡其所目见者皆妄也。

昔黄帝闻而乐之，闲居斋，心服形，三月弗克其治。疲而睡，盖至其乡。既寢，厌其国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乡焉。降及尧舜无为，世以为睡乡之俗也。禹、汤股无胈，胫无毛，剪爪为牲，以救天灾，不暇与睡乡往来。武王克商还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业。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为王作礼乐，伐鼓扣钟，鸡人号于右，则睡乡之边徼屡警矣。其孙穆王慕黄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游焉。腾虚空，乘云雾，卒莫睹所谓睡乡也。至孔子时，有宰予者，亦弃其学而游焉，不得其途，大迷谬而返。战国秦汉之君，悲愁伤生，内穷于长夜之饮，外累于攻战之具，于是睡乡始丘虚矣。而蒙漆园吏庄周者，知过之化为蝴蝶，翩翩其间，蒙人弗觉也。其后山人处士之慕道者，犹往往而至，至则嚣然乐而忘归，从以为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

行，长而竞时，卒不能至，岂不迂哉？因夫斯人之问津也，故记。

南安军学记

古之为国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学校也。今亡矣，独学校仅存耳。古之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小者则弦诵也。今亡矣，直诵而已。舜之言曰：“庶顽谗说，若不在时。候以明之，撻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颺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格之言改也。《论语》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荐也。《春秋传》曰：“奉承齐牺。”庶顽谗说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恶莫若进善，故择其可进者，以射候之礼举之。其不率教甚者，则撻之，小则书其罪以记之，非疾之也，欲与之并生而同忧乐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终弃者，故使乐工采其讴谣讽议之言而颺之，以观其心。其改过者，则荐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则威之、屏之、燹之、寄之之类是也。此舜之学政也。

射之中否，何与于善恶，而曰“候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众而论士也。众一而后论定。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使弟子扬觶而叙点者三，则仅有存者。由此观之，以射致众，众集而后论士，盖所从来远矣。《诗》曰：“在泮献囚。”又曰：“在泮献馘。”《礼》曰：“受成于学。”郑人游乡校，以议执政，或谓子产：“毁乡校”

何如？”子产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师也。”孔子闻之，谓子产仁。古之取士论政者，必于学。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也。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论政，可谓近古，然卒为党锢之祸，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于下，其祸败固宜。

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致意于学矣。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术之富，与闽、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显闻，所至必建学，故南安之学，甲于江西。侯仁人也，而勇于义。其建是学也，以身任其责，不择剧易，期于必成。士以此感奋，不劝而力。费于官者，为钱九万三千，而助者不貲。为屋百二十间，礼殿讲堂，视大邦君之居。凡学之用，莫不严具。又以其余增置廩给食数百人。始于绍圣二年之冬，而成于四年之春。学成而侯去，今为潮州。

轼自海南还，过南安，见闻其事为详。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赢粮而从轼者三百余里，愿纪其实。夫学，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学政告之。然舜远矣，不可以庶几。有贤太守，犹可以为郑子产也。学者勉之，无愧于古人而已。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四日，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眉山苏轼书。

凤鸣驿纪

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既入，不

可居而出，次于逆旅。其后六年，为府从事。至数日，谒客于馆，视客之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将去，既驾，虽马亦顾其皂而嘶。余召馆吏而问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兴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万六千，木以根计，竹以竿计，瓦、甃、坯、钉各以枚计，版以石计者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闻而心善之。

其明年，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余以为有足书者，乃书曰：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则乐，乐则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则躁，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既妄且废，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计其所历而累其勤，使无龃龉于世，则今且何为矣，而犹为此官哉。然而未尝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风也，视其□窳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传舍而已，事复有小于传舍者，公未尝不尽心也。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之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

密州通判厅题名记

始，尚书郎赵君成伯为眉之丹棱令，邑人至今称之。

余其邻邑人也，故知之为详。君既罢丹棱，而余适还眉，于是始识君。其后余出官于杭，而君亦通守临淮，同日上谒辞，相见于殿门外，握手相与语。已而见君于临淮，剧饮大醉于先春亭上而别。及移守胶西，未一年，而君来倅是邦。

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以此尤不可与深中而多数者处。君既故人，而简易疏达，表里洞然，余固甚乐之。而君又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

君曰：“吾厅事未有壁记。”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属于余。余未暇作也。及为彭城，君每书来，辄以为言，且曰：“吾将托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岷山，谓从事邹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堙灭无闻，使人悲伤。”湛曰：“公之名，当与此山俱传，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邹湛者，羊叔子之贤也。今余顽鄙自放，而且老矣，然无以自表见于后世，自计且不足，而况能及于子乎！虽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数百年之后，得此文于颓垣废井之间者，茫然长思而一叹也。

滕县公堂记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养也。才有大小，故

养有厚薄。苟有益于人，虽厉民以自养不为泰。是故饮食必丰，车服必安，宫室必壮，使令之人必给，则人轻去其家而重去其国。如使衣食菲恶不如吾私，宫室弊陋不如吾庐，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虽君子安之无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坟墓而远游者，岂厌安逸而思劳苦也哉！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歛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

滕，古邑也，在宋、鲁之间，号为难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圣元年，县令太常博士张君太素，实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赞善大夫范君纯粹，自公府掾谪为令，复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间，高明硕大，称子男邦君之居。而寝室未治，范君非嫌于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圭用事，士皆变易车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为泰。其后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为嗇。君子之度一也，时自二耳。元丰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事苏轼记。

雩泉记

常山在东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临城

中 如在山下 ,雉堞楼观 ,仿佛可数。自城中望之 ,如在城上 ,起居寢食 ,无往而不见山者。其神食于斯民 ,固宜也。东武滨海多风 ,而沟渎不留 ,故率常苦旱。禱于兹山 ,未尝不应。民以其可信而恃 ,盖有常德者 ,故谓之常山。熙宁八年春夏旱 ,轼再禱焉 ,皆应如响。乃新其庙。庙门之西南十五步 ,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 ,清凉滑甘 ,冬夏若一 ,余流溢去 ,达于山下。兹山之所以能常其德 ,出云为雨 ,以信于斯民者 ,意其在此。而号称不立 ,除治不严 ,农民易之。乃琢石为井 ,其深七尺 ,广三之二。作亭于其上 ,而名之曰雩泉。

古者谓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获 ,而呻吟其所疾痛 ,亦多矣。吏有能闻而哀之 ,答其所求 ,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 ! 轼以是愧于神 ,乃作《吁嗟》之诗 ,以遗东武之民 ,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

吁嗟常山 ,东武之望。匪石岩岩 ,惟德之常。吁嗟雩泉 ,维山之滋。维水作聪 ,我民所噫。我歌云汉 ,于泉之侧。谁其尸之 ? 涌溢赴节。堂堂在位 ,有号不闻。我愧于中 ,何以吁神。神尸其昧 ,我职其著。各率尔职 ,神不汝弃。酌山之泉 ,言采其蔬。跪以荐神 ,神其吐之。

钱塘六井记

潮水避钱塘而东击西陵 ,所从来远矣。沮洳斥卤 ,化为桑麻之区 ,而久乃为城邑聚落 ,凡今州之平陆 ,皆江

之故地。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唐宰相李公长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后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赖之。始长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少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为方井，为白龟池，又北而东至钱塘县治之南为小方井。而金牛之废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于六井之南，绝河而东至美俗坊为南井。出涌金门，并湖而北，有水闸三，注以石沟贯城而东者，南井、相国、方井之所从出也。若西井，则相国之派别者也。而白龟池、小方井，皆为匿沟湖底，无所用闸。此六井之大略也。

熙宁五年秋，太守陈公述古始至，问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南井沟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应。”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圭办其事。仲文、子圭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余人。于是发沟易鬻，完缙罅漏，而相国之水大至，坎满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载，瞬息百斛。以方井为近于浊恶而迁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惊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迁之于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为上中下，使浣衣浴马不及于上池。而列二闸于门外，其一赴三池而决之河，其一纳之石槛，比竹为五管以出之，并河而东，绝三桥以入于石沟，注于南井。水之所从来高，则南井常厌水矣。凡为水闸四，皆垣墙肩部以护之。

明年春 ,六井毕修 ,而岁适大旱 ,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 ,民至以罍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 ,舟楫所及 ,南出龙山 ,北至长河盐官海上 ,皆以饮牛马 ,给沐浴。方是时 ,汲者皆诵佛以祝公。余以为水者 ,人之所甚急 ,而旱至于井竭 ,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 ,而忽其所甚急 ,此天下之通患也 ,岂独水哉 ?故详其语以告后之人 ,使虽至于久远废坏而犹有考也。

奖谕敕记

敕苏轼。省京东东路安抚使司转运司奏 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 ,汝亲率官吏 ,驱督兵夫 ,救护城壁 ,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 ,得免漂没之害 ,遂得完固事。河之为中国患久矣 ,乃者堤溃东注 ,衍及徐方 ,而民人保居 ,城郭增固 ,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屡以言 ,朕甚嘉之。

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 ,河决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 ,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 ,凡二丈八尺九寸 ,东北触山而止 ,皆清水无复浊流。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 ,而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 :“天禧中 ,尝筑二堤。一自小市门外绝壕而南 ,少西以属于戏马台之麓 ;一自新墙门外 ,绝壕而西 ,折以属于城下南京门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 ,与武卫奉化牢城之

士昼夜杂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窗六，先水未至，以薪刍土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后，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与外水相应，并有溢者。三方皆积水，无所取土，取于州之南亚父冢之东。自城中附城为长堤，壮其址，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倍之。公私船数百，以风浪不敢行，分缆城下，以杀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渐退，城遂以全。

明年二月，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筑外小城。创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楼之下，一在上洪门之西北，一在大城之东南隅。大坑十五皆塞之。已而澶州灵平埽成，水不复至。臣轼以谓黄河率常五六十年一决，而徐州最处汴泗下流，上下二百余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难落，不与他郡等，恐久远仓卒吏民不复究知，故因上之所赐诏书而记其大略，并刻诸石。若其详，则藏于有司，谓之《熙宁防河录》云。

苏轼文集卷十二

记

清风阁记

文慧大师应符居成都玉溪上，为阁曰清风，以书来求文为记。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戏为浮屠语以问之。曰：符，而所谓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谓阁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与阁，汝不得有，而名乌乎施？名将无所施，而安用记乎？虽然，吾为汝放心遗形而强言之，汝亦放心遗形而强听之。木生于山，水流于渊，山与渊且不得有，而人以为己有，不亦惑欤？天地之相磨，虚空与有物之相推，而风于是焉生。执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为汝记之，不亦大惑欤？虽然，世之所谓己有而不惑者，其与是奚辨？若是而可以为有邪？则虽汝之有是风可也。虽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为汝记之可也，非惑也。风起于苍茫之间，徧

徨乎山泽，激越乎城郭道路，虚徐演漾，以泛汝之轩窗栏楯幔帟而不去也。汝隐几而观之，其亦有得乎？力生于所激，而不自为力，故不劳。形生于所遇，而不自为形，故不穷。尝试以是观之。”

中和胜相院记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割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鸟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寢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

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剷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覆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途。往往面颈发赤，然业

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

始居此者，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六世至度与简。简姓苏氏，眉山人，吾远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萨阁记

始吾先君子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尝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为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长安有故藏经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门四达，八板皆吴道子画，阳为菩萨，阴为天王，凡十有六躯。广明之乱，为贼所焚。有僧忘其名，于兵火中拔其四板以逃。既重不可负，又迫于贼，恐不能皆全，遂窃其两板以受荷，西奔于岐，而寄死于乌牙之僧舍，板留于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钱十万得之以示轼者，轼归其直，而取之以

献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余品，一旦以是四板为甲。

治平四年，先君没于京师。轼自汴入淮，泝于江，载是四板以归。既免丧，所尝与往来浮屠人惟简，诵其师之言，教轼为先君舍施必所甚爱与所不忍舍者。轼用其说，思先君之所甚爱轼之所不忍舍者，莫若是板，故遂以与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于贼者也，而况于余乎！余视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孙不以易衣食者，鲜矣。余惟自度不能长守此也，是以与子。子将何以守之？”简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断，吾画不可夺。若是，足以守之欤？”轼曰：“未也。足以终子之世而已。”简曰：“吾又盟于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与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欤？”轼曰：“未也。世有无佛而蔑鬼者。”然则何以守之？”曰：“轼之以是予子者，凡以为先君舍也。天下岂有无父之人欤？其谁忍取之。若其闻是而不悛，不惟一观而已，将必取之，然后为快，则其人之贤愚，与广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孙难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

既以予简，简以钱百万度为大阁以藏之，且画先君像其上。轼助钱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阁成。熙宁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记。

盐官大悲阁记

羊豕以为羞，五味以为和，秫稻以为酒，曲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齐均，其寒暖燥湿之候一也，而二人为之，则美恶不齐。岂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数取欤？然古之为方者，未尝遗数也。能者即数以得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见焉。人见其二也，则求精于数外，而弃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齐，舍其度数，以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则其不为人之所呕弃者寡矣。

今吾学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庙、服器、冠昏、丧祭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礼之所可，刑之所禁，历代之所以废兴，与其人之贤不肖，此学者之所宜尽力也。曰：是皆不足学，学其不可载于书而传于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古之学者，其所亡与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数而日月见也。如今世之学，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欤？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由是观之，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

岂惟吾学者，至于为佛者亦然。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

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

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自九岁出家,十年而得恶疾且死,自誓于佛,愿持律终身,且造千手眼观世音像,而诵其名千万遍。病已而力不给,则缩衣节口三十余年,铢积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为记。

余尝以斯言告东南之士矣,盖仅有从者。独喜则之,勤苦从事于有为,笃志守节,老而不衰,异夫为大以欺佛者,故为记之,且以风吾党之士云。

胜相院经藏记

元丰三年,岁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简,号曰宝月,修行如幻,三摩钵提,在蜀成都,大圣慈寺,故中和院,赐名胜相,以无量宝、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众香,庄严佛语及菩萨语,作大宝藏。涌起于海,有大天龙,背负而出,及诸小龙,纠结环绕。诸化菩萨,及护法神,镇守其门。天魔鬼神,各执其物,以御不祥。是诸众宝,及诸佛子,光色声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珑宛转,生出诸相,变化无穷。不假言语,自然显见,苦空无我,无量妙义。凡见闻者,随其根性,各有所得。如众饥人,入于太仓,虽未得食,已有饱意。又如病人,游于药市,闻众药香,病自衰减。更能取米,作无碍饭,恣食取饱,自然不

饥。又能取药，以疗众病，众病有尽，而药无穷，须臾之间，无病可疗。以是因缘，度无量众，时见闻者，皆争舍施。富者出财，壮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爱，及诸结习，而作佛事，求脱烦恼，浊恶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其身，及其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已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黼黻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贫，白云是巧，不知是业。今舍此业，作宝藏偈。愿我今世，作是偈已，尽未来世，永断诸业，客尘妄想，及事理障。一切世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时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说偈言。

我游多宝山，见山不见宝。岩谷及草木，虎豹诸龙蛇。虽知宝所在，欲取不可得。复有求宝者，自言已得宝，见宝不见山，亦未得宝故。譬如梦中人，未尝知是梦，既知是梦已，所梦即变灭。见我不见梦，因以我为觉，不知真觉者，觉梦两无有。我观大宝藏，如以蜜说甜。众生未谕故。复以甜说蜜，甜蜜更相说，千劫无穷尽。自蜜及甘蔗，查梨与橘柚，说甜而得酸，以及咸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尔默自知，不烦更相说。我今说此偈，于道亦云远，如眼根自见，是眼非我有。当有无耳人，听此非舌言，于一弹指顷，洗我千劫

罪。

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

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曰：“以无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罗汉道，亦曰：“以无所得故而得。”如来与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独舍利弗，至于百工贱技，承蜩意钩，履豨画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虽至于大菩萨，其视如来，犹若天渊然。及其以无所得故而得，则承蜩意钩，履豨画墁，未有不与如来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婴儿生而导之言，稍长而教之书，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观之，其神智妙达，不既超然与如来同乎！故《金刚经》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则道疑圣。古之人与人皆学，而独至于是，其必有道矣。

吾非学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独闻之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

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独榜其所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

始吾南迁，过虔州，与通守承议郎俞君括游。一日，访廉泉，入崇庆院，观宝轮藏。君曰：“是于江南壮丽为第一，其费二千余万，前长老昙秀始作之，几于成而寂。今长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间，劝导经营，铢积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锡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劳，为一言记之乎？”吾盖心许之。

俞君博学能文，敏于从政，而恬于进取。数与吾书，欲弃官相从学道。自虔罢归，道病卒于庐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为出涕。故作此文以遗湜、锡，并论孔子思无邪之意，与吾有志无书之叹，使刻于石，且与俞君结未来之因乎？绍圣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记。

黄州安国寺记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

竹 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 ,焚香默坐 ,深自省察 ,则物我相忘 ,身心皆空 ,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 ,染污自落 ,表里翛然 ,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 ,五年于此矣。

寺僧曰继连 ,为僧首七年 ,得赐衣。又七年 ,当赐号 ,欲谢去 ,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 :“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卒谢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 ,余将有临汝之行。连曰 :“寺未有记。”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

寺立于伪唐保大二年 ,始名护国。嘉祐八年 ,赐今名。堂宇斋阁 ,连皆易新之 ,严丽深隐 ,悦可人意 ,至者忘归。岁正月 ,男女万人会庭中 ,饮食作乐 ,且祠瘟神 ,江淮旧俗也。四月六日 ,汝州团练副使眉山苏轼记。

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

熙宁十年 ,余方守徐州 ,闻河决澶渊 ,入巨野 ,首灌东平。吏民恟惧 ,不知所为。有僧应言建策 ,凿清泠口道 ,积水北入于古废河 ,又北东入于海。吏方持其议 ,言强力辩口 ,慨然论河决状甚明。吏不能夺 ,卒以其言决之 ,水所入如其言 ,东平以安 ,言有力焉。众欲为请赏 ,言笑谢去。余固异其人。后二年 ,移守湖州 ,而言自郓来 ,见余于宋 ,曰 :“吾郓人也 ,少为僧 ,以讲为事。始钱公子飞使吾创精舍于郓之东阿北新桥镇 ,且造铁浮屠十有三级 ,高百二十尺。既成 ,而赵公叔平请诸朝 ,名吾院

曰荐诚 ,岁度僧以守之。今将造五百罗汉像于钱塘 ,而载以归 ,度用钱五百万 ,自丞相潞公以降 ,皆吾檀越也。”余于是益知言真有过人者。又六年 ,余自黄州迁于汝 ,过宋 ,而言适在焉。曰：“像已成 ,请为我记之。”呜呼！士以功名为贵 ,然论事易 ,作事难 ;作事易 ,成事难。使天下士皆如言 ,论必作 ,作必成者 ,其功名岂少哉！其可不为一言。

南华长老题名记

学者以成佛为难乎？累土画沙 ,童子戏也 ,皆足以成佛。以为易乎？受记得道 ,如菩萨大弟子 ,皆不任问疾。是义安在？方其迷乱颠倒流浪苦海之中 ,一念正真 ,万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 ,为山九仞之后 ,毫厘差失 ,千劫不复。呜呼 ,道固如是也 ,岂独佛乎！

子思子曰：“夫妇之不肖 ,可以能行焉 ,及其至也 ,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则以为圣人之道 ,始于不为穿窬 ,而穿窬之恶 ,成于言不言。人未有欲为穿窬者 ,虽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为之心而求之 ,则穿窬足以为圣人。可以言而不言 ,不可以言而言 ,虽贤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过而遂之 ,则贤人君子有时而为盗。是二法者 ,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

南华长老明公 ,其始盖学于子思、孟子者 ,其后弃家为浮屠氏。不知者以为逃儒归佛 ,不知其犹儒也。南华

自六祖大鉴示灭，其传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华为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诏以智度禅师普遂住持，至今明公盖十一世矣。

明公告东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今宰官传授，皆有题名壁记，而沙门独无有。矧吾道场，实补佛祖处，其可不严其传？子为我记之。”居士曰：“诺。”乃为论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一日记。

应梦罗汉记

元丰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将往岐亭。宿于团封，梦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诉。明日至岐亭，过一庙，中有阿罗汉像，左龙右虎，仪制甚古，而面为人所坏，顾之惘然，庶几畴昔所见乎！遂载以归，完新而龛之，设于安国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阳君忌日，饭僧于寺，乃记之。责授黄州团练使眉山苏轼记。

成都大悲阁记

大悲者，观世音之变也。观世音由闻而觉。始于闻而能无所闻，始于无所闻而能无所不闻。能无所闻，虽无身可也；能无所不闻，虽千万亿身可也，而况于手与目

乎！虽然，非无身无以举千万亿身之众，非千万亿身无以示无身之至。故散而为千万亿身，聚而为八万四千母陀罗臂、八万四千清净宝目，其道一尔。昔吾尝观于此，吾头发不可胜数，而身毛孔亦不可胜数。牵一发而头为之动，拔一毛而身为之变，然则发皆吾头，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头而不能为头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则物有以乱之矣。吾将使世人左手运斤，而右手执削，目数飞雁而耳节鸣鼓，首肯傍人而足识梯级，虽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异执而千目各视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镜。人鬼鸟兽，杂陈乎吾前，色声香味，交遘乎吾体。心虽不起，而物无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运，虽未可得见，而理则具矣。彼佛菩萨亦然。虽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诸国。非有他也，触而不乱，至而能应，理有必至，而何独疑于大悲乎？

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而大悲之像，未睹其杰。有法师敏行者，能读内外教，博通其义，欲以如幻三昧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萨像，庄严妙丽，具慈愍性。手臂错出，开合捧执，指弹摩拊，千态具备。手各有目，无妄举者。复作大阁以覆菩萨，雄伟壮峙，工与像称。都人作礼，因敬生悟。

余游于四方二十余年矣，虽未得归，而想见其处。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为道其所以然者。且颂之曰：

吾观世间人，两目两手臂。物至不能应，狂惑失所

措。其有欲应者，颠倒作思虑。思虑非真实，无异无手目。菩萨千手目，与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虑。随其所当应，无不得其当。引弓挟白羽，剑盾诸械器，经卷及香花，盂水青杨枝，珊瑚大宝炬，白拂朱藤杖，所遇无不执，所执无有疑。缘何得无疑？以我无心故。若犹有心者，千手当千心。一人而千心，内自相攫攘，何暇能应物？千手无一心，手手得其处。稽首大悲尊，愿度一切众。皆证无心法，皆具千手目。

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
罗汉阁记

众生以爱，故入生死。由于爱境，有逆有顺。而生喜怒，造种种业。展转六昉至千万劫。本所从来，唯有一爱，更无余病。佛大医王，对病为药。唯有一舍，更无余药。常以此药，而治此病。如水救火，应手当灭。云何众生，不灭此病？是导师过，非众生咎。何以故？众生所爱，无过身体。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无难色。若复邻人，从其求乞，一爪一发，终不可得。有二导师，其一清净，不入诸相，能知众生，生死之本，能使众生，了然见知。不生不灭，出轮回处。是处安乐，堪永依怙，无异父母。支体可舍，而况财物。其一导师，以有为心，行有为法。纵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邻人，求乞爪发，终不

可得,而况肌肉。以此观之,爱吝不舍,是导师过。设如有人,无故取米,投坑阱中,见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诸鸟雀,见者皆喜。鸟雀无知,受我此施,何异坑阱?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导师,有心有为,则此施者,与弃无异。以此观之,爱吝不舍,非众生咎。

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无量。独此南越,岭海之民,贸迁重宝,坐获富乐。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舍。海道幽险,死生之间,曾不容发。而况飘堕,罗刹鬼国。呼号神天,佛菩萨僧,以脱须臾。当此之时,身非己有,而况财物,实同粪土。是故其人,以惧故舍。愧惧二法,助发善心,是故越人,轻施乐舍,甲于四方。

东莞古邑,资福禅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尝戒也,而律自严;未尝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损益铢黍,了然觉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虽千万过,无一留者。堂以是故,创作五百,大阿罗汉,严净宝阁,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壮丽之极,实冠南越。东坡居士,见闻随喜,而说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贝皆东倾。众心回春柏再荣,铁林东来阁乃成。宝骨未到先通灵,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袈吉谁敢争,层檐飞空俯日星。海波不摇颺无声,天风徐来韵流铃。一洗瘴雾冰雪清,人无南北寿且宁。

秦太虚题名记 并题名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道杭,东还会稽。龙井有辩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主去矣。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毫发。遂弃舟从参寥杖策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寻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自普宁凡经佛寺十五,皆寂不闻人声。道傍庐舍,或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寿圣院,谒辩才于潮音堂,明日乃还。高邮秦观题。

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始予与辩才别五年,乃自徐州迁于湖。至高邮,见太虚、参寥,遂载与俱。辩才闻予至,欲扁舟相过,以结夏未果。太虚、参寥又相与适越,云秋尽当还。而予仓卒去郡,遂不复见。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

寄太虚也。

方丈记

年月日 ,住持传法沙门惟谨 ,重建方丈 ,上祝天子万寿 ,永作神主 ,斂时五福 ,敷锡庶民。地狱天宫 ,同为净土 ,有性无性 ,齐成佛道。

野吏亭记

故相陈文惠公建立此亭 ,榜曰野吏 ,盖孔子所谓先进于礼乐者。公在政府 ,独眷眷此邦 ,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 ,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 ,复完新之。绍圣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记。

遗爱亭记 代巢元修

何武所至 ,无赫赫名 ,去而人思之 ,此之谓遗爱。夫君子循理而动 ,理穷而止 ,应物而作 ,物去而复 ,夫何赫赫名之有哉 !东海徐公君猷 ,以朝散郎为黄州 ,未尝怒也 ,而民不犯 ;未尝察也 ,而吏不欺。终日无事 ,啸咏而已。每岁之春 ,与眉阳子瞻游于安国寺 ,饮酒于竹间亭 ,撷亭下之茶 ,烹而饮之。公既去郡 ,寺僧继连请名。子

瞻名之曰遗爱。时谷自蜀来，客于子瞻，因子瞻以见公。公命谷记之。谷愚朴，羁旅人也，何足以知公。采道路之言，质之于子瞻，以为之记。

琼州惠通泉记

《禹贡》：“济水入于河，溢为滎河。”南曰滎阳河，北曰滎泽。沱、潜本梁州二水，亦见于荆州。水行地中，出没数千里外，虽河海不能绝也。唐相李文饶，好饮惠山泉，置驿以取水。有僧言长安昊天观井水与惠山泉通。杂以他水十余缶试之，僧独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饶为罢水驿。琼州之东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类惠山。东坡居士过琼，庵僧惟德以水饷焉，而求为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记。

传神记

传神之难在目。顾虎头云：“传形写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眉与鼻口，可以增减取似也。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方敛容自持，岂复见其天乎！凡人

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精采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陆。

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俛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怀立，众称其能。于传吾神，大得其全。怀立举止如诸生，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闻助发云。

顺济王庙新获石弩记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甲午，轼自儋耳北归，舣舟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既进谒而还，逍遥江上，得古箭镞，槩锋而剑脊，其廉可别，而其质则石也。曰：异哉，此孔子所谓楛矢、石弩，肃慎氏之物也。何为而至此哉！传观左右，失手坠于江中。乃祷于神，愿复得之，当藏之庙中，为往来者骇心动目诡异之观。既祷，则使没人求之，一探而获。谨按《禹贡》：荆州贡砺、砥、弩、丹及籥、箛、楛，梁州贡璆、铁、银、镂、弩、磬。则楛矢、石弩，自禹以来贡之矣。然至春秋时，隼集于陈廷，楛矢贯之，石弩长尺有咫，时人莫能知，而问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远取之肃慎，则荆梁之不贡此久矣。颜师古曰：

“楛木堪为筈，今鹵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为矢，至唐犹然。而用石为弩，则自春秋以来莫识矣。可不谓异物乎！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陈于路寝。孔子履藏于武库，皆以古见宝。此矢独非宝乎！顺济王之威灵，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为出此宝。轼不敢私有，而留之庙中，与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熙宁手诏记

杨绘累奏，以罢谏职，坚求外补，及乞明加黜责。盖绘未深究朕意。绘疏迹远人，立朝寡识，不畏强御，知无不为，朕一见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职，知任亦甚笃矣。今日除命，盖为难与曾公亮两立于轻重之间，故当且少避之。卿可请来，子细谕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

熙宁元年三月，故翰林学士杨绘以知制诰知谏院上疏论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读。公力辞不已，乃以手诏赐今龙图阁学士滕公元发，使以手诏赐公。公卒不受命，而诏遂藏于家。是岁四月，复除公知谏院，会公以母忧去官。其后二十年，公没于杭州，丧过京师，其子久中以手诏相示，且请记之。

谨按先帝临御之初，公与滕公，皆蒙国士非常之知。凡所以开心见诚相期于度外者，类皆如此。未究其用，为小人所诬，故困于外十有余年。先帝谨于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盖未始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岂流落而不用终身者哉？悲夫！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臣某谨记。

观妙堂记

不忧道人谓欢喜子曰：“来，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无有喧争。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异而同。我既名为观妙矣，汝其为我记之。”欢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况乎妙事了无可观，既无可观，亦无可说。欲求少分可以观者，如石女儿，世终无有。欲求多分可以说者，如虚空花，究竟非实。不说不观，了达无碍，超出三界，入智慧门。虽然如是置之，不可执偏，强生分别，以一味语，断之无疑。譬用筌蹄，以得鱼兔，及施灯烛，以照丘坑。获鱼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处，灯烛何施。今此居室，孰为妙与！萧然是非，行住坐卧，饮食语默，具足众妙，无不现前。览之不有，却之不无，倏知觉知，要妙如此。当持是言，普示来者。入此室时，作如是观。”

法云寺礼拜石记

夫供养之具 ,最为佛事先 ,其法不一。他山之石 ,平不容垢 ,横展如席 ,愿为一座具之用。晨夕礼佛 ,以此皈依。当敬礼无所观时 ,运心广博 ,无所不在 ,天上人间以至地下 ,悉触智光。闻我佛修道时 ,刍泥巢顶 ,沾佛气分 ,后皆受报。则礼佛也 ,其心实重。有德者至 ,是礼也 ,愿一拜一起 ,无过父母。乘此愿力 ,不堕三途。佛力不可尽 ,石不可尽 ,愿力不可尽。三者既不可尽 ,二亲获福 ,生生世世 ,亦不可尽。今对佛宣白 ,惟佛实临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 ,内殿崇班马惟宽舍。

赵先生舍利记

赵先生棠本蜀人 ,孟氏节度使廷隐之后 ,今为南海人。仕至幕职 ,官南海。有潘冕者 ,阳狂不测 ,人谓之潘盎。南海俚人谓心风为盎。盎尝与京师言法华偈颂往来。言云 :“盎 ,日光佛化也。”先生弃官从盎游 ,盎以谓尽得我道。盎既隐去 ,不知其所终 ,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身 ,得舍利数升。轼与先生之子昶游 ,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盎与先生异迹极多 ,张安道作先生墓志 ,具载其事。昶今为大理寺丞 ,知藤州。元丰三年十一月十五

日,以舍利授宝月大师之孙悟清,使持归本院供养。赵郡苏轼记。

北海十二石记

登州下临大海,目力所及,沙门、鼉矶、车牛、大竹、小竹凡五岛。惟沙门最近,兀然焦枯。其余皆紫翠巉绝,出没涛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玮,多不识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斓,或作金文。熙宁己酉岁,李天章为登守,吴子野往从之游。时解贰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诸岛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适有舶在岸下,将转海至潮。子野请于解公,尽得十二石以归,置所居岁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东坡居士苏轼记。

子姑神记

元丰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师来黄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进士潘丙谓予曰:“异哉,公之始受命,黄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侨人郭氏之第,与人言如响,且善赋诗,曰:‘苏公将至,而吾不及见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复降于

郭氏。”予往观之，则衣草木为妇人，而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画字曰：“妾，寿阳人也，姓何氏，名媚，字丽卿。自幼知读书属文，为伶人妇。唐垂拱中，寿阳刺史害妾夫，纳妾为侍书，而其妻妒悍甚，见杀于厕。妾虽死不敢诉也，而天使见之，为直其冤，且使有所职于人间。盖世所谓子姑神者，其类甚众，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问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意外。坐客抚掌，作《道调梁州》，神起舞中节，曲终再拜以请曰：“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余观何氏之生，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其怨深矣。而终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礼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终不言人之阴私与休咎，可谓智矣。又知好文字而耻无闻于世，皆可贤者。粗为录之，答其意焉。

天篆记

江淮间俗尚鬼。岁正月，必衣服箕帚为子姑神，或能数数画字。惟黄州郭氏神最异。予去岁作何氏录以记之。今年黄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为口，署笔口中，与人问答如响。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为人，吾是以降焉。”箸篆字，笔势奇妙，而字不可识。曰：“此天篆也。”与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

咒。使以隶字释之,不可。见黄之进士张炳,曰:“久阔无恙。”炳问安所识。答曰:“子独不记刘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与苞起居语言状甚详。炳大惊,告予曰:“昔尝识苞京师,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齐州人。今不知其所在。岂真天人乎?”或曰:“天人岂肯附箕箒为子姑神从汪若谷游哉!”予亦以为不然。全为鬼为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诚有道,视王宫豕牢一也。其字虽不可识,而意趣简古,非墟落间窃食愚鬼所能为者。昔长陵女子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民多往祠。其后汉武帝亦祠之,谓之神君,震动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于全矣。世人所见常少,所不见常多,奚必于区区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书,以待知者。

画水记

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画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

知微既死 ,笔法中绝五十余年。近岁成都人蒲永升 ,嗜酒放浪 ,性与画会 ,始作活水 ,得二孙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怀衮之流 ,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势力使之 ,永升辄嘻笑舍去。遇其欲画 ,不择贵贱 ,顷刻而成。尝与余临寿宁院水 ,作二十四幅 ,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 ,即阴风袭人 ,毛发为立。永升今老矣 ,画益难得 ,而世之识真者亦少。如往时董羽 ,近日常州戚氏画水 ,世或传宝之。如董、戚之流 ,可谓死水 ,未可与永升同年而语也。元丰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 ,黄州临皋亭西斋戏书。

刻秦篆记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初并天下。二十八年 ,亲巡东方海上 ,登琅琊台 ,观出日 ,乐之忘归 ,徙黔首三万家台下 ,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 ,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 ,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 ,而二世诏书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 ,岁在壬午 ,至今熙宁九年丙辰 ,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苏轼来守高密 ,得旧纸本于民间 ,比今所见 ,犹为完好 ,知其存者 ,磨灭无日矣。而庐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古善篆 ,得李斯用笔意 ,乃摹诸石 ,置之超然台上。夫秦虽无道 ,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 ,世亦莫及 ,皆不可废。后有君子 ,得以览观焉。正月七日甲子记。

雪堂记

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于堂下。

客有至而问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天机浅，拘人也而嗜欲深。今似系马而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苏子心若省而口未尝言，徐思其应，揖而进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猬之在囊，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转，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视而惊，智者起而轧，吾固怪子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为籓外之游，可乎？”

苏子曰：“予之于此，自以为籓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难晓也。夫势利不足以为籓也，

名誉不足以为籓也，阴阳不足以为籓也，人道不足以为籓也。所以籓予者，特智也尔。智存诸内，发而为言，则言有谓也；形而为行，则行有谓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虽掩其口，执其臂，犹且喑鸣蹙之不已，则籓之于人，抑又固矣。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则形固不能释。心以雪而警，则神固不能凝。子之知既焚而烬矣，烬又复然，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竦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惟目为甚。故圣人不为。雪乎，雪乎，吾见子知为目也。子其殆矣！”

客又举杖而指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厉风过焉，则凹者留而凸者散，天岂私于凹而厌于凸哉，势使然也。势之所在，天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乎？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不犹雪之在凹者乎？”苏子曰：“予之所为，适然而已，岂有心哉？殆也，奈何！”

客曰：“子之适然也。适有雨，则将绘以雨乎？适有风，则将绘以风乎？雨不可绘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绘也，见草木之披靡，则使子有惧意。睹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无动矣。苟有动焉，丹青之有靡丽，冰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袭，岂有异哉？”苏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闻命，然未尽

也。予不能默，此正如与人讼者，其理虽已屈，犹未能绝辞者也。子以为登春台与入雪堂，有以异乎？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得，动则失。黄帝，古之神人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南望而还，遗其玄珠焉。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虽有良贵，岂得而宝哉。是以不免有遗珠之失也。虽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复其初而已矣，是又惊其遗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将见其不溯而暖，不寒而栗，凄凜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彼其趑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譬之厌膏粱者，与之糟糠，则必有忿词。衣文绣者，被之皮弁，则必有愧色。子之于道，膏粱文绣之谓也，得上者耳。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将其与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后论。予且为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

癯 ,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 ,始也抑吾之纵而鞭吾之口 ,终也释吾之缚而脱吾之鞫。是堂之作也 ,吾非取雪之势 ,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 ,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 ,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 ,意之适 ,不在于他 ,在于群息已动 ,大明既升 ,吾方辗转 ,一观晓隙之尘飞。子不弃兮 ,我其子归。

客忻然而笑 ,唯然而出 ,苏子随之。客顾而颌之曰 :
“ 有若人哉。”